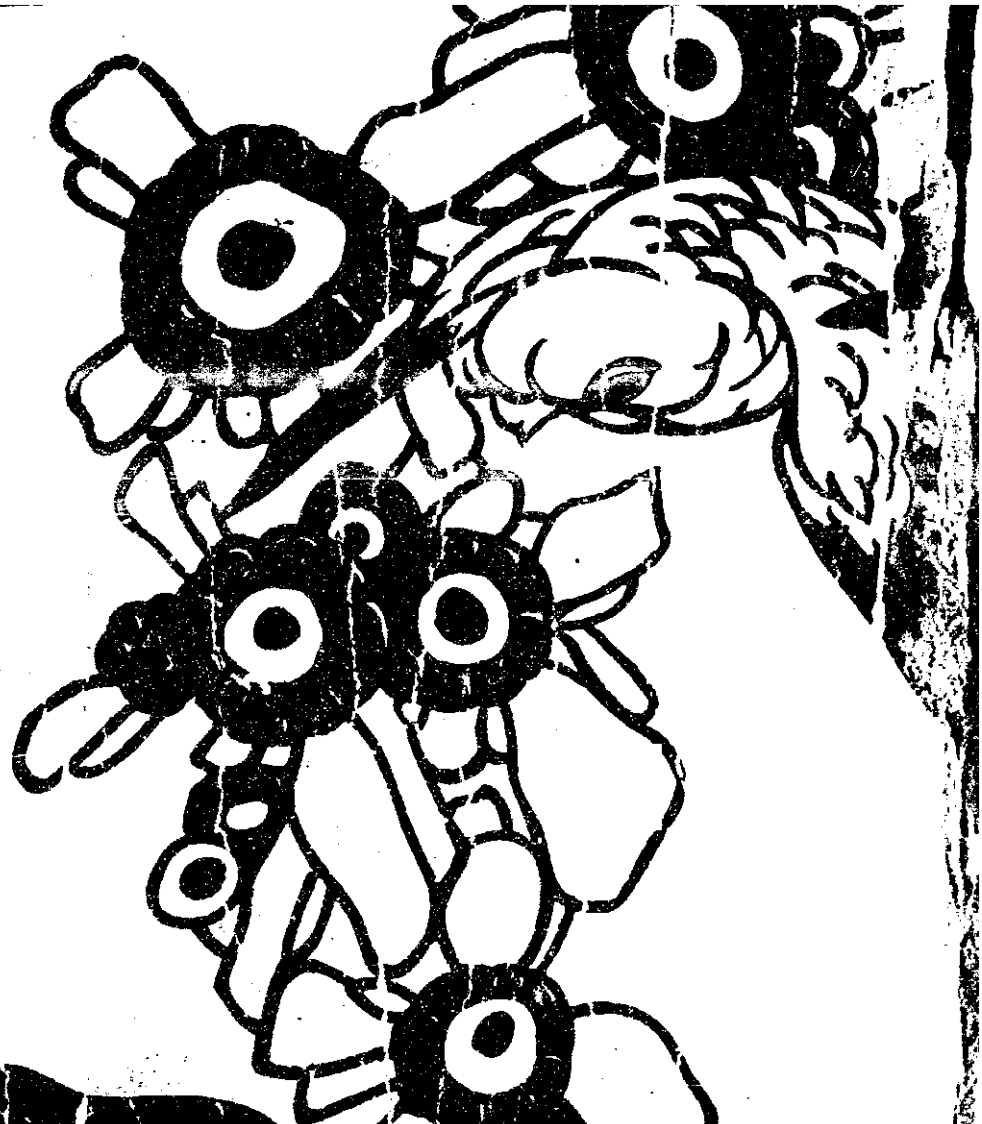


啼笑因緣

張恨水著 王西神題



啼笑因緣目錄 上册

插圖八幅……內明星公司攝製啼笑因緣影片六幅

李浩然先生題詞

嚴獨鶴先生序

作者自序

第一回 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

哀音動絃索滿座悲秋

第二回 綺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門訪碧玉解語憐花

第三回 顛倒神思書中藏倩影

纏綿情話林外步朝曦

第四回 邂逅在窮途分金續命

相思成斷夢把卷凝眸

第五回 頗有殘脂風流嫌著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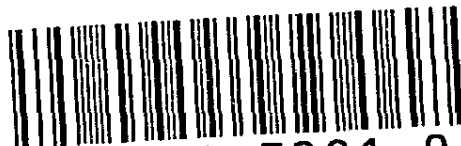
手加約指心事證無言

第六回 無意過香巢傷心致疾

多情證佛果俯首談經

第七回 值得忘憂心頭天上曲

未免遺憾局外畫中人



3 0614 7291 0

嚴蔭武律師代
 王維楨律師表
 三友書社 三益書店
 為

啼笑因緣

懸賞啟事

茲據 三益書店聲稱三友書社出版三益書店
 恨水君所著啼笑因緣小說出版以來銷數大旺
 印秘密出售為特懸賞訪查如有能偵知翻印私售情事
 因而查獲確證者當不吝重酬并代報告人嚴守秘密等情查啼笑
 因緣一書業已呈請官廳註冊並經本律師迭次

有知有人翻印此書實屬侵害當事人之法益本律師自當依法
 盡保障之責合為宣告如右

嚴律師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四馬路口四十八號二樓
 王律師事務所 上海法租界二洋涇橋華大銀行三樓
 三益書店地址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底新天祥里十七號



張恨水君小影及其讀名

沈風喜 (胡蝶飾)



片影綠因笑啼製攝司公星明

家樹（鄭小秋飾）



關秀姪（鄭小秋飾）

錫奸（夏佩珍飾 關秀姑）





啼笑因緣影片之一幕

李浩然題詞

蝶戀花 并序

曩讀恨水所著小說。譏諷歌臺爨演寶黛事。語多雋永。自是心儀其人。今歲君爲新聞報撰啼笑因緣。乃得朝夕展讀。冬杪君南來。歡然把晤。神交十載。始慰轉饑。世之談小說者。或崇尙遠西。鄙棄章回體。實則藝有專精。理無偏廢。異域之作。芟剪繁蕪。含意深渺。警策可稱。而纏綿悱惻之長。未嘗不在中土。特妄事操觚者。衆陳陳相因。斯令人生厭耳。若君此作。疏寫不過數人。爲時不過一歲。哀樂相尋。低徊彌永。任舉一人一事。閉目思之。行止笑貌。恍惚若有所見。所聞而映寫。人生不事雕飾。自然觀感無盡。夫何遜於世界。所稱名著。今將刊印單行本。獨鶴屬余爲文。因思名作聲價已在人口。何待贅言。爰取書中所紀隸事分人。成小詞四闋。諸錦帶牙籤。聊作裝潢之助云爾。

一往情深似醉無限溫。磨祇自增憔悴。斜陽花傍水。歌詞惆悵。三姝媚。劍影遙天飄復墜。腸斷都曇一曲悲秋。銀缸樽酒對合歡。應帶愁滋味。(樊家樹)俠情早被柔絲綰。日日關心。日日蕭蕭。不道光陰容易換。爲人壓盡鴛鴦線。難荒祠行夜半。季半爲郎儂。却爲鍾建縷髮遺君。君莫戀。隔窗從此天涯。生小嬌愁携畫鼓。歌籍題名。那識飄零苦。一霎酸風兼妒雨。是誰羔酒將人誤。罷青蚨癡未悟。白梧無情斷送。霑泥絮。羅帳書空鳴咽。語惜花人在花無處。商略雲衣兼繡幃。鬥畫長眉笑語神飛動。一樣寒簷雙影共。璇闥枉作迷離。淚登車巾袖擁舞罷。傲傲却饌伊蒲供。別墅重逢寒夜永。畫樓終見雙棲鳳。(何麗娜)

嚴獨鶴序

我和張恨水先生初次會面。是在去年五月間。而腦海中印着『小說家張恨水』六個字的影子。却差不多已有六七年了。在六七年前（實在是那一年已記不清楚）某書社出版了一冊短篇小說集。內中有恨水先生的一篇著作。雖是短短的幾百個字。而描寫甚爲深刻。措詞也十分雋妙。從此以後。我雖不知道『恨水』到底是什麼人。甚至也不知道他姓什麼。而對於他的小說。却已有相當的認識了。在近幾年來。恨水先生所作的長篇小說。散見於北方各日報。上海畫報中。也不斷的載着先生的佳作。我雖忙於職務。未能一一遍讀。但就已經閱讀者而論。總覺得恨水先生的作品。至少可以當得『不同凡俗』四個字。去年我到北平。由錢芥塵先生介紹。始和恨水先生。由文字神交。結爲友誼。并承恨水先生答應我的請求。擔任爲快活林撰著長篇小說。我自然表示十二分的欣幸。在啼笑因緣刊登在快活林

之第一日起。便引起了無數讀者的歡迎了。至今書雖登完。這種歡迎的熱度。始終沒有減退。一時文壇中竟有『啼笑因緣迷』的口號。一部小說。能使閱者對於它發生迷戀。這在近人著作中。實在可以說是創造小說界的新紀錄。恨水先生對於讀者。固然要表示知己之感。就以我個人而論。也覺得異常高興。因為我忝任快活林的編者。快活林中有了一個好作家。說句笑話。譬如戲班中來了個超等名角。似乎我這個邀角的。也還邀得不錯哩。

以上所說的話。並非對於恨水先生『虛恭維』一番。更非對於『啼笑因緣』瞎吹一陣。恨水先生的自序中說。要講切實的話。而我所講的。也確是切實的話。不過關於此書。我在編輯快活林的時候。既逐頁閱稿發稿。目前刊印單行本。又擔任校訂之責。就這部書的本身講。也還有許多話可說話太多了。不能不分幾個層次。現在且分作三層來講。一描寫的艺术。二著作的方法。三全書的結局和背景。

描寫的艺术

小說首重描寫。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爲一部小說。假令沒有良好的描寫。或者是著書的人。不會描寫。那麼據事直書。簡直是『記帳式』的敘述。或『起居注式』的紀錄罷了。試問還成何格局。有何趣味。所以要分別小說的好壞。須先看作者有無描寫的藝術。講到這部啼笑因緣。我可以說是恨水先生在此書上。已充分運用了他的藝術。也充分表顯着他的藝術。現在且從全書中摘出幾點來。以研究其描寫的特長。

(甲)能表現個性。中國的舊小說。膾炙人口的。總要先數着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這幾部書。而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第一優點。就是描寫書中人的個性。各有不同。纔覺得有作用。纔覺得有情趣。假令紅樓夢上的小姐丫鬟。水滸上的一百零八位好漢。儒林外史上的許多人物。都和惠泉山上的泥人一般。鑄成一副模型。看的人便覺得討厭。不但不能成爲好小說。也簡直不成其爲小說了。啼笑因緣中的主角。除樊家樹自有其特點外。如沈鳳喜。如關秀姑。如何麗娜。其言語動作思想。完

全各別。毫不相犯。乃至重要配角。如關壽峯。如劉將軍。如陶伯和夫婦。如樊端本。也各有特殊的個性。在文字中直顯出來。遂使閱者如親眼見着這許多人的行爲。如親耳聽得這許多人的說話。便感覺着有無窮的妙趣。

(乙)能深合情理 小說是描寫人生的。既然描寫人生。那麼筆下所敘述的。就該是人生所應有之事。不當出乎情理之外。(神怪小說及一切理想小說。又當別論。)

常見近今有許多小說。著者因爲要想將情節寫得奇特一點。色彩描得濃厚一點。便弄得書中所舉的人物。不像世上所應有的人物。書中所敘的事情。也不像世上所應有的事情。啼笑因緣却完全沒有這個弊病。全書自首至尾。雖然奇文迭起。不作一直筆。不作一平筆。往往使人看了上一回。猜不到下一回。看了前文。料不定後文。但事實上的變化。與文字上的曲折。細想起來。却件件都深合情理。絲毫不荒唐也。絲毫不勉強。因此之故。能令讀者如入真境。以至於着迷。

(丙)能於小動作中傳神 近來談電影者。都講究『小動作』。名導演家劉別謙

有許多妙文。都用虛寫。不必和盤託出。纔有佳趣。啼笑因緣中。有三段大文章。都用虛寫。曰第十二回鳳喜還珠。却惠以後。沈三玄分明與劉將軍方面。協謀坑陷鳳喜。而書中却不著一語。祇有警察調查戶口時。沈三玄搶着報明是唱大鼓的。這一點。略露其意。而閱者自然明白。曰第十九回山寺鋤奸。不從正面鋪排。祇借報紙寫出。用筆甚簡而妙。曰第二十二回關壽峯對樊家樹說。『可惜我對你兩分心力。祇盡了一分。』祇此一語。便知關氏父女不僅欲使樊何結合。并欲使鳳喜與家樹亦重圓舊好。此中許多情節。全用虛寫。論意境是十分空靈。論文境也省却了不少的累贅。若在俗手爲之。單就以上三段文字。至少又可以鋪張三五回。這就是『江湯』的辦法。湯越多。味却越薄了。

□全書的結局和背景

讀小說者自然很注意於全書的結局和背景。關於啼笑因緣的結局。在恨水先生自己所作的『作完啼笑因緣以後的說話』中。已講得很明白。很詳盡。我也不用

再說什麼了。總之就我個人的意見。以及多數善讀小說者的批評。都以為除了如此結局而外。不能再有別的寫法。比這個來得有餘味可尋。至於書中的背景。照恨水先生的自序。說是完全出於虛構。但我當面問他時。他却笑道。『像劉將軍這種人在軍閥時代。不知能找出多少。像書中所叙的情節。在現代社會中。也不知能找出多少。何必定要尋根究底。說是有所專指呢。』言外之意。可以想見。總之天下事。無真非幻。無幻非真。到底書中人。書中事。有無背景。為讀者計。也自無庸求之過深。暫且留着一個啞謎罷。

我的話說得太多了。就此作一結束。末了我還有兩件事要報告讀者。『啼笑因緣』小說。已由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影片。大約單行本刊印而後。不多時書中人物。又可以在銀幕上湧現出來。『恨水先生』已決定此後仍不斷的為新聞報快活林撰著長篇小說。此事在嗜讀小說。而尤其歡迎恨水先生作品者聞之。必更有異常的快慰。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嚴獨鶴序於玉雪簃。

自序

那是民國十八年。舊京五月的天氣。陽光雖然抹上一層淡雲。風吹到人身上。並不覺得怎樣涼。中山公園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藥花。都開過去了。然而綠樹陰中。零碎擺下些千葉石榴的盆景。腥紅點點。在綠油油的葉子上。正初生出來。分外覺得嬌艷。水池子裏的荷葉。不過碗口那樣大小。約有一二十片。在魚鱗般的浪紋上。飄蕩着。水邊那些楊柳。拖着丈來長的綠總子。和水裏的影子對拂着。那綠樹裏有幾間紅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後的四宜軒嗎。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個是一幅工筆圖畫呀。

這天。我換了一套灰色嗶嘰的便服。身上輕爽極了。袋裏揣了一本袖珍日記本。穿過四宜軒。渡過石橋。直上小山來。在那一列土山之間。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內並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這裏是僻靜之處。沒什麼人來。

往。由我慢慢的賞鑒着這一幅工筆的圖畫。雖然我的目的不在那榴

錢上。也不在楊柳樓臺一切景致上。我只要藉這些外物。鼓動我的情緒。手裏畫。致很好的時候。腦筋裏構出一種悲歡離合的幻影來。這稱幻影。我不願他立刻即逝。一想出來之後。馬上掏出日記本子。用鉛筆草草的錄出大意了。這些幻影是什麼。不瞞諸位說。就是諸位現在所讀的啼笑因緣了。

當我腦筋裏造出這幻影之後。真個像銀幕上的電影。一幕一幕。不斷的湧出。我也記得很高興。鉛筆瑟瑟有聲。只管在日記本子上畫着。偶然一抬頭。倒幾乎打斷我的文思。原來小山之上。有幾個妙齡女郎。正伏在一塊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語。她們的意思。以為這個人發了什麼瘋。一人躲在這裏埋頭大寫。我心想流水高山。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們可明白我是在為小說佈局。我正這樣想着。立刻第二個感覺告訴我。文思如放燄火一般放過去了。回不轉來的。不可間斷。因此我立刻將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書特書起來。我一口氣寫完。女郎們不見了。只對面

柳樹中拍的一聲飛出一隻喜鵲。振破了這小山邊的沉寂。直到於今這一
還留在我腦筋裏。

這一部啼笑因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麼用處。
不知道我這樣寫出。是否有些道理。總之。不過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個幻想寫
來罷了。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訴讀者的。在我未有這個幻想之先。本來由錢
先生介紹我和新聞報的嚴獨鶴先生。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歡迎上海新聞報
東北視察團的席上認識。而嚴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塗鴉些小說。叫我和新聞
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賣文餬口的人。當然很高興的答應。只是答應之後。
曾預定如何着筆。直到這天在那茅亭上佈局。才有了這部啼笑因緣的影子。
說到這裏。我有兩句贅詞。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說小說是創造人生。又有人說小
是敘述人生。偏於前者。要寫些超人的事情。偏於後者。只要是寫着宇宙間
人物罷了。然而我覺得這是純文藝的小說。像我這個讀書不多的

啼笑因緣

攀的。我既是以賣文爲業。對於自己的職業。固然不能不努力的。忘了作小說是我一種職業。在職業上作文。我怎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啼笑因緣。逐日在快活林發表的時候。文壇上諸子。加以糾正的固多。而我的也實在不少。這樣一來。使我加倍的慚愧了。

啼笑因緣將印單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獨鶴先生大喜。寫了信和我要一事是義不容辭的。然而我作書的動機如此。要我寫些什麼呢。我正躊躇着。錢芥塵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動我作篇白話序。以爲必能寫得切實些。老實說。白話序。平生還不曾作過。我就勉從二公之言。試上一試。因爲作白話序。我也不去故弄什麼狡獪伎倆。就老老實實把作書的經過說出來。

這部小說在上海發表而後。使我多認識了許多好朋友。這真是我生平一七的事。我七八年沒有回南。回南之時。正值這部小說出版。我更雖然卑之無甚高論。或者也許我說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

拿着啼笑因緣全書。坐在中山公園茅亭上。去舉行二週紀念。那個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當年的女郎。當年的喜鵲。萬萬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構成一部假事實的小說。然而人生的實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寫到這裏。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了。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路過新都。寫在秣陵飯店一角小樓之上。潛山張恨水序。

三友書社

革命外史

出版預告

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主人評註

回目錄

南陌春晴天逢急雨
 茅檐門掩大盜見
 人
 訴哀情開地險盜
 憐險阻地險盜
 憐險阻地險盜
 絕處逢生絕地須臾
 芳心可重羞紅雲
 物在人意重羞紅雲
 青鳥迴避靈犀通
 慕地造狂謔眉見
 酒痕春氣負心郎
 莽射影含沙長舌
 苟病佳人揮淚弱
 荀病佳人揮淚弱
 風轂粉書閣觀蕭
 風轂粉書閣觀蕭
 訂婚始言愚婦
 訂婚始言愚婦

新靜女

百輛盈內良辰遇好夢
 香銷玉碎血淚情郎
 剔底搜根徘徊弱女
 參帷幄雷掣電躡戲官軍
 駁刁詞當頭驚濤大盜
 慰藉深恩了玉樓彩鳳
 奉使求密屏前詞婉約
 慷慨拒豪門霞天風微
 珠樹雲別墅天風微
 划地發狂言俠客忽離愁
 海無端施毒計思化作
 羞顏若語白刃就婚姻
 興師誅貴族革命成功

長篇小說
啼笑因緣 上册

第一回 豪語感風塵傾囊買醉 哀音動絃索滿座悲秋

相傳幾百年下來的北京。而今改了北平。已失去那首善之區四個字的尊稱。但是這裏留下許多偉大的建築。和很久的文化成績。依然值得留戀。尤其是氣候之佳。是別的都市。花錢所買不到的。這裏不像塞外那樣苦寒。也不像江南那樣苦熱。三百六十日。除了少數日子刮風刮土而外。都是晴朗的天氣。論到下雨。街道泥濘。房屋霉濕。日久不能出門一步。是南方人最苦惱的一件事。北平人遇到下雨。倒是一喜。這就因爲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場雨。一雨之後。馬上就晴。雲淨天空。塵土不揚。滿城的空氣。格外新鮮。北平人家。和南方人是反比例。屋子儘管小。院子必寬。一二字。是不通用的。因爲家家院子大。就到處有樹木。你在雨霽之後。到園裏一看。舊京樓台宮闕。都半藏半隱。夾在綠樹叢裏。就覺得北方下雨。比南方下雨。更有意思。

南方怕雨。又最怕的是黃梅天氣。由舊歷四月初以至五月中幾乎天

北平呢。依然是天晴。而且這邊的溫度低。那個時候。剛剛是海棠開後。楊柳

是黃金時代。不喜遊歷的人。此時也未免要看看三海上。上公園了。因為如此。別處的人。都等到四月裏。北平各處的樹木綠遍了。然後前來遊覽。就在這個時候。有個很會遊歷的青年。他由上海到北京遊歷來了。

這是北京未改北平的前三年。約摸是四月的下旬。他住在一個很精緻的上房裏。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帶走廊。四根紅柱落地。走廊外是一個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像絨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黃的葉叢裏下垂着。階上沿走廊擺了許多盆夾竹桃。那花也開的是成團的。擁在枝上。這位青年樊家樹。靠住了一根紅柱。眼看着架上的紫藤花。被風吹得擺動起來。把站在花上的蜜蜂。摔了開去。又飛轉來。很是有趣。手上拿了一本打開而又捲起來的書。却背了手放在身後。院子裏靜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動的聲音。嗡嗡直響。太陽穿過紫藤花架。滿地

起了花紋。風吹來。滿地花紋移動。却有一種清香。沾人衣袂。家樹站了不動。這時過來一個聽差道。表少爺。今天是禮拜。怎樣您一道。北京的名勝。我都玩遍了。你家大爺大奶奶昨天下午就要我到四山去。我是前天去的。不願去。所以留下來了。劉福。你能不能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玩。劉福笑道。我們大爺要去西山。是有規矩的。禮拜六下午去。禮拜一早上回來。這一次您不去。下次他還是邀您。這是外國人這樣辦的。不懂我們大爺也怎麼學上了。其實到了禮拜六。禮拜戲園子裏名角兒露了。電影院也換片子。正是好玩。家樹道。我們在上海租界上住慣了。那洋房子。覺得沒有中國房子雅緻。這樣好的院子。你瞧。家樹看着白紗窗。對着這滿架的花。像圖畫一樣。在家裏看看書。也不壞。劉福道。少爺是愛玩風景的。天橋有個水心亭。倒可以去去。家樹道。天橋不是下等社會去的地方嗎。劉福道。不。那裏四圍是水。中間有花有亭子。還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裏清唱。家樹道。我怎樣從沒聽到說有這樣一個地方。劉福笑道。我決不能冤你。那

裏也有花棚。也有樹木。我就愛去。家樹聽他說得這樣好。便道。在家裏也很無聊。你給我雇一輛車。我馬上就去。現在去還來得及嗎。劉福道。來得及。那裏有茶館。有飯館。渴了餓了。都有地方休息。說時他走出大門。給樊家樹雇了一輛人力車。就讓他一人上天橋去。樊家樹平常出去游覽。都是這裏的主人翁。表兄陶伯和相伴。到底有些拘束。今天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去游玩一番。比較的痛快。也就不嫌寂寞。坐着車子直向天橋而去。到了那裏。車子停住。四圍亂轟轟地。全是些椰子胡琴及鑼鼓之聲。在自己面前。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高樓。樓面前掛了許多紅紙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標着。什麼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麼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鋸沙鍋。給了車錢。走過去一看。門樓邊牽牽連連。擺了許多攤子。就以自己面前而論。一個大平頭獨輪車。車板上堆了許多黑塊。都有飯碗來大小。成千成百的蒼蠅。只在那裏亂飛。黑塊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車邊站着一個人。拿了黑塊。提刀在一頓亂切。切了許多紫色的薄片。將一小張污爛舊報紙托着給人。大概

肉或熟驢肉的了。又一個攤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鐵鍋。鍋裏有
條條的東西。活像是剝了鱗的死蛇。盤滿在鍋裏。一股又腥又臭。河
騰出來。原來那是北方人喜歡吃的煮羊腸子。家樹皺了一皺眉。直
却是幾條土巷。巷子兩邊。全是蘆棚。前面兩條巷。蘆棚裏掛了許多工
綠綠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了。一個小巷。來來
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擺了一堆的舊鞋子。也。零貨。煤油燈。洋磁
盆。銅鐵器。由此過去。南邊是蘆棚店。北方一條。泥漿。流着藍
的水。臭氣薰人。家樹一想。水心亭既然有花木。然不在這裏。又回轉身。
上大街。去問一個警察。警察就告訴他。由此往南。便是水心亭。北京
四方方的地方。街巷都是由北而南。由。任房。也是。論上下左右。只論東西。
以前的人。無論老少。都知道四方。向。完便是一片曠野之地。馬路。西邊有一

雖然不清。倒也不臭。在水溝那邊。稀稀的有幾棵丈來長的柳樹。再由溝這邊到溝那邊。不能過去。南北兩頭。有兩架平板木橋。橋頭上有個小蘆棚子。那裏擺了一張小桌。兩個警察守住過去的人。都在橋這邊掏四個銅子。買一張小紅紙進去。這樣子。就是買票了。家樹到了此地。不能不掏着。也就掏了四個子。買票過橋。到了橋那邊。平地上挖了一些水坑。裏面種了水芋之屬。並沒有花園。過了水坑。有五六處大蘆棚。裏面倒有不少的茶座。一個棚子裏都有一台雜耍。所幸在座的人。還是些中上等的分子。不作氣味。穿過這些蘆棚。又過一道水溝。這裏倒有一所淺塘。裏面新出了些荷葉。荷塘那邊。有一片木屋。屋外斜生着四五棵綠樹。樹下一個倭瓜架子。牽着一些瓜豆蔓子。那木屋是用藍漆漆的。垂着兩副湘簾。順了風。遠遠的就聽到一陣管絃絲索之聲。家樹一想。這地方多少還有點意思。且過去看看。順着一條路走去。那木屋向南敞開。對了先農壇一帶紅牆。一叢古柏。屋子裏擺了幾十副座頭。正北有一座矮台。上面正有七八個花枝招展的大鼓娘。在那裏坐簪。

次唱大鼓書。家樹本想坐下休息片刻。無奈所有的座位人都滿了。於是擦綿長了走回來。所謂水心亭。不過如此。這種風景。似乎也不值得留戀。先是由東邊進來。這且由西邊出去。到了這裏。一排都是茶棚。穿過茶棚。人聲喧嚷。遠遠一看。有唱大鼓書的。有賣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說相聲的。左一個布棚。外面圍住一。人。右一個木棚。圍住一圈人。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會俱樂部。北方一個土墩。圍了一圈人。笑聲最烈。家樹走上前一看。只見一根竹竿子。挑了一塊破藍布。髒得像小孩子用的尿布一般。藍布下一張小桌子。有三四個小孩子圍着打鑼鼓拉胡琴。藍布一掀。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黑漢子。穿一件半截灰布長衫。攔腰虛束了一根草繩。頭上戴了一個烟捲紙盒子製的帽子。嘴上也掛了一掛黑鬚鬚。其家樹。十根馬尾。他走到桌子邊一瞪眼。看的人就叫好。他一伸手摘下。怎麼樣就好得起來。胡琴趕來了。我來不及說話。說着馬上。家看見。自是一陣笑。家樹覺得有趣。儘管站了看下去。

一看。有一家茶館。倒還乾淨。就踏了進去。找個座位坐下。那柱子條。上面大書一行字。每位水錢一枚。家樹覺得很便宜。是有生以茶館了。走過來一個夥計。送一把白瓷壺在桌上。問道。先生帶了葉子沒有。夥計道。給你沏錢四百一包的吧。香片。龍井。這北京人喝茶葉。不是論斤。乃是論包的。一包茶葉。大概有一錢重。平常是論幾個銅子一包。又簡稱幾百一包。一百就是一個銅板。茶不分名目。泡過的茶葉。加上茉莉花。名爲香片。不曾泡過。不加花的。統名之爲龍井。家樹雖然是浙江人。來此多日。很知道這層原故。當時答應了。龍井兩個字。因道。你們水錢。只要一個銅子。怎樣倒花四個銅子買茶葉給人喝。夥計笑道。你是南邊人。不明白。你自己帶茶子來。我們只要一枚。你要是吃我們的茶葉。我們還只收一個子兒水錢。那就非賣老娘不可了。家樹聽他這話。笑道。要是客人都帶葉子來。你們全只收一個子兒水錢。豈不要大賠錢。夥計聽了。將手向後方。院子裏一指。笑道。你瞧我們這兒。是不靠賣水的。家樹向後院看去。那裏有兩個水

架子。插着許多樣武器。胡亂擺了一些石墩石鎖。還有一副千斤擔。院子裏另外有重屋子。有一羣人在那裏品茗閑談。屋子門上寫了一副橫額。貼在那裏。乃是以武會友。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走了出來。取架子上的武器。在院子裏舞練。家樹知道。這是一般武術家的俱樂部。家樹在學校裏。本有一個武術教員。教練武術。自以此感到有些趣味。現在遇到這樣的俱樂部。有不少的武術。可以學。家樹與將座位挪了一挪。靠近後院的扶欄。先是看見有幾個壯年人在院裏舞練。一會兒刀棍。最後走出來一個五十上下的老者。身上穿了一件紫花布汗衫。手裏拿了一根大板帶。板帶上掛了烟荷包小搭襖。下面是青布褲。裏腿布。家樹遠遠的就一摸胳膊。精神抖擻。走近來。見他長長的臉。一個高鼻子。高鼻梁。高根鬚。他一走到院子裏。將袖子一陣捲。先站穩了脚步。一手舉着。一手舞着。顛。然後向空中一舉。舉起來之後。望下一落。一落之後。又舉。一舉之後。又顛。有七八十斤一隻。兩隻就一百幾十斤。這向上一舉。還不怎樣出去。家樹手舞。

下一落。右手又向上一擡。那石鎖飛了出去。直冲過屋脊。家樹看見。先自一驚。不料那石鎖剛過屋脊。照着那老人的頭頂。直落下來。老人脚步動也不會一動。只把微微向左一偏。那石鎖平平穩穩落在他右肩上。同時他把左手的石鎖拋出。左肩來承住。家樹看了。不由暗地稱奇。看那老人倒行所無事。輕輕的將兩竿向地下一扔。在場的一班少年。於是吆喝了一陣。還有兩個叫好的。老人見人家讚他。只是微微一笑。有一個壯年漢子。坐在那千斤擔的木槓上。笑道。大叔。今天你很高興。玩一玩大傢伙罷。老人道。你先玩着。給我瞧瞧。那漢子果然一轉身。雙手拿了木槓。將千斤擔拿起。慢慢提起。平齊了雙肩。咬着牙。臉就紅了。他趕緊彎腰。將擔子放下。笑道。今天乏了。更是不成。老人道。瞧我的罷。走上前。先平了手。將擔子提平了。腹頓了一頓。反着手向上一擡。平了下頰。又頓了一頓。兩手伸直。高舉過頂。這擔子兩頭是兩個大石盤。彷彿像一片石磨。木槓有茶杯來粗細。插在石盤的中心。一個石磨。至少也有二百斤重。加上安在木槓的兩頭。更是吃力。這一舉起來。總有

五六百斤氣力才可以對付。家樹不由自主的拍着棹子叫了一聲好。那老人放下千斤擔。一看家樹。穿了一件藍湖縐夾袍。在大襟上掛了一個自來水筆的筆插。白淨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邊圓框眼鏡。頭上的頭髮雖然分齊。却又捲起有些蓬鬆。這分明是個貴族式的大學生。何以會到此地來。不免又看家樹兩眼。家樹道：「這家是要招呼他。就站起來笑臉相迎。那老人笑道：「先生你也愛這個嗎。家樹道：「這豈可沒有這種力氣。這個千斤擔。虧你舉得起。貴庚過了五十嗎。那老人道：「幾望來生了。家樹道：「這樣說過六十了。六十歲的人。有這樣力氣。真是不可思議。那人說是姓關。家樹便斟了一杯茶。和他坐下來談話。才知道他名關壽峯。在京以作外科大夫爲生。便問家樹姓名。怎樣會到這種茶館裏來。家樹道：「姓名又道：「家住在杭州。因爲要到北京來考大學。現在補習功課。住在東家裏。壽峯道：「樊先生這很巧。我們還是街坊啦。我也住在那胡同。家樹道：「我表兄姓陶。壽峯道：「是那紅門陶宅嗎。那是大宅門啦。」

太太都在外洋。家樹道是那是我舅舅。他是一個總領事。帶我舅母
兒陶伯和。現在也在外交部有差事。不過家裏還可過。也不算什麼大
。上在那裏。壽峯哈哈大笑道。我們這種人家。那裏去談府上啦。我住的地
是個大雜院。你是南方人。大概不明白什麼叫大雜院。這就是說一家院子裏
。上十幾家人家。作什麼的都有。你想這樣的地方。那裏安得上府上兩個字。家樹
。那也不要緊。人品高低。並不分在住的房子上。我也很喜歡談武術的。既然同住
在一個胡同。過一天一定過去奉看大叔。壽峯聽他這樣稱呼。站了起來。伸着手將
頭髮一頓亂搔。然後抱着拳連拱幾下。說道。我的先生。你是怎樣稱呼啊。我真不敢
當。你要是不嫌棄。那一天我就去拜訪你去。又道。說到練把式。你要愛聽。那有的是。
說時。一拍肚腰帶道。可千萬別這樣稱呼。家樹道。你老人家。不過少幾個錢。不能穿
好的。吃好的。辦不起大事。難道爲了窮。把年歲都丟了不成。我今年只二十歲。你老
人家有六十多歲。大我四十歲。跟着你老人家同行。叫一句大叔。那不算客氣。壽峯

將棹子一拍。回頭對在座喝茶的人道。這位先生爽快。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少們。家樹也覺着這老頭子很爽直。又和他談了一陣。因已日落西山。就給了茶錢。家到了陶家。那個聽差劉福進來伺候茶水。便問道。表少爺。水心亭好不好。家樹道。水心亭倒也罷了。不過我在小茶館裏認識了一個練武的老人家。談得很好。我和他學點本事。也許他明後天要來見我。劉福道。唉。表少爺。你初到此地來。不懂裏的情形。天橋這地方。九流三教。什麼樣子的人都有。怎樣和他們談起交情來。家樹道。那要什麼緊。天橋那地方。我看雖是下等社會人多。不能說那裏就沒有。人。這老頭子人極爽快。說話很懂情理。劉福微笑道。走江湖的人。有個不會說話。家樹道。你沒有看見那人。你那裏知道那人的好壞。我知道。你們一定要看見。車帶馬弁的。那才是好人。劉福不敢多事辯駁。只得笑着去了。到了次日上午。主人陶伯和夫婦。已經由西山回來。陶伯和在上房休息了一會。趕着上衙。陶太太因爲上午有個約會。出門去了。家樹一個人在家裏。也覺得很是無聊。心

想既然約會了那個老頭子。要去看看他。不如就趁今天無事。了却這一句話。管他是好是壞。總不可失信於他。免得他說我瞧不起人。昨天關壽峯也曾說到。他家就住在這胡同東口。一個破門樓子裏。門口有兩顆槐樹。是很容易找的。於是隨身帶了些零碎錢。出門而去。走到胡同東口。果然有這樣一個所在。他知道北京的規矩。無論人家大門是否開着。先要敲門才能進去的。因為門上並沒有什麼鐵環之類。祇拍拍的將門敲了兩下。這時出來一個姑娘。約莫有十八九歲。挽了辮子在後面。梳着一字橫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留海。一張圓圓的臉兒。穿了一身的青布衣服。襯着手臉倒還白淨。頭髮上拖了一根紅線。手上拿了一塊白十字布。走將出來。她見家樹穿得這樣華麗。便問道。你找誰。這裏是大雜院。不是住宅。家樹道。我知道是大雜院。我是來找一個姓關的。不知道在家沒有。那姑娘對家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我就姓關。你先生姓樊嗎。家樹道。對極了。那關大叔……姑娘連忙接住道。是我父親。他昨天晚上。一回來就提起了。現在家裏請進來坐。姑娘在前面引

導引到一所南屋子門口就叫道。爸爸快來。那位樊先生來了。壽峯一連連拱手道。哎喲。這還了得。實在沒有地方可坐。家樹笑道。不要緊的。我昨天已經說了。大家不要拘形跡。關壽峯聽了。便只好將客向裏引。家樹一看屋子裏面。正中供了一副畫的關羽神像。一張舊神桌。擺了一副洋鐵五供。壁上隨掛弓。剪刀。棍。還有兩張獾子皮。下邊一路壁上。掛了許多一束一束的乾藥草。還有兩個乾葫蘆。靠西又一張四方舊木桌。擺了許多碗罐。下面緊緊靠放了一個泥爐子。靠東邊陳設了一張鋪位。被褥雖是布的。却還潔淨。東邊一間房。掛了一個紅布門簾子。那紅色也成灰色了。這樣子。父女二人。就是這兩間屋了。壽峯讓家樹坐在鋪上。姑娘就進去了。捧了一把茶壺出來。笑道。真是不巧。爐子滅了。到對過小茶館裏找水去。家樹道。這費事了。壽峯笑道。貴人下降賤地。難道茶都不肯喝一口。家樹道。不是那樣的。交朋友。並不在乎吃喝。只要彼此相處得來。喝茶不喝茶。那是沒有關係的。家樹道。一句話。要找吃找喝。我不會到這大雜院裏來了。沒有水。就不必張羅了。壽峯道。家樹道。家樹道。

也好。就不必張羅了。那姑娘捧了一把茶壺。倒弄得進退兩難。她究覺得人家一杯茶水都沒有。太不成話。還是到小茶館裏沏了一壺水來了。找了一陣子。找出一隻茶杯。一隻小飯碗。斟了茶放在桌上。然後輕輕的對家樹道。請喝茶。自進那西邊屋裏去了。壽峯笑道。這茶可不必喝了。我們這裏不但沒有自來水。連甜井水都沒有的。這是苦井的水。可帶些鹹味。姑娘就在屋子裏答道。不這是在胡同口上茶館裏沏來的。是自來水呢。壽峯笑道。是自來水也不成。我們這茶葉太壞呢。當他說時。家樹已經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人要到那裏說那裏話。遇到喝鹹水的時候。自然要喝鹹水。在喝甜水的時候。練習練習鹹水也好。像關大叔是沒有遇到機會罷了。若是早生五十年。這樣大的本領。不要說作官。就是到鑛局裏走鑛。也可顧全衣食。像我們後生。一點能力沒有。靠着祖上留下幾個錢。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沒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鹹水的心安。說到這裏。只

開大手掌。只在桌上一拍。把桌上的茶碗都濺到了。昂頭

死我了我的

小兄弟。我沒遇到人說我說得這樣中肯的。秀姑你把我那錢口袋拿來。我要請這位樊先生去喝兩鍾。攀這麼一個好朋友。姑娘在屋子裏答應了一聲。便拿出一個藍布小口袋來。笑道。你可別請人家樊先生上那山東二輩舖。我這裏今天接來作活的一塊錢。您也帶了去。壽峯笑道。樊先生你聽。連我閨女都願意請他。客氣。家樹笑道。好。我就叨擾了。關壽峯將錢口袋別在腰上。帶着樊先生出門而去。走到胡同口。有一家小店。是很窄窄的門面。進門是煤爐。爐上放了一口大鍋。熱氣騰騰。一望裏面。像一條黑巷。壽峯向裏一指。道。這是山東人開的二輩舖。只賣一點麵條饅頭的。我閨女怕我請您上這兒哩。家樹點了頭笑笑。上了大街。壽峯找了一家四川小飯館。二人一同進去。落座之後。壽峯先道。先來一斤花雕。又對家樹道。有方菜。我不懂。請你要。多了吃不下。也不必。可是少了不夠吃。爲客氣。心裏不痛快。家樹因這人脾氣是豪爽的。果然就照他的話辦。一會酒菜上來。各人面前。着一隻小酒杯。壽峯道。樊先生。你會喝不會喝。敬您三大杯。不會喝敬您

一杯。可是要說實話。家樹道。三大杯可以奉陪。壽峯道。好。大家儘量喝。我要客氣。是個老混帳。家樹笑着。陪他先喝了三大杯。老頭子喝了幾杯酒。一高興。就無話不談。他自道年壯的時候。在口外當了十幾年的鬍匪。因為被官兵追剿。婦人和兩個兒子。都殺死了。自己只帶得這個女兒秀姑。逃到北京來。洗手不幹。專做好人。自己當年做强盜。未曾直接殺過一個人。還落個家敗人亡。殺人的事。更是不能幹。所以在北京改做外科醫生。做救人的事。以補自己的過。秀姑是兩歲到北京來的。現在有二十一歲。自己做好人也二十年了。好在他們喝酒的時候。不是上座之際。樓上無人。讓壽峯談了一個痛快。話談完了。他那一張臉成了家裏供的關神像了。家樹道。關大叔。你不是說喝醉為止嗎。我要醉了。你怎麼樣。壽峯突然站起來。身子幌千萬別。幌。兩手按住桌子。笑道。三斤了。該醉了。喝酒本來只應夠量就好。若是喝了酒。又去亂吐。那是作孽了。什麼意思。得！我們回去。有錢下次再喝。當時夥計一算帳。壽峯掏出口袋裏錢。還多京錢十吊（註。銅元一百枚）都倒在桌上。算了夥計的小費了。

家樹陪他下了樓。在街上要給他雇車。家樹將臉一揚笑道。小兄弟。你以爲我醉了。笑話。昂着頭自去了。從這天起。家樹和他常有往來。又請他幾回酒。並且留了些布疋送秀姑做衣服。這是一層。家樹去請他。他並不來。家樹的光景。家樹和他不曾見面。再去看他時。父家樹已經搬走了。問那居他們都說不知道。他姑娘說。是要回山東去。家樹本以爲這老人是風塵中不可多得的人物。現在忽然隱去。尤其是可怪。心裏倒戀戀不捨。有一天。天氣很好。又沒有風沙。因就到天橋那家老茶館裏去探關壽峰的蹤跡。據茶館裏說。有一天到這裏坐了一會。只是嗜聲歎氣。以後就不見他來了。家樹聽說。心裏更是奇怪。慢慢走出茶館。順着這小茶館門口的雜耍場走去。由這裏向南走。便是先農壇的外壇。四月裏天氣。壇裏的蘆葦。長有一尺來高。一片青鬱之色。直抵着遠處城牆。青蘆裏面。畫出幾條黃色大界線。那正是由外壇而去的。壇內兩條大路。路的那邊。橫三右四的有些古柏。古柏中間。直立着一座伸入半空的鐘塔。在那鐘塔下面。有一片敞

地。零零碎碎。有些人作了幾堆。在那裏團聚。家樹一見。就慢慢的也走了過去。走到那裏看時。也是些雜耍。南邊鐘塔的台基上。坐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抱着一把三絃子。在那裏彈。看他是黃黝黝的小面孔。又長滿了一腮短椿鬍子。加上濃眉毛。深眼眶。那樣子是髒得厲害。身上穿的黑布夾袍。反而顯出一條一條的焦黃之色。因爲如此。他儘管抱着三絃彈。却沒有一個人過去聽的。家樹見他很着急的樣子。那隻按絃的左手。上起下落。忙個不了。調子倒是很入耳。心想彈得這樣好。沒有人理會。實在替他叫屈。不免走上前去。看他如何。那人彈了一會。不見有人向前。就把三絃放下。歎了口氣道。這個年頭兒……話還沒有往下講。家樹過意不去。在身上掏一把銅子給他。笑道。我給你開開張罷。那人接了錢。放出苦笑來。對家樹道。先生。你真是好人。不瞞你說。天天不是這樣。我有個姪女兒。今天還沒來……說到這裏。他將右掌平伸。比着眉毛。向遠處一看道。來了。來了。先生你別走。你聽他唱一段兒。準不會錯。說話時。來了一個十六歲的姑娘。面孔略黃。却是白裏泛出紅來。顯得

清秀梳着覆髮。長齊眉邊。由稀稀的髮網裏露出白皮膚來。身上穿的舊藍竹布衫。倒也乾淨齊整。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個竹條鼓架子。她走近前對那人道。二叔開張了沒有。那人將嘴向家樹一努道。不是這位先生給我兩吊錢。就算一個子兒。也沒有撈着。那姑娘對家樹微笑着點了點頭。他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的向家樹渾身上下打量。看她面上。不免有驚奇之色。以爲這種地方。何以有這種人前來光顧。那個彈三絃子的。在身邊的一個藍布袋裏。抽出兩根鼓棍。一副拍板。交給那姑娘。鼓娘接了鼓棍。還未曾打鼓一下。早就有七八個人。上來觀看。家樹要看這姑娘。究竟唱得怎樣。也就站着沒有動。一會兒功夫。那姑娘打起鼓板來。先將三絃子彈了一個過門。然後那個彈三絃子的站了起來。笑道。我這位姑娘。是初學的幾套書。唱得不好。大家包涵一點。我們這是湊付勁兒。諸位就請在草地上。台階上坐坐罷。現在先讓他唱一段黛玉悲秋。這是紅樓夢上的故事。不敢說好。姑娘唱着。倒是對勁。說畢。他又坐在石階上。彈起三絃子來。這姑娘重復

打起鼓板。他那一雙眼睛。不知不覺之間。就在家樹身上溜了幾回。家樹一見她。先就猜她是個聰明女郎。雖然十分寒素。自有一種清媚態度。可以引動人。現在她不住的用目光溜過來。似乎她也知道自己憐惜她的意思。就更不願走。四週有一二十個聽書的。果然分在草地和台階上坐下。家樹究竟不好意思坐。看見身邊有一顆歪倒樹幹的古柏。就踏了一隻腳在上面。手撐着腦袋。看了那姑娘唱。這個彈三絃子的。先得了家樹兩吊錢。這時陪姑娘唱着。更是努力。那三絃子一個字一個字。彈得十分淒楚。那姑娘垂下了她的目光。慢慢的向下唱。其中有兩句是「清清冷冷的瀟湘院。一陣陣的西風吹動了綠紗窗。孤孤單單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誰知道女兒家這時候的心腸。」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長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裏。又向家樹一轉。家樹先還不曾料到這姑娘對自己有什麼意思。現在由她這一句唱上看來。好像對自己說話一般。不由得心裏一動。這種大鼓詞。本來是通俗的。那姑娘唱得既然婉轉。加上那三絃子。音調又彈得淒楚。四圍聽的

人。都低了頭。一聲不響的向下聽去。唱完之後。有幾個人站起來。撲着身上的土。搭訕着走開。那彈三絃子的。放下樂器。在台階上。拿了一個小柳條盤子。分向大家要錢。有給一個大子的。有給二個子的。收完之後。也不過十多個子兒。他因爲家樹站得遠一點。剛才又給了兩吊錢。原不好意思過來再要。現在將柳條盤子一搖。覺得錢太少。又遙遙對着他一笑。跟着也就走上前來。家樹知道他是來要錢的。於是伸手就在身上去一掏。不料身上的零錢。都已花光。只有幾塊整的洋錢。人家既然來要錢。不給又不好意思。就毫不躊躇的。拿了一塊現洋。向柳條盤子裏一拋。銀元落在銅板上。鐺的一聲。打了一下響。那彈三絃子的。見家樹這樣慷慨。喜出望外。忘其所以的。把柳條盤交到左手。蹲了一蹲。垂着右手。就和家樹請了一個安。那個站也露出十分詫異的樣子。手扶了鼓架。目不轉睛的。只向家樹望着。家樹錢。原不是示惠。現在姑娘這樣看自己。一定是誤會了。倒不好意思。子的。把一片落腮鬍。幾乎要笑得豎起來。只管向家樹道謝。

却迎上前一步。側眼珠看了家樹。低低的和彈三絃子的說了幾句。他道：

頭。却問家樹道。您貴姓。家樹道。我姓樊。家樹答這話時。看那姑娘已背轉了。

鼓板似乎不好意思。而且聽書的人還未散開。自己丟了一塊錢。已經夠人注意的了。再加以和他們談話更不好。說完這句話。就走開了。由這鐘塔到外壇大門。大概有一里之遙。就緩緩的踱着走去。大概要到外壇門的時候。忽然有人在後叫道。樊先生。家樹回頭看。却是一個大胖子。中年婦人追上前來。抬起一隻胳膊。遙遙的只管在日影裏招手。家樹並不認識她。不知道她何以知道自己姓樊。心裏好生奇怪。就停住了腳。看她說些什麼。要知道她是誰。下回交代。

弄家樹先見她唱大鼓的那種神氣。就覺不錯。現在又見她含情默默。不帶點些兒輕狂。風塵中有這樣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因笑道。原來你們都是一家人。倒很省事。你們爲什麼不上落子館去唱。那婦人歎了一口氣道。還不是爲了窮啊。你瞧我們姑娘穿這樣一身衣服。怎樣能到落子館去。再說她二叔。又沒個人緣兒。也找不着什麼人幫忙。要像您這樣的好人。一天遇得着一個。我們就夠嚼穀的了。還敢望別的呢。樊少爺。您府上在那兒。我們能去請安嗎。家樹告訴了她地點。笑道。那是我們親戚家裏。一面說着話。一面就走出了外壇門。家樹因路上來往人多。不便利她母女說話。雇車先回去了。到家之後。已經是黃昏時候了。用了一點茶水。他表兄陶伯和。就請他到飯廳裏吃飯。陶伯和有一個五歲的小姐。一個三歲的少爺。另有保姆帶着。夫婦兩個。連同家樹。席上只有三個座位。家樹上坐。他夫婦兩橫頭。陶太太一面吃飯。一面看着家樹笑道。這一晌子。表弟喜歡一人獨遊。很有趣嗎。家樹道。你二位都忙。我不好意思常要你們陪伴着。只好獨遊了。伯和道。今天在什麼地方來。

家樹道。聽戲。陶太太望了他微笑。耳朵上墜的珍珠耳環。微微的搖了一搖頭道。不對吧。說時。把手上拿着吃飯的牙筷頭。輕輕戳了一下。笑道。臉都晒得這樣紅。戲院子裏。不能有這樣厲害的太陽吧。伯和笑道。據劉福說。你和天橋一個練把式的老頭認識。那老頭有一個姑娘。家樹笑道。那是笑話了。難道我爲了他有一個姑娘。才去和他交朋友不成。陶太太道。表弟倒真是平民化。不過這種走江湖的人。可是不能惹他們。你要交女朋友。表嫂說到這裏。將筷子頭指了一指自己的鼻尖。笑道。我有的是。可以和你介紹啊。家樹道。表嫂說了這話好幾次了。但是始終不會和我介紹一個。陶太太道。你在家裏。我怎樣給你介紹呢。必定要你跟着我到北京飯店去。我才能給你介紹。家樹道。我又不會跳舞。到了飯廳裏。只管看人跳舞。自己坐在一邊發呆。那是一點意思也沒有。陶太太笑道。去一次兩次。那是沒有意思的。但是去得多了。認識了女朋友之後。你就覺得有意思了。無論如何。總比到天橋去坐在那又燥又臭的小茶館裏強的多。家樹道。表

嫂總疑心我到天橋去有什麼意思。其實我不過去了兩三回。要說他們練的那種把式。不能用走江湖的眼光看他們。實在有些本領。伯和笑道。不要提了。反正是過去的事。是江湖派也好。不是江湖派也好。他已遠走高飛。和他辨論些什麼。家樹聽了這話。忽然疑惑起來。關壽峯遠走高飛。他何以知道。自己本想追問一句。一來這樣追問。未免太關切了。二來怕是劉福報告的。這時劉福正站在旁邊。伺候吃飯。追問出來。恐怕給劉福加罪。因此也就默然不說了。平常吃過了晚飯。陶太太就要開始去忙着修飾的。因為上北京飯店跳舞。或者到眞光平安兩電影院去看電影。都是這時候開始了。因此陶太太一放下筷子。就進上房內室去了。家樹道。表嫂忙着換衣服去了。這樣子又要去跳舞。伯和道。今晚上我們一塊兒去。好不好。家樹道。我不去。我沒有西服。伯和道。何必要西服。穿漂亮一點的衣服就行了。說到這裏。笑了一笑。又道。只要身上的衣服。穿得沒有一點皺紋。頭髮梳得光光滑滑的一樣的。可以博得女友的歡心。家樹笑道。這樣子說。不是女爲悅己者容。倒是士爲悅己者容。

了。伯和道。我們爲悅己者容。你要知道別人爲討我們的歡心。更要修飾啊。你不信。到跳舞場裏去看看。那些奇裝異服的女子。他爲着什麼。都是爲了自己照鏡子嗎。家樹笑道。你這話要少說。讓表嫂聽見了。就是一場交涉。伯和道。這話也不算侮辱。啊。女子好修飾。也並不是一定有引誘男子的觀念。不過是一點虛榮之心。以爲自己好看。可以讓人羨慕。可以讓人稱贊。所以外國人男子對女子可以當面稱許她。美麗的你表嫂在跳舞場裏。若是有人稱許她美麗。我不但不妬嫉。還要很喜歡的。然而她未必有這個資格。兩人說着話。也一面走着。踱到上房的客廳裏來。只見中間圓桌上。放了一隻四方的玻璃盒子。玻璃稜角上。都用五色印花綢來滾好。盒子裏面。也是紅綢鋪的底。家樹道。這是誰送給表兄一個銀盾。盒子倒精緻。銀盾裏面。和口裏啣了半截雪茄。用嘴唇將雪茄掀動着。笑了一笑道。你仔細看。這不是裝銀盾的盒子呀。家樹道。果然不是。這盒子大而不高。而且盒托太矮。這是裝什麼用的呢。莫不是盛玉器的。伯和笑道。越猜越遠。暫且不說。過一會子。你就明白了。家樹笑。

道。我倒要看一個究竟。這玻璃盒子究竟裝的是什麼東西。不多大一會兒工夫。陶太太出來了。他穿了一件銀灰色綢子的長衫。只好齊平膝蓋。順長衫的四週邊沿。都鑲了桃色的寬辮。辮子中間有挑着藍色的細花。和亮晶晶的水鑽。她光了一截脖子。掛着一副珠圈。在素淨中自然顯出富麗來。家樹還未曾開口。陶太太先笑道。表弟。我這件衣服新作的好不好。家樹道。表嫂是講究美術的人。自己計畫着作出的衣服。自然是好。陶太太道。我以爲中國的綢料。做女子的衣服。最是好。所以。我做的衣服。無論是那一季的。總以中國料子爲主。就是鞋子。我也是如此。不主張那些印度緞。印度綢。說時。把她的一條玉腿。抬了起來。踏在圓凳上。家樹看時。白色的長絲襪。緊裹着大腿。脚上穿着一雙銀灰緞子的跳舞鞋。沿鞋口也是鑲了細條紅辮。紅辮裏依樣有很細的水鑽。射人的目光。橫着脚背。有一條鎖帶。帶子上橫排着一路珠子。而鞋尖正中。還有一朵精緻的蝴蝶。蝴蝶兩隻眼睛。却是兩顆珠子。家樹笑道。這一雙鞋。實在是太精緻了。除非墊了地毯的地方。才可以下脚。

的地下也去走。可就辱沒了這雙鞋了。陶太太道。北京人說。淨手洗指甲。作鞋泥重踏。你沒有聽見說過嗎。不要說這雙鞋。就是裝鞋的這一個玻璃盒子。也就很不錯了。說時。向桌上一指。家樹道。鞋子是很好。但不知道要多少錢。陶太太正穿了那鞋。在光滑的地板上。帶轉帶溜。只低了頭去審查。聽到家樹問多少錢。這纔轉過身來。笑道。我也不知道多少錢。因爲一家鞋店裏和我認識。我介紹了他有兩三千塊錢生意。所以送我一雙鞋。作爲謝禮。家樹道。兩三千塊嗎。那有多少雙鞋。陶太太道。不要說這種不見世面的話了。跳舞的鞋子。沒有幾塊錢一雙的好一點。三四塊錢一雙鞋。那是很平常的事。那不算什麼。家樹道。原來如此。這雙鞋。陶太太道。小前次子。這雙鞋。家樹笑道。表嫂穿了這樣好的新衣。又穿了這雙好鞋。今天一定是要到舞店去跳舞的了。陶太太道。自然去。今天伯和送你也去。我就趁着今晚朋友多的時候。給你介紹兩位女朋友。家樹笑道。我剛才和伯和說了。沒有西裝我不去。伯和道。

我也說了。沒有西裝不成問題。你何以還要提到這一件事。家樹道。就是長衣服。我也沒有好的。陶太太不讓他向下說。自己走回房去。拿了一瓶洒頭香水。一把牙梳。出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將香水瓶子掉過來。就向他頭上洒水。家樹道。你這……躲開。陶太太道。不行不行。非梳一梳不可。不然我就不帶你去。家樹笑道。我並不……去啊。伯和道。我告訴你實話罷。跳舞還罷了。北京飯店的音樂。不可不去一聽。他那裏樂隊的首領。是俄國音樂大學的校長托拉基夫。家樹道。一個國立大學的校長。何至於到飯店裏去作音樂隊的首領。伯和道。因為他是一個白黨。不容於紅色政府。纔到中國來。若是現在俄國還是帝國。他自然有飯吃。何至於到中國來呢。家樹道。果然如此。我倒非去不可。北京究竟是好地方。什麼人材都會在這裏齊集。陶太太見他說要去。很是歡喜。催着家樹換了衣服。和他夫婦二人。坐了自家的汽車。就向北京飯店而來。這個時候。晚餐已經開過去了。吃過了飯的人。大家餘興勃勃。正要跳舞。伯和夫婦和家樹揀了一副座位。面着舞廳的中間而坐。由外面進來的人。

正也陸續不斷。這個時候。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葱綠綢的西洋舞衣。兩
胳膊和雪白的胸前後背。都露了許多在外面。這在北京飯店。原是
是最奇怪的。她的面貌。和那唱大鼓的女孩子。竟十分相像。不是她
真要疑她就是一個了。因為看得很奇怪。所以家樹兩隻眼睛。儘管不自覺看着那
姑娘。陶太太同時却站起身來。和那姑娘點頭。姑娘一走過來。陶太太對家樹笑道。
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密斯何麗娜。隨着又給家樹通了姓名。陶太太道。密斯何和
誰一路來的。麗娜道。沒有誰。就是我自己一個人。陶太太道。那末。可以坐在我們一
處了。伯和夫婦是連着坐的。伯和坐中間。陶太太坐在左首。家樹坐在右首。家樹
右。還空了一把椅子。陶太太就道。密斯何就在這裏坐罷。何小姐一回頭。見家樹
一把空椅子。就毫不客氣的在那椅子上坐下。家樹先不必看她那人。就聞
芬芳馥郁的脂粉味。自己雖不看她。然而心裏頭。總不免在那裏揣想着。
美麗是美麗。放蕩也就太放蕩了。飯店裏西崽。對她倒是很熟。便笑着過來。

聲何小姐。何麗娜將手一揮。很低的不知道說了一句什麼。但是很像英語。不多一會兒。西崽捧了一瓶啤酒來。放了一隻玻璃杯在麗娜面前。打開瓶塞。滿滿的給她斟了一滿杯。那酒斟得快。鼓着汽泡兒。只在酒杯子裏打旋轉。麗娜也不等那酒。停住。端起杯子來。骨都一聲。就喝了一口。喝時。左腿放在右腿上。那肉色的絲襪子。緊裹着珠圓玉潤的肌膚。在電燈下面。看得很清楚。家樹心裏想。中國人對於女子的身體。認爲是神秘的。所以文字上不很大形容肉體之美。而從古以來。美女身上的稱贊名詞。什麼杏眼桃腮。螭螬春葱。新剝雞頭。什麼都歌頌到了。然決沒有什麼恭頌人家兩條腿的。尤其是古人的兩條腿。非常的尊重。以爲穿叉脚褲子都不很好看。必定罩上一幅長裙。把脚尖都給他罩住。現在染了西方的文明。婦女們也要西方之美。大家都設法露出這兩條腿來。其實這兩條腿。除富於挑撥性而外。不見得怎樣美。家樹如此的想着。目光注視着麗娜小姐的膝蓋。目不轉睛的向下看。太太看見。對着伯和微微一笑。又將手胳膊碰了伯和一下。伯和心裏明白也報

以微笑。這時音樂台的音樂已經奏了起來。男男女女互以個人的性情都是這樣。常和老實的人在一處。見了活潑的人在一處。見了忠實些的。又覺得溫存可親了。小姐日日在跳舞。常和活潑的人在一處。見了忠實些的。又覺得溫存可親了。小姐日日在跳舞。裏混。見的都是些很活躍的青年。現在忽然遇到家樹這樣的忠厚少年。便動了的好奇心。要和這位忠實的少年談一談。也成爲朋友。看看老實的朋友。那趣味是怎樣。因此坐着沒動。等家樹開口。要求跳舞。凡是跳舞場的女友。在音樂奏起後。不去和別人跳舞。默然的坐在一位男友身邊。這正是給予男友求舞的一個機會。也不啻對你說。我等你跳舞。無如家樹就不會跳舞。自然也不會啓口。這時伯夫婦都各找舞伴去了。只剩兩人對坐。家樹大窘之下。只好側過身子去。看着舞上的舞伴。何小姐斟了一杯酒捧在手裏。臉上現出微笑。只管將那玻璃杯口。去那又齊又白的牙齒。頭不動。眼珠却緩緩的斜過來。看着家樹。等了有十分鐘之久。家樹也沒說什麼。麗娜放下酒杯問道。密斯脫樊。你爲什麼不去跳舞。家樹道。慚

得很。我不會這個。麗娜笑道。不要客氣了。現在的青年。有幾個不會跳舞的。家樹笑道。實在是。不會。就是這地方。我今天還是第一次來呢。麗娜道。真的嗎。但這也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密斯脫樊和令親學一個禮拜。管保全都會了。家樹笑道。在這歌舞場中。我們是相形見絀的。不學也罷。說到這裏。伯和夫婦歇着舞回來了。看見家樹和麗娜談得很好。二人心中暗笑。當時大家又談了一會。麗娜雖然和別人去跳舞了兩回。但是始終回到這邊席上來坐。到了十二點鐘以後。家樹先有些倦意了。對伯和道。回去罷。伯和道。時候還早啊。家樹道。我沒有這福氣。覺得頭有些昏。伯和道。誰叫你喝那些酒呢。伯和因為明天要上衙門。也贊成早些回去。不過怕太太不同意。所以未曾開口。現在家樹要說回去。正好借風轉舵。便道。既是你頭昏。我們就回去罷。叫了西崽來。一算帳。共是十五元幾角。伯和在身上拿出兩張十元的鈔票。交給西崽。將手一揮道。拿去罷。西崽微微一鞠躬。道了一聲謝。家樹只知道伯和每月跳舞西餐費很多。但不知道究用多少。現在看起來。只是幾瓶清

是廿塊錢。怪不得要花錢。當時何麗娜見他們走。也要走。說道。密斯脫陶。我的車沒來。搭你的車坐一坐。坐得下嗎。伯和道。可以。於是走出舞廳。到儲衣室裏去穿衣服。那西崴見何小姐進來。早在鈎上取下一件女大衣。提了衣抬肩。讓她穿上。穿好之後。何小姐打開提包。就抽出兩元鈔票來。西崴一鞠躬。接着去了。這一下。讓家樹受了很大的刺激。白天自己給那唱大鼓書的一塊錢。人家就受寵若驚。認爲不世的奇遇。真是不登高山。不現平地。像她這樣用錢。簡直是把大錢。若是一個人作了她的丈夫。這種費用。容易供給嗎。當時這樣。不爲意。和陶太太談笑着。一路走出飯店。這時雖然夜已深了。然而這門口樹林下的汽車和人力車。一排一排的由北向南停下。伯和找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汽車找着。汽車裏坐四個人。是非把一個坐倒座兒不可的。伯和自認是主人。一定讓家樹坐在上面軟椅上。家樹坐在椅角上。讓出地方來。麗娜竟不客氣。坐了中間。和家樹擠在一處。她那邊自然是陶太太坐了。車子開動了。麗娜抬起一隻手。搥了一頓頭。

笑道。怎麼回事。我的頭有點暈了。正在這時。汽車突然拐了一個小灣。向家樹這一側。麗娜的那一隻胳膊。就碰了他的臉一下。麗娜回轉臉來。連忙對家樹道。真不起。撞到你裏沒有。家樹笑道。照密斯何這樣說。我這人是紙糊的了。只要動他一下。就要破皮的。伯和道。是啊。你這些時候。正在講究武術。像密斯何這樣弱不禁風的人。就是真打你幾下。你也不在乎。何小姐連連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說着就對家樹一笑。四個人在汽車裏談得很熱鬧。不多一會兒。就先到了何小姐家。汽車的喇叭遙遙的叫了三聲。突然人家門上電燈一亮。映着兩扇朱漆大門。何小姐操着英語。道了晚安。下車而去。朱漆門已是潮開。讓她進去了。這裏他門三人回家以後。和笑道。家樹好機會啊。密斯何對你的態度太好了。家樹道。這話從何說起。我們不過是今天初次見面的朋友。她對我談得上什麼態度。陶太太道。是真的。我和何小姐交朋友許久了。我從沒見過她對於初見面的朋友。是怎樣又客氣又親密的。你好好的和她週旋罷。將來我喝你一碗冬瓜湯。伯和笑道。你不要說這種北京土話。

了。他知道什麼叫冬瓜湯。家樹我告訴你罷。喝冬瓜湯就是給你作媒。家樹笑道。我不敢存那種奢望。但是作媒何以叫喝冬瓜湯呢。陶太太道。那就是北京土產。他也舉不出所以然來。但是真作媒的人。也不曾見他真喝過冬瓜湯。不過你和何小姐願意給我冬瓜湯喝。我是肯喝的家樹道。表嫂怎話太沒有根據了。一個初會面的朋友。那裏就能夠談到婚姻問題上去。陶太太道。怎麼不能。舊式的婚姻。不見面還談到婚姻上去呢。你看看外國電影的婚事。不是十之八九一見傾心嗎。譬如你和那個關老頭子的女兒。又何嘗不是一見就發生友誼呢。家樹自覺不是表嫂的敵手。笑着避回自己屋子裏去了。一個人受了聲色的刺激。不是馬上就能安貼的。家樹睡的網絲床頭。有一隻小茶櫃。茶櫃上直立着荷葉蓋的電燈。正向床上射着燈光。燈光下放了一本紅樓夢。還是前兩晚臨睡時候。放在這兒的。拿起一本來看。隨手一翻。恰是林黛玉鼓琴的那一段。由這小說上。想到白天唱黛玉悲秋的女子。心想她何嘗沒有何小姐美麗。何小姐生長在有錢的人家裏。茶房替她穿一件外衣。

就賞兩塊錢唱大鼓書的姑娘唱了一段大鼓只賞了她一塊錢。她家裏人剝感流涕零。由此可以看到美人的身分也是以金錢爲轉移的。據自己看來那姑娘和何小姐長的差不多。年紀還要輕些。我要是說上天橋去聽那人的大鼓書。表嫂一定不滿意的。可是只和何小姐初見面。她就極力要和我作媒了。一人這樣想着。只把書拿在手裏沉沉的想下去。轉念到與其和何小姐這種人作朋友。莫如和唱大鼓的姑娘認識了。她母親曾請我到她家裏去。何妨去看看呢。我倒可以藉此探探他的身世。這一晚上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想了幾個更次。到了次日也不曾吃午飯。說是要到大學校裏去拿章程看看。就出門了。伯和夫婦以爲上午無地方可玩。也相信他的話。家樹不敢在家門口坐車。上了大街。雇車到水車胡同。到了水車胡同口上。就下了車。却慢慢走進去。一家一家的門牌看去。到了西口上。果然三號人家的門牌邊有張一小紅紙片。寫了沈宅兩個字。門是很窄小的。裏面有一道半破的木格扇擋住。木格扇下擺了一隻穢水桶。七八個破瓦鉢子。一隻破煤筐子。堆了穢土。

還在隔扇上掛了一條斷腳板凳。隔扇有兩三個大窟窿。可以看到裏面院子裏。晾了一繩子衣服。衣服下似乎也有一盆夾竹桃花。然而紛披下垂。上面是灑滿了灰土。家樹一看。這院子是很不潔淨。向這樣的屋子裏跑。倒有一點不好意思。於是緩緩的從這大門踱了過去。這一踱過去。恰是一條大街。在大街上望了一望。心想難道老遠的走了來。又跑回家去不成。既來之則安之。當然進去看看。於是掉轉身仍回到胡同裏來。走到門口。本打算進去。但是依舊爲難起來。人家是個唱大鼓書的。和我並無關係。我無緣無故到這種人家去作什麼。這一猶豫。放開門。就走了。了過去。走過去兩三家。還是退回來。因想他叫我找姓沈的。人家是唱大鼓書的。了。只要是他家。他們家裏人都認識我的。難道他們還能不認我。主意想定。還是上前去拍門。剛要拍門。又一想。不對。不對。自己爲什麼找人呢。說起來倒怪不好意思的。因此雖自告奮勇去拍門。手還沒有拍到門。又縮轉來了。站在門邊。先咳嗽了兩聲。覺得這就有人出來。可以答話了。誰料出來的人。在隔扇裏先說起話來道。

門口瞧瞧去。有人來了。家樹聽聲音。正是唱大鼓書的那姑娘。連忙向後一縮。輕輕的放着脚步。趕快的就走。一直要到胡同口上了。後面有人叫道。樊先生。樊先生。就在這兒。你走錯了。回頭看時。正是那姑娘的母親沈大娘。一路招手。一路跑來。眯着眼睛笑道。樊先生你怎麼到了門口。又不進去。家樹這才停住脚道。我看見你們家裏沒人出來。以爲裏面沒人。所以走了。沈大娘道。你沒有敲門。我們那會知道啊。說着話。伸了兩手支着。讓家樹進門去。家樹身不由自主的。就跟了她進去。只覺那院子裏到處是東西。沈大娘開了門。讓進一間屋子。屋子裏也是床鋪鍋爐盆鉢椅凳。樣樣都有。簡直沒有安身之處。再轉一個彎。引進一間套房裏。靠住窗戶有一張大土坑。簡直將屋子佔去了三分之二。剩下一些空地。只設了一張小條桌。兩把破了的靠背的椅子。什麼陳設也沒有。有兩隻灰黑色的箱子。兩隻柳條筐。都堆在坑的一頭。這邊才鋪了一張蘆蓆。蘆蓆上隨疊着又薄又窄的棉被。越顯得這坑寬大。浮面鋪的。倒是床紅呢被。可是不紅而黑了。牆上新新舊舊的貼了幾張年畫。什麼耗子

嫁閨女。王小二怕媳婦大紅大綠塗了一遍。家樹從來不曾到過這種地方。現在覺得有一種很奇異的感想。沈大娘讓他在小椅子上坐了。用着一隻白瓷杯。斟了一杯馬溺似的醞茶。放在桌上。這茶杯恰好鄰近一隻燒糊了燈罩的煤油燈。回頭一看桌上。漆都成了魚鱗斑。自己心裏暗算。住在很華麗很高貴一所屋子裏的人。爲什麼到這種地方來。這樣想着。渾身都是不舒服。心想。我莫如坐一會子沈大娘。這樣想着。那姑娘進來了。她倒是很大方。笑着點了一個頭。接上說。姑娘道。你陪樊先生一會兒。我去買點瓜子來。家樹要起身攔阻。屋子裏剩了一男一女。更沒有話說了。那姑娘將椅子移了一移。把棉絮整。順便。在坑上坐下。問家樹道。你抽烟捲吧。家樹搖手道。我不會抽。又沒有話說了。那姑娘又站起來。將掛在懸繩上的一條毛巾牽了一條。什物移了一移。把煤油燈和一隻破碗。送到外面屋子裏去。什麼東西也向屋子堆。東西送出去回來。她

問。這才想起話來了。因道。大姑娘。你也在落子館裏去過嗎。這話說出。又覺失言了。因爲沈大娘說過。是不會上落子館的。姑娘倒未加考慮。答道。去過的家樹。上落子館裏。一定是有個芳名的了。姑娘低了頭。微笑道。叫鳳喜。名字可是俗得很。家樹笑道。很雅緻。因自言自語的吟道。鳳兮鳳兮。鳳喜笑道。你錯了。我是恭喜賀喜的。那個喜字。家樹道。呀。原來姑娘還認識字。在那個學校裏讀書的。鳳喜笑道。那裏進過學堂。從前我們院子裏的街坊。是個教書的先生。我在他那裏念過一年多書。稍微認識幾個字。下論上就有鳳兮這兩個字。你說對不對。家樹笑道。對的。能寫信嗎。鳳喜笑着搖了一搖頭。家樹道。記賬呢。鳳喜道。我們這種人家。還記個什麼賬呢。家樹道。你家裏除了你唱大鼓之外。還有別人掙錢嗎。鳳喜道。我媽接一點活作。家樹道。什麼叫活。鳳喜先就抿嘴一笑。然後說道。你真是個南邊人。什麼話也不懂。就是人家拿了衣服鞋襪來做。這就叫做活。這沒有什麼難。我也成。要不然刮風下雨。不能出去怎麼辦。家樹道。這樣說。姑娘倒是一個能幹人了。鳳喜笑着低了頭。搭訕着。

將一個食指在膝蓋上畫了幾畫。家樹再要說什麼。沈大娘已經拿了東西回來了。於最雙方都不作聲。都寂然起來。沈大娘將兩個紙包打開。一包瓜子。一包瓜子。全放在坑上。笑道。樊先生。您請用一點。真是不好意思說。沒有。鳳喜低低的道。別說那些話。怪貧的。沈大娘笑道。這是真話。有什麼貧。說畢。又出去弄茶水去了。鳳喜看了看屋子外頭。然後抓了一把瓜子。遞了過來。笑着對家樹道。您接着罷。棹上髒。家樹聽說。果然伸手接了。鳳喜笑道。您真是斯文人。雙手伸出來。比我們的還要白淨。家樹且不理她話。但昂了頭。却。我話說錯了嗎。您瞧。誰手白淨。家樹道。不是。不是。我。俏皮說起來真好聽。譬如剛才你所說那句怪貧的。那個貧字。就有意思。鳳喜笑道。是嗎。家樹道。我何曾說謊。尤其是北京的小姑娘。她們斯斯文文的談起話。好像戲台上唱戲一樣。真好聽。鳳喜笑道。以後您別聽我唱大鼓書了。就到我家裏來聽我說話罷。沈大娘送了茶進來問道。聽你說什麼。鳳喜將嘴向家樹一努道。他說北京

話好聽。北京姑娘說話更好聽。沈大娘道。真的嗎。樊先生。讓我這了頭跟着你當使女去。天天伺候你。這話可就有得聽了。家樹道。那怎敢當。只說到這裏。鳳喜斟了一杯熱茶。雙手遞到家樹面前。眼望着他。輕輕的道。你喝茶。這樣伺候。你瞧成不成。家樹接了那杯茶。也就一笑。他初進門的時候。覺得這屋又窄小。又不潔淨。立刻就要走。這時坐下來了。儘管談得有趣。就不覺時候長。那沈大娘只把茶伺候好了。也就走開。家樹道。你這院子裏共有幾家人家。鳳喜道。一共三家。都是作小生意買賣的。你不嫌屋子髒。儘管來。不要緊的。家樹看了她。嘻嘻的笑。鳳喜盤了兩隻腳坐在坑上。用手抱着膝蓋。帶着笑容。默然而坐。半晌問道。你爲什麼老望着我笑。家樹道。因爲你笑我纔笑的。鳳喜道。這不是你的真話。這一定有別的緣故。家樹道。老實說罷。我看你的樣子。很像我一個女朋友。鳳喜搖頭道。能不能。您的女朋友。一定是千金小姐。那能像我長得這樣寒蠢。家樹道。不然。你比她長得好。鳳喜聽了。且不說什麼。只望着他把嘴一披。家樹見她這樣子。更禁不住一陣狂笑。又談了一會。沈大

娘進來道。樊先生。您別走。就在我們這兒吃午飯去。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給您作點炸醬麵罷。家樹起身道。不坐了。下次再來罷。因在身上掏了一張五元的鈔票。交在沈大娘手裏。笑道。小意思。給大姑娘買雙鞋穿。說畢。臉先紅了。因不好意思。三腳兩步搶着出來。牽了一牽衣服。慢慢走着。走不多路。後面忽然有人咳嗽了兩三聲。回頭看時。鳳喜笑着走上前。回頭見沒有人。因道。你丟了東西了。家樹伸手到袋裏。摸了摸。昂頭想道。我沒有丟什麼。鳳喜也在身上一掏。掏出一個報紙包兒。紙包的很不齊整。像是忙着包的。她就遞給家樹道。你丟的東西在這裏。家樹接過來。正要打開。鳳喜將手按住。瞟了他一眼。笑道。別瞧。瞧了就不靈。揣起來。回家再瞧罷。再見再見。她說畢。也很快的回家去了。家樹這時恍然大悟。才明白了並不是自己丟了什麼的紙包。心裏又是一喜。要知道那紙包裏究竟是什麼東西。下回分解。

一個好消息

□愛閱快活林者十分快慰

□嗜讀小說者十分快慰

本書爲張恨水先生唯一精心結撰之作、逐日刊載上海新聞報快活林欄、引起讀者極熱烈的歡迎、茲應讀者之要求、由三友書社刊印單行本、快活林所刊各種文字、向爲閱報者所激賞、對於長篇小說、更由編者獨鶴先生悉心選擇、都爲名家傑作、現已與張恨水先生訂定、繼續爲快活林撰著長篇、藉饜嗜讀小說者之望、斯真文藝界之好消息、而亦閱報諸君之一佳音也、

第二回 顛倒神思書中藏倩影 纏綿情話林外步朝曦

却說家樹臨走的時候。鳳喜給了他一個紙包。他那裏等得回家再看。一面走路。一面就將紙包打開。這一看。不覺心裏又是一喜。原來紙包裏不是別的什麼。乃是一張鳳喜本人的四寸半身相片。這相片原是用一個小玻璃框子裝的。懸在坑裏面的牆上。當時因坐在對面。着了一看。現在鳳喜追了送來。一定是知道自己很愛這張相片的了。心想這個女子實在是可人意。只可惜出在這唱大鼓書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溫柔之中。總不免有一點放蕩的樣子。倒是怪可惜的。一路想着。一路就走了去。也忘了坐車。及至到了家。才覺得有些疲乏。便斜躺在沙發上。細味剛才和他談話的情形。覺得津津有味。劉福給他送茶送水。他都不知道。一坐就是兩個多鐘頭。因起身到後院子裏去。忽然有一陣五香燉肉的香味。由空氣裏傳將過來。忽然心裏一動。靜悟過來。今天還沒有吃午飯。走回房去。便按鈴叫了劉福來道。給我買點什麼吃的來罷。我還沒有吃飯。劉福道。表少爺還沒有吃飯嗎。怎樣回來。

的時候不說哩。家樹道：我忘了說了。劉福道：你有什麼可樂的事兒嗎？怎麼會把吃飯都給忘了。家樹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微笑。劉福道：買東西倒反是慢了。我去叫廚房裏趕着給你辦一點罷。說畢，他也笑着去了。一會子，廚子送了一碟冷葷一碗湯。一碗木樨飯來。這木樨飯就是蛋炒飯。因為雞蛋在飯裏像小朶的桂花一樣。所以叫做木樨。但是真要把這話問起北京人來。北京人是數典而忘祖的。當時廚子把菜飯送到棹上來。家樹便一人坐下吃飯。吃飯的時候，不免又想到鳳喜家裏留着吃炸醬麵的那一幕喜劇。回想我要是真在她家裏吃麵，恐怕她會親手做給我來吃。那就更覺得有味了。人在出神，手裏拿了湯匙，就只管舀了湯向飯碗裏倒。倒了一匙，又是一匙。不知不覺之間，在木樨飯碗裏，倒上大半碗湯。偶然停止不倒湯了。低頭一看，自己好笑起來。從來沒有人在木樨飯裏淘湯的。聽差看見，豈不要說我南邊人。連吃木樨飯都不會。當時就低着頭，唏哩呼嚕，把一大碗湯淘木樨飯。趕快吃了下去。但是在他未吃完之前，劉福已經舀了水進來。預備打手巾把了。家

樹吃完。他遞上手巾把來。家樹一隻手接了手巾擦臉。一隻手伸到懷裏去掏摸。掏摸一陣。忽然丟了手巾。屋子裏四圍找將起來。抽屜裏。書架上。床上枕頭下面。全都尋到了。裏屋跑到外屋。外屋跑到裏屋。儘管亂跑亂找。劉福看到忍不住。便問道。表少爺。您丟了什麼。家樹道。一個報紙包的小紙包。不到一尺長。平平的。扁扁的。你看見沒有。劉福道。我就沒有看見。您帶這個紙包回來。到那兒找去。家樹四處找不着。忙亂了一陣子。只得罷了。休息了一會。躺在外屋裏軟榻上。一想起今天的報還沒有看過。便叫劉福把裏屋棹上的報取過來看。劉福將折疊着還沒有打開的一疊報。順手取了過來。報紙一拖。拍的一聲。有一樣東西落在地下。劉福一彎腰。撿起來一看。正是一個扁扁平平的報紙包。那報紙因為沒有黏着物。已經散開了。露出裏面一角相片來。劉福且不聲張。先偷着看了一看。見是一個十六七歲小姑娘的半身相片。這才恍然大悟。表少爺今天回來喪魂失魄的原故。仍舊把報紙將相片包好。嚷起來道。這不是一個報紙包。家樹聽說。連忙就跑進屋來。一把將報紙奪了。

過去笑問道。你打開看了嗎。劉福道。沒有。這裏好像是本外國書。家樹道。你怎麼知道是外國書。劉福道。摸着硬邦邦的好像是外國書的書殼子。家樹也不和他辯說。只是一笑。等劉福將屋子收拾得乾淨去了。他才將那相片拿出來。躺着仔細把握。好在那相片也不大。便把他夾在一本很厚的西裝書裏面。到了下午。伯和由衙門裏回來了。因在走廊上散步。便隔着窗戶問道。家樹投考章程取回來了嗎。家樹道。取回來了。一面答話。一面在桌子抽屜裏取出前幾天郵寄來的一分章程在手裏。便走將出來。伯和道。北京的大學。實在是不少。你若是專看他們的章程。沒有那個不是說得井井有條的。而且考起學生來。應有的功課。也都考上一考。其實考取之後。學校裏的功課。比考試時候的程度。要矮上許多倍。所投考的學生。都是這樣說。就是怕考不取。考取之後。到學校裏去念書。是沒有多大問題。家樹道。那也不可以概而論。伯和道。不可一概而論嗎。正可一概而論呢。國立大學。那完全是個名。只聽你是出風頭的學生。經年不跨過學校的大門。那也不要緊。常在雜誌上發表作

的楊文佳就是一個例。他曾託我寫信介紹到南邊中學校裏去。教了一年半書。在因爲他這一班學生要畢業了。他又由南邊回來。參與畢業考。學校當局因爲他。也不去管他。你看學校是多麼容易進。他一面說。心虛。但不信。伯和會看出什麼破綻。便道：你豈不是明知故問。我是去拿章程來了。你還不知道嗎。伯和手上捧了章程。搖了一搖頭笑道：你當面撒謊。把我老大哥當小孩子嗎。這章程是一個星期以前。打郵政局裏寄來的。家樹道：你有什麼證據。道是郵政局裏寄來的。伯和也不再說。一手托了章程。一手向章程上一指。却笑着伸到家樹面前來。家樹看時。只見那上面蓋了郵政局的墨戳。而且上面的日期號碼。還印得十分明顯。無論如何。這是不容掩飾的了。家樹一時急得面紅耳赤。說不出所以然來。反是對他笑了一笑。伯和笑道：小孩子。你還是不會撒謊。你不會說在抽屜裏拿錯了章程嗎。今天拿來的。放在抽屜裏。和舊有的章程。都混亂了。新的沒

有拿來。舊的倒拿來了。你這樣一說。破綻也就蓋過去了。爲什麼不說呢。家樹笑道。這樣看來。你倒是個撒謊的老內行了。伯和道。大概有這種能耐吧。你願意學就讓我慢慢的教你。你要知道應付女子。說謊是惟一的條件啊。家樹道。我有什麼女子。你老是這樣俏皮。我伯和道。關家那個大姑娘。和你不是很好嗎。你應該……家樹連忙攔住道。那個關家大姑娘。現在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家樹本是一句反問的話。實出於無心。伯和倒以爲是他要考考自己。便道。我有什麼不知道。他搬開這裏。就住到後門去了。你每次一人出去。總是大半天。不是到後門去了。到那裏去了。家樹道。你何以知道他住在後門。看見他們搬的嗎。說到這裏。陶太太忽然由屋子裏走出來。連忙把話來扯開。問家樹道。表弟什麼時候回來的。在外面吃過飯嗎。我這裏有乳油蛋糕。玫瑰餅干。要不要吃一點。家樹道。我吃了飯。點心吃不下了。陶太太一面說話。一面就把眼光對伯和渾身上下望了一望。伯和似乎覺悟過來了。便也進房去取了一根雪茄來抽着。也不知在那裏掏了一本書來。便斜躺在沙發上抽

烟看書。家樹雖然很惦記關壽峯。無如伯和說話。總要牽涉到關大姑娘身上去。犯着很大的嫌疑。只得默然無語。自走開了。不過心裏就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關家搬走了。連自己都不知道。伯和何以知道他搬到後門去了。這事若果是真。必然是劉福報告的。回頭我倒要盤問盤問他。當日且攔在心裏。到了次日早上。伯和是上衙門去了。陶太太又因爲晚上鬧了一宿的跳舞。睡着還沒有起來。兩個小孩子。有老媽子陪着。送到幼稚園裏去了。因此上房裏面。倒很沉靜。家樹起床之後。除了漱洗。接上便是拿了一疊報。在沙發上看。這是老規矩。當在看報的時候。劉福便會送一碟餅乾。一杯牛乳來。陶家是帶點歐化的人家。早上雖不正式開早茶。牛乳咖啡一類的東西。是少不了的。一會送了早點進來。家樹就笑道。劉福。你在這兒多少年了。事情倒辦得很有秩序。劉福聽了這句話。心裏不由得一陣歡喜。笑道。年數不少了。有六七年了。家樹道。你就是專管上房裏這些事吧。劉福道。可不是。劉福道。就是一天到晚都抽不開身來。家樹道。還好。老爺還只有一個太太。若是討了幾個

太事情就要多許多了。劉福笑道。照我們大爺的意思。早就要討了。可是大奶奶很精明。這件事不好辦。家樹笑道。也不算精明。我看你們大爺。就不少的女朋友。劉福道。女朋友要什麼緊。我們大奶奶也不少的男朋友呢。家樹道。大奶奶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那沒關係。你們大爺的女朋友。我在跳舞場上會過的。像妖精一樣。可就不大妥當。你大爺的事情。我是知道。專門留心女子身上的事。好比我打算跟着那關壽峯想學一點武術。這也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價值。他因為關家有個姑娘。就老提到她。常說關家搬到後門去住了。叫我找她去。你看好笑不好笑。劉福聽了這話。臉上似乎有些不自在的樣子。家樹道。搬到後門去了。他怎麼會知道。大概又是你給你們大爺調查得來的。劉福也不知道自己主人翁是怎樣說的。倒不敢一味狡賴。便道。我原來也不知道。因為有一次有事到後門去。碰着那關家老頭。他說是搬到那兒去了。究竟住在那兒。我也不知道。家樹看那種情形。就料到關家搬家。和他多少有些關係。也不知道如何把個獐老頭子氣走了。心裏很過意不去。不過他們

老疑惑我認識那老頭子。是別有用意。我倒不必去犯這個嫌疑。明白到此。也就不必向下追問。當時依然談些別的閒話。將這事遮蓋過去。吃過午飯。心想這一些時候玩夠了。從今天起。應該把幾樣重要功課。趁閒理一理。於是找了兩本書。對着窗戶。就攤桌上在來看。看不到三頁。有一個聽差進來說。有電話來了。請表少爺說話。他是大門口的聽差。家樹就知道是前面小客室裏的電話機說話。走到前面去接電話。說話的是個婦人聲音。自稱姓沈。家樹一聽。倒楞住了。那裏認識這樣一個姓沈的。後來她說我們姑娘今天到先農壇一家茶社裏去唱。您沒有事。可以來喝碗茶。家樹這才明白了。是鳳喜的母親沈大娘。打來的電話。便問在那家茶社裏。她說。記不着字號。您要去。總可以找着的。家樹便答應了一個來字。將電話掛上了。回到屋子裏去想了一想。鳳喜已經到茶社裏去唱大鼓了。這茶社裏。究竟像個局面。不是外壇鐘樓下那樣難堪。她今天新到茶社。我必得去看看。這樣一計算。剛才攤出來的書本。又沒有法子往下看了。好容易捺下性子來看書。沒有看到三頁。怎麼又

要走。還是看書罷。因此把剛才的念頭拋開。還是坐定了看書。說也奇怪。眼睛對着書上。心裏只管把鳳喜唱大鼓的情形。和自己談話的那種態度。慢慢的一樣一樣想起。彷彿那個人的聲音笑貌。就在面前。自己先還看着書。以後不看書了。手壓住了書。頭偏着。眼光由玻璃窗內。直射到玻璃窗外。玻璃窗外。原是朱漆的圓柱。彩畫的屋檐。綠油油的葡萄架。然而他的眼光。却一樣也不會看到。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穿了淡藍竹布的長衫。雪白的臉兒。漆黑的髮辮。清清楚楚。齊齊整整的。對了他有說有笑。腦筋裏有了這一個幻影。記起那張相片。便去挪來看。當時收起那張相片的時候。是夾在一本西裝書裏。可是夾在那一本西裝書裏。當時又沒有注意。現在尋起來。只得把橫棹上擺好了的書。一本一本提出來抖一抖。以爲這樣找總可以找出來的。不料把書一齊抖完了。也不見相片落下來。剛才分明夾在書裏的。怎麼一會兒又找不着了。今天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老是心猿意馬。作事飄飄忽忽的。只這一張相片。今天就找了兩次。真是莫明其妙。於是坐在椅子上出了一

會神。細想究竟放在那裏。想來想去。一點不錯。還是夾在那裏。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以便想起是如何拿書。如何夾起。偶然去躺椅邊短几上。放了一本綠殼子的西裝書。恍然大悟。原是放在這本書裏的。當時根本上就沒有拿到裏邊屋子裏去。自己拚命的在裏邊屋裏找。豈不可笑嗎。在書裏將相片取出。就靠在沙發上一看。把剛才一陣忙亂的苦惱。都已解除無遺。看見這相。含笑相視。就有一股喜氣迎人。心想。她由鐘樓的露天下。升到茶社裏去賣唱。總算升一級了。今天第一次。我不能不去看看。這樣一想。便不能在家再坐了。在箱子裏拿了一些零碎錢。雇了車。一直到先農壇去。這一天。先農壇的遊人最多。柏樹林子下。到處都是茶棚茶館。家樹處處留意。都沒有找着鳳喜。一直快到後壇了。那紅牆邊。支了兩塊蘆蓆。蓬蓬外有個大茶壺爐子。放在一張破桌上。燒水。過來一點。放了有十張桌子。蒙了半舊的白布。隨配着幾張舊藤椅。都放在柏樹陰下。正北向。有兩張條桌。併在一處。桌上放了一把三絃子。桌子邊支着一個鼓架。家樹一

看猜着莫非在這裏。所謂茶社。不過是個名。實在是茶攤子罷了。有株柏樹兜上。有一條二尺長的白布。上面寫了一行大字。是來遠樓茶社。家樹看到不覺自笑了起來。不但不能來遠。這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樓。望了一望。正要走開。只見紅牆的下邊。有那沈大娘轉了出來。她手上拿了一把大蒲扇。站在日光裏面。遙遙的就向樊家樹招了兩招。口裏就說道。樊先生。樊先生。就是這兒。同時鳳喜也在他身後轉將出來。手裏提了一根白棉線。下面拴着一個大螞蚱。笑嘻嘻向着這邊點了一個頭。家樹還不曾轉回去。那賣茶的夥計。早迎上前來。笑道。這兒清淨。就在這裏喝一碗罷。家樹一看這地方。也不過坐了三四張桌子。自己若不添上去。恐怕就沒有人能出大鼓書錢了。於是就含着笑。隨隨便便的在一張桌邊坐了。鳳喜和沈大娘。都坐在那橫條桌子邊。她只不過偶然向着這邊一望而已。家樹明白。這是她們唱書的規矩。賣唱的時候。是不來招呼客人的。過了一會兒。只見鳳喜的叔叔。口裏啣着一枝烟捲。一步一步點頭的樣子。慢慢走了過來。他身後又跟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

孩。黃黃的臉兒。梳着左右分垂的兩條黑辮。她一跑一跳。兩個小辮跳跑得一摔一捧的。倒很有趣。到了茶座裏。鳳喜的叔叔和家樹遙遙的點了兩個頭。然後就坐到橫桌正面。抱起三絃試了一試。先是那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打着鼓唱了一段。自己拿個小柳條盤子。挨着茶座討錢。共總不過上十個人。也不過扔了上十個銅子。家樹却丟了一張銅子票。女孩子收回錢去了。鳳喜站起來。牽了一牽她的藍竹布長衫。又把手將頭髮的兩鬢和腦頂上。各撫摩了一會子。然後才到桌子邊。拿起鼓板。敲拍起來。當她唱的時候。來往過路的人。倒有不少的站在茶座外看。及至她唱完了。大家料到要來討錢。零零落落的就走開了。鳳喜的叔叔放下三弦子。對着那些走開人的後背。望着微歎了一口氣。却親自拿了那個柳條盤子向各桌上化錢。他到了家樹桌上。倒格外的客氣。蹲了一蹲身子。又伸長了脖子。笑了一笑。家樹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只是覺得少了拿不出手。又掏了一塊錢出來。放在柳條盤子裏。鳳喜叔叔身子向前一彎。道。多謝多謝。家樹因此地到東城太遠。不敢多耽擱。又坐

了一會。會了茶帳。就回去了。自這天起家樹每日必來一次。聽了鳳喜唱完。給一塊錢就走。一連四五天。有一日回去。走到內壇門口。正碰到沈大娘。她一見面。先笑了。迎上前來道。樊先生。你就回去嗎。明天還得請你來。家樹道。有功夫就來。沈大娘笑道。別那樣說。別那樣說。你總得來一趟。我們姑娘。全指望着你捧。您要來。我們就沒意思了。說時。她將那大蒲扇撐住了下巴頰。想了一想。就低聲道。明天不要你聽大鼓。你早一點兒來。家樹道。另外有什麼事嗎。沈大娘道。這個地方。一早來就最好。你不是愛聽鳳喜說話嗎。明天我讓她陪你談談。家樹紅了臉道。你一定要我來。我下午來就是了。沈大娘回頭一望。見身後並沒有什麼人。却將蒲扇輕輕兒的拍了一拍他的手胳膊。笑道。早上來吸新鮮空氣多好。我叫鳳喜六點鐘就在茶座上等你。我起不了那早。可是不能來陪。家樹要說什麼。說到口頭。又忍了回去。站着路心。對沈大娘一笑。沈大娘還是將扇葉子。輕輕的拍了他。低低的道。別忘了。早來。明天會……不。明天我會你不着。過天會罷。說罷。就一笑走了。家樹心想。她叫鳳喜明

天一早陪我談話。未見得出於是什麼感情作用。恐怕是特別聯絡。多要我兩個錢而已。不過雖是這樣。我還得來。我要不來。讓鳳喜一個人在這兒等。叫她等到什麼時候哩。當日回去。就對伯和夫婦撒了一個謊。說是明天要到清華大學去找一個人。一早就得要出城。伯和夫婦知道他有些舊同學在清華。對於這話。倒也相信。次日家樹起了一個早。果然五點鐘後就到了先農壇內守了。那個時候。太陽正東。天來不多高。淡黃的顏色。斜照在柏林東方的樹葉一邊。在柏林東方的樹葉。翠蒼蒼的。却吐出一股清芬的柏葉香。進內壇門。柏林下。面栽着的草花。帶着露水珠子。開得格外的鮮艷。人在翠陰下走。早上的涼風。帶了那清芬之氣。向人身上撲將來。精神爲之一爽。最是短籬上的牽牛花。在綠油油的葉叢子裏。冒出一朵深藍淺紫的大花。是從來所不易見。綠葉裏面的絡緯蟲。似乎還不知道天亮了。令叮令叮。偶然還發出夜鳴的一兩聲餘響。這樣的長道。不見什麼遊人。只瓜棚子外面。伸出一個吊水轆轤。那下面是一口土井。轆轤轉了直響。似

乎有人在那裏汲水。在這樣的寂靜境界裏。不見有什麼生物的形影。走了一些路。有幾個長尾巴喜鵲在路上帶走帶跳的找零食吃。見人來到。哄的一聲。飛上柏樹去了。家樹轉了一個圈圈。不見有什麼人。自己覺的來得太早。就在路邊一張露椅上坐下休息。那一陣陣的涼風。吹到人身上。將衣服和頭髮掀動。自然令人感到一種舒服。因此一手扶着椅背。慢慢的就睡着了。只覺有樣東西。拂了臉上。怪癢癢的。用手撥弄幾次。也不曾撥去。睜眼看時。鳳喜站在面前。手上高提了一條花布手絹。手絹一隻犄角。正在鼻子尖上飄蕩呢。家樹站了起來。笑道。你怎麼這樣頑皮。看她身上。今天換了一件藍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下面露出兩條白襪子的圓腿來。頭上也改挽了雙圓髻。光脖子上。露出一排稀疏的長毫毛。這是未開臉的女子。一種表示。然而在這種素女的裝束上。最能給予人一種處女寶的美感。家樹笑道。今天怎麼換了女學生的裝束了。鳳喜笑道。我就愛當學生。樊先生。你瞧我這樣子。冒充得過去嗎。家樹笑道。豈但可以冒充。簡直就是嗎。她說着話。也一挨身在露椅上坐

下。家樹道。你母親叫我一早到這裏來會你。是什麼意思。鳳喜笑道。因為您下午
。我要唱大鼓。不能陪你。所以早晌約你談談。家樹笑道。你叫我來談。我們談什
。呢。鳳喜笑。談談就談罷。那裏還一定要談什麼呢。家樹側着身子。靠住椅子背。
對了她微笑。她眼。也抿嘴一笑。在腕下紐絆上。取下手絹。右手拿着。只管向
左手一個食指一道。纏繞着。頭微低着。却沒有向家樹望來。家樹也不作聲。看
她何時為止。她忽然掉轉頭來。笑道。幹嗎老望着我。家樹道。你不是找我談話嗎。我
等着你說呢。鳳喜低頭沉思。等我想一想。看我要和你說什麼。……哦。有了。你
裏都有些什麼人。家樹笑道。看你的樣子。你很聰明。何以你的記心。就是這樣壞。
上次不是告訴你了嗎。怎麼你又問。鳳喜笑道。你真的沒有嗎。沒有。……說時。望
家樹微笑。家樹道。我真沒有定親。這。說謊的事。你爲什麼老問。鳳喜這
有些不好意思。將左腿架在右腿上。兩隻手。兩隻角。只管在膝蓋上
來磨去。半晌才說道。問問也不要緊呀。家樹道。……可是你老追着問。我

知你有什麼意思。鳳喜搖了一搖。

以問你嗎。鳳喜道。我家裏人你全知。

沒有見過面的。我怎樣曉得。你問鳳喜。

一邊却不理他這話。在她這一邊。以看到她微泛一陣喜色。似乎正在微笑。

呢。家樹道。你這人不講理。身子一扭。掉轉頭來道。我怎樣不講理。家樹

道。你問我的話。我全知道。的話。你就一個字不提。這不是不講理嗎。鳳喜笑

道。我問你的話。我是真問我的話。你本來知道。你是存心。家樹被她說破

倒哈哈的笑起。這裏的空氣很好。溜達溜達。別光撩天了。說時。她

已先站起。於是陪着她在園子裏。走到柏林深處。因道。你實說。

來約我。是不是有什麼事求我。鳳喜聽說。不肯作聲。只管低了頭。

這有什麼難為情的呢。我辦得到。我自然可以辦。我辦不到。你就算碰了

釘子。這兒只你我兩個人。也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鳳喜依然低了頭。看着那方博助

的路一塊。……了。向着前面走。還是低了頭道。你若是肯辦。一定辦得到。家樹道。那你就儘管說罷。鳳喜道。說這話。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你得原諒我。我是不肯說的家樹道。你不說。我也明白了。莫不是你母親叫你和我要錢。鳳喜聽說。便點了點頭。家樹道。要多少呢。鳳喜道。我們總還是認識不久的人。您又花了好些個錢了。真不應該和你開口。也是事到頭來不自由。這話不得不說。我媽和翠雲軒商量好了。讓我到那裏去唱。不過那落子館裏。不能像現在這樣隨便。總得做兩件衣服。所以想和你商量。借個十塊八塊的。家樹道。可以可以。說時。在身上一摸。就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在她手上。她接了錢。方才回過臉來。很鄭重的樣子說道。多謝。多謝。家樹道。錢我是給你了。不過你真上落子館唱大鼓。我很可惜。鳳喜道。你倒說。是這樣要飯的一樣。唱才好嗎。家樹道。不是那樣。你現在賣唱。是窮得沒奈何。要人的錢也不多。人家聽了。隨便扔幾個子兒就算了。你若是上落子館。一樣的望客人。花一塊錢點曲子。非得人捧不可。以後的事就難說了。那個地方是很墮落的。墮落

這兩個字你懂不懂。鳳喜道：我怎麼不懂。也是沒有法子呀。說時，依舊低了頭，看着脚步下的方磚，一步一步，數了走過去。家樹也是默然，陪着她走過了一會，道：你不是願意女學生打扮嗎？我若送你到學堂裏念書去，你去不去呢？鳳喜聽了這句話，猛然停住脚步，不走。回過頭，却望着家樹道：真的嗎？接上又笑道：你別拿我開玩笑。家樹道：決不是開玩笑。我看你天分很好，像一個讀書人。我很願幫你的忙，讓你得一個好結果。鳳喜道：你有這樣的好意，我死也忘不了。可是我家裏指望着我掙錢。我不賣唱，那成呢？家樹道：我既然要幫你的忙，我就幫到底。你家裏每月要用多少錢，都是我的。我老實告訴你，我家裏還有幾個錢，一個月多花一百八十，倒不在乎的。鳳喜扯着家樹的手，微微的跳了一跳，道：我一世作的夢，今天真有指望了。你能真這樣救我，我一輩子不忘你的大恩。說着，站了過來，對着家樹一鞠躬，掉轉身就跑了。家樹倒楞住了，她爲什麼要跑呢？要知跑的原因爲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邂逅在窮途分金續命 相思成斷夢把卷凝眸

却說家樹和鳳喜在內壇說話。一番熱心要幫助她念書。她聽了這話。道了一聲謝。竟掉過臉。跑向柏樹林子裏去。家樹倒爲之愕然。難道這樣的話。她倒不願聽嗎。自己呆呆立着。只見她一直跑進柏樹林子。那林子裏正有一塊石板棹子。兩個石凳。她就坐在石凳上。兩隻胳膊伏在石棹上。頭就枕在胳膊上。家樹遠遠的看去。她好像是在那裏哭。這更大惑不解了。本來想過去問一聲。又不明白自己獲罪之由。就背了兩隻手走來走去。那鳳喜伏在石棹上哭了一會子。抬起一隻胳膊。頭脚手藏在胳膊下。回轉來向這裏望着。她看見家樹這樣來去不定。覺得他是沒有領會自己的意思。因此很躊躇。再不忍讓人家爲難了。極力的忍住了哭。站將起來。慢慢的過身子。向着家樹這邊。家樹看了這樣子。知道她並不拒絕自己過去勸解的。就慢慢的向她身邊走來。她見家樹過來。便牽了牽衣襟。又扭轉身去。看了身後的裙子。接上更抬起手來。輕輕的接着頭上梳的雙髻。她那眼光只望着地下。不敢向家樹

平視家樹道。你爲什麼這樣子。我話說得太唐突了嗎。鳳喜不懂唐突兩個字是怎麼解。這才抬頭問道。什麼。家樹道。我實在是一番好意。你剛才是不是嫌我不該說這句話。鳳喜低着頭搖了一搖。家樹道。哦。是了。大概這件事你怕家裏不能夠答應吧。鳳喜搖着頭道。不是的。家樹道。那爲什麼呢。我真不明白了。鳳喜抽出手絹來。將臉上輕輕擦了一下。脚步可是向前走着。慢慢的道。我覺得你待我太好了。家樹道。那爲什麼要哭呢。鳳喜望着他一笑道。誰哭了。我沒哭。家樹道。你當面就撒謊。剛才你不是哭是作什麼。你把臉我看看。你的眼睛還是紅的呢。鳳喜不但不將臉朝着他。而且把身子一扭。偏過臉去。家樹道。你說這究竟爲了什麼。鳳喜道。這可真正奇怪。我不知道爲着什麼。好好兒的心裏一陣……她頓了一頓道。也不是難過。不知道怎麼着。好好的要哭。你瞧。這不是怪事嗎。你剛才所說的話。是真的嗎。可別冤我。我是死心眼兒。你說了。我是非常相信的。家樹道。我何必冤你呢。你和我要錢。我先給了你了。不然。可以說是我說了話。省得給錢。鳳喜笑道。不是那樣說。你別多心。我

是……你瞧我都說不上來了。家樹道。你不要說你的心事我都明白了。我帮你讀書的話。你家裏通得過通不過呢。鳳喜笑道。大概可以辦到。不過我家裏……說到這裏。她的話又不說下去了。家樹道。你家裏的家用。那是一點不成問題的。只要你母親讓你讀書。我就先拿出一筆錢來。作你們家的家用。也可以。以後我不給你的家用。你就不念書。再去唱大鼓。也不要緊。鳳喜道。唉。你別老說這個話。我還有什麼信。你不過的。找個地方再坐一坐。我還有許多話要說。家樹道。你別說。你別說。你別說。問吧。何必還要找個地方坐着說呢。鳳喜就站住了。家樹道。你別說。你別說。你別說。是想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你一問起來。我也不知怎樣好像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有什麼要說的。沒有。說時。眼睛就瞟了他一下。家樹笑道。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的。鳳喜道。那末我就回去了。今天起來得是真早。我得回去再睡一睡。於是兩個人都不言語。並排走着。繞上了出門的大道。剛剛要出那紅色的圓洞門了。家樹忽然站住了。脚笑道。還走一會兒罷。再要向前走。就出了這內壇門了。鳳喜要說時。家樹

已經回轉了身。還是由大路走了回去。鳳喜也就不由自主的。又跟着他走。直走到後壇門口。鳳喜停住脚笑道。你打算還往那裏走。就這樣走一輩子嗎。家樹道。我倒並不是愛走。坐着說話。沒有相當的地方。站着說話。又不成個規矩。所以彼此一面走一面說話最好。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受累。所以這路越走越遠了。我們真能這樣同走一輩子。那倒是有趣。鳳喜聽着。只是笑了一笑。却也沒說什麼。又不覺糊裏糊塗的。還走到壇門口來。她笑道。又到門口了。怎麼樣我們還走回去嗎。家樹伸出左手。掀了袖口。一看手表笑道。也還不過是九點鐘。鳳喜道。真夠瞧的了。六點多鐘說話起。已說到九點。這還不該回去嗎。明天我們還見面不見面。家樹道。明兒也許不見面。鳳喜道。後天呢。家樹道。無論如何。後天我們非見面不可。因為我要得你的回信啦。鳳喜笑道。還是啊。既然後天就要見面的。爲什麼今天老不願散開。家樹笑道。你選了這麼大一個灣子。原來不過是要說這一句話。好罷。我們今天散了。明天早上。我們還是在這裏相會。等你的回信。鳳喜道。怎麼一回事。剛才你還說明天也許

不相會。怎麼這又說明天早上等我的回信。家樹笑道。我想還是明天會面的好。若是後天早上才見面。我又得多悶上一天了。鳳喜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成。好。你明天得我的喜信罷。家樹道。就有喜信了嗎。有這樣早嗎。鳳喜笑着。一低頭。人向前一鑽。已走過去好幾步。回轉頭來。瞅了他一眼道。你這人總是這樣說話。咬字眼。我不和你說了。鳳喜越走越遠。家樹已追不上。因道。你跑什麼。我還有話說呢。鳳喜道。已經說了這半天的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明兒個六點鐘壇裏見。他身子也不轉過。只回轉頭來。和家樹點了幾點。遙遙的。看着她。那一團笑容。都暈滿兩頰。那一副臨去而又惹人憐愛的態度。是格外容易印到腦子裏去。鳳喜走了好遠。家樹兀自對着她的後影出神。直待望不見了。然後自己才走出去。可是一出壇門。這又爲難起來了。自己原是說了。到清華大學去的。這會子。就回家去。豈不是前言不符後語。總要找個事兒。混住身子。到下半年回去纔對。想着有了。後門兩個大學。都有自己的朋友。不如到那裏會他們一會。混去大半日的光陰。到了下午。我再回家。隨便怎樣胡

扯一下子。伯和是猜不出來的。主意想定了。便坐了電車到後門來。剛一下電車。身後忽然有人低低的叫了一聲樊先生。家樹連忙回頭看時。却是關壽峯的女兒秀姑。她穿着一件舊竹布長衫。蓬了一把頭髮。臉上黃黃的。瘦削了許多。不像從前那樣豐秀。人也沒有什麼精神。膽怯怯的。不像從前那樣落落大方。眼睛紅紅的。倒像哭了一般。一看之下。不由心裏一驚。因問道。原來是關姑娘。好久不見了。令尊大人也沒有通知我一聲。就搬走了。我倒打聽了好幾回。都沒有打聽出令尊的下落。秀姑道。是的。搬的太急促。沒有告訴樊先生。他現在病了。病得很厲害。請大夫看着。總是不見好。說着這話。就把眉毛縐着成了一條線。兩隻眉尖幾乎縐到一處來。家樹道。大姑娘有事嗎。若是有功夫。請你帶我到府上去。我要看一看令尊。秀姑娘道。我原是買東西回去。有功夫。我給你雇輛車。家樹道路遠嗎。秀姑娘道。路倒是不遠。拐過一個胡同就是家樹。道路不遠就走了去。請大姑娘在前面走。秀姑娘也強笑了一笑。就先走。家樹見她低了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走了幾步。却

看上一看。說道。胡同裏髒的很。該雇一輛車就好了。家樹道。不要緊的。我平常就大愛坐車。秀姑只管這樣慢慢的走去。忽然一抬頭。快到胡同口上。把自己門口。走過去一大截路。却停住了一笑道。要命。我把自己家門口走過來了。都不知道也。沒有說什麼。她的臉却會漲得通紅。於是她繞過身來。將家樹帶回。走到一扇黑門邊。將虛掩的門推了一推。走將進去。這裏是個假四合院。只有南北是房子。屋宇雖是很舊。倒還乾淨。一進那門樓。拐倒一間南屋子的窗下。就聽見裏面有一陣呻吟之聲。秀姑道。爹。樊先生來了。裏面床上他父親關壽峯道。那個樊先生。家樹道。闖大叔是我。來看你病來了。壽峯道。呵。那可不敢當。說這話時。聲音極細微。接上又哼了幾聲。家樹跟着秀姑走進屋去。秀姑道。樊先生。你就在外面屋子裏坐一坐。讓我進去拾落拾落屋子。裏面有病人。屋子裏面亂得很。家樹怕他屋子裏有什麼不可公開之處。人家不讓進去。就不進去。秀姑進去。只聽得裏面屋子一陣器且搬移之聲。停了一會。秀姑一手理着鬢髮。一手扶着門笑道。樊先生。你請進。家樹走進去。

只見上面床上靠牆頭疊了一床被。關壽峯偏着頭躺在上面。看他身上穿了一件舊藍布夾襖。兩隻手臂露在外面。瘦得像兩截枯柴一樣。走近前一看他的臉色。兩腮都沒有了。兩根顴骨高撐起來。眼睛眶又凹了下去。那裏還有人形。他見家樹上前。把頭略微點了一點。斷續着道。樊先生……你……你是……好朋友啊。我快死了。那有朋友來看我哩。家樹看見他這種樣子。也是慘然。秀姑就把身旁的椅子移了一移。請家樹坐下。家樹看看他這屋子。東西比從前減少得多。不過還潔淨。有幾枝信香。剛剛點着。插在桌子縫裏。大概是秀姑剛才辦的。一看那桌子上放了一塊現洋幾張銅子票。下面却壓了一張印了藍字的白紙。分明是當票。家樹一見就想。到秀姑剛才在街上說買東西。並沒有見她帶着什麼。大概是當了當回來了。怪不得屋子裏東西減少許多。因向秀姑道。令尊病了多久了呢。秀姑道。搬來了就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就病到現在。大夫也瞧了好幾個。總是不見效。我們又沒有一個靠得住的親戚朋友。什麼事。全是我去辦。我一點也不懂。真是乾着急。說着兩手交叉。

垂着在胸前。人就靠住了桌子站定。胸脯膈一起落。嘴又一張。歎了一口無聲的氣。家樹看着他父女這種情形。委實可憐。既無錢。又無人力。想了一想。向壽峯道。關大叔。你信西醫不信。秀姑道。只要治得好病。倒不論什麼大夫。可是……說到這裏。就現出很躊躇的樣子。家樹道。錢的事不要緊。我可以想法子。因為令尊大人的病。太沉重了。不進醫院。是不容易奏效。我有一個好朋友。在一家醫院裏辦事。若說是我的朋友。遇事都可以優待。花不了多少錢。若是關大叔願意去的話。我就去叫一輛汽車來。送關大叔去。關壽峯睡在枕上。偏了頭望着家樹。都呆過去了。秀姑偷眼看她父親那樣子。竟是很願意去的。便笑着對家樹道。樊先生有這樣的好意。我們真是。是要謝謝了。不過醫院裏治病。家裏人不能跟着去。……趕緊一搖頭道。不要緊。住二等房間。家裏人就可以……刻也不能耽擱。我有一點事。還要回家去一趟。請大姑娘收拾收拾東西。至多兩個鐘頭我就來。說時。在身上掏出兩張五元的鈔票。放在桌上。說道。關大叔病了這久。

一定有些煤麪零碎小賬。這點錢就請你留下開銷小賬。我先去一去。回頭就來。大家都不要急。說着他。和床上點了一個頭。自去了。他走的是非常的匆忙。秀姑要道謝他兩句。都來不及。他已經走遠了。秀姑隨着他身後。一直送到大門口。直望着他身後遙遙而去。不見人影。還呆呆的望了許久。因聽到裏邊屋子有哼聲。才回轉身來。進得屋子。只見她父親望了桌上的鈔票。微笑道。秀姑。天天無絕人……之路……他帶哼帶說。那臉上的微笑漸漸收住。眼角上却有兩道汪汪的淚珠。斜流下來。直滴到枕上。秀姑也覺得心裏頭有一種酸甜苦辣。說不出來的感覺。（神來之筆）微笑道。難得有樊先生這樣好人。您的病一定可以好的。要不然。那有這麼巧。憑什麼都當光了。今天就碰到了樊先生。關壽峯聽了。心裏也覺寬了許多。本來病人病之好壞。精神要作一半主。在這天上午。壽峯覺得病既沉重。醫藥費又毫無籌措的法子。心裏非常的焦急。病勢也自然的加重。現在樊家樹許了給自己找醫院。又放下了這些錢。讓自己來零花。心裏突然得了一種安慰。二來平生是個尙意。

氣的人。這種慷慨的舉動。合了他的脾胃。不由得精神爲之一振。所以當日樊家樹去了以後。他就讓秀姑疊了被條。放在床頭。自己靠在上面。抬起了半截身子。看着秀姑收拾行李。檢點傢具。心裏覺得很爲安慰。秀姑道。你老人家精神稍微好一點。就躺下去睡睡罷。不要久坐起來。省得又受了累。壽峯點了點頭。也沒有說什麼。依然望着秀姑。檢點東西。半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問秀姑道。樊先生怎樣知道我病了。是你在街上無意中碰見了他呢。還是他聽說我病了。找到這裏來看我的呢。秀姑一想。若說家樹是無意中碰到的。那末。人家這一番好意。都要失個乾淨。縱然不失個乾淨。他的見義勇爲的程度。也大爲減色。自己對於人家的盛意。固然是二十四分感謝了。可是父親感謝到什麼程度。却是不知。何妨說得更切實些。讓父親永久不忘記呢。因此借着檢箱子的機會。低了頭答道。人家是聽了你害病。特意來看你的。那有那麼樣子巧。在路上遇得見他呢。壽峯聽說。又點了點頭。秀姑將東西剛剛收拾完畢。只聽得大門外。嗚啦嗚啦。兩聲汽車喇叭響。不一會工夫。家樹走進來。

問道。東西收拾好了沒有。醫院裏我已經定好了房子了。大姑娘也可以去。秀姑道。樊先生出去這一會子。連醫院裏都去了。真是爲我們忙。我們心裏過不去。說着臉上不由得一陣紅。家樹道。大姑娘你太客氣了。關大叔這病。少不得還有要我幫忙的地方。我若是作一點小事。你心裏就過意不去。一次以後。我就不更幫忙了。秀姑望着他笑了一笑。嘴裏也就不知道說些什麼。只見她嘴唇微微一動。却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壽峯躺在床上。只望着他們客氣。也就不會作聲。家樹站在一邊。忽然呵了一聲道。這時我才想起來了。關大叔是怎樣上汽車呢。大姑娘。你們同院子的街坊。能請來幫一幫忙嗎。秀姑笑道。這倒不費事。有我就行了。家樹見她自說行了。不便再說。看她將東西收拾妥當。送了一床被褥到汽車上去。然後替壽峯穿好衣服。她伸開兩手。輕輕便便的將壽峯一托。橫抱在胳膊上。面不改色的。從從容容將壽峯送上汽車。家樹却不料秀姑清清秀秀的一位姑娘。竟有這大的力量。壽峯不但是個病人。而且身材高大。很不容易抱起來的。據這樣看來。秀姑的力氣。也不在

小處了。當時把這事攔在心裏。也不會說什麼。汽車的正座。讓壽峯佔了。只好各踞了一個倒座。汽車猛然一開。家樹一個不留神。身子向前一栽。壽峯身上。秀姑手快。伸了胳膊。橫着向家樹面前一攔。把他攔住了。家樹覺得太疏神了。微笑了一笑。秀姑也不明緣由。微笑了一笑。及至秀姑縮了手回去。他想到她手臂溜圓玉白。很合乎現代人所謂的肌肉美。這正是燕趙佳人。江南女子是夢想不到的。心裏如此想着。却又不免偏了頭。向秀姑抱拳。秀姑的觀臂看去。忽然壽峯哼了一聲。他便抬頭看着病人憔悴的顏色。把剛才一刻的觀念給打消了。不多大一會。已到了醫院門口。由醫院裏的院役。將病人抬進醫院。秀姑隨着家樹後面進去。這是二等病室。又寬敞。又乾淨。自然覺得比家裏好多了。家樹一直讓他們安置停當。大夫來看過了。說是病還有救。然後他才安慰了幾句而去。秀姑一打聽。這病室是五塊錢一天。有些藥品費還在外。這醫院是外國人開的。家樹何曾認識。他已經代繳醫藥費一百元了。她心裏真不能不有點疑惑。這

位樊先生。不過是個學生。不見得有多少餘錢。何以對我父親。是這樣慷慨。我父親是偌大年紀。他又是一個青春少年。兩下裏也沒有作朋友的可能性。那末。他爲什麼這樣待我們好呢。父親在床上安然的睡熟了。她坐在床下面一張短榻上沉沉的想着。只管這樣的想下去。把臉都想紅了。還是自己警戒着自己。父親剛由家裏移到醫院裏來。病還不會有轉好的希望。自己怎樣又去想到這些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於是把這一團疑雲。又擱下去了。自這天起。隔一半天。家樹總要到醫院裏來看壽峯一次。一直約有一個禮拜下去。壽峯的病。果然見好許多。不過他這病體。原是十分的沉重。縱然去了危險期。還得在醫院裏調養。醫生說。他還得繼續住兩三個星期。秀姑聽了這話。非常爲難。要住下去。那裏有這些錢交付醫院。若是不住。豈不是前功盡棄。但是在這爲難之際。院役送了一張收條進來。說是錢由那位樊先生交付了。收條請這裏關家大姑娘收下。秀姑接了那收條一看。又是交付了五十元。他爲什麼要交給我這一張收條。分明是讓我知道。不要着急了。這個人作事。前前

後後。真是想得週到。這樣看來。我父親的病。可以安心在這裏調治。不必憂慮了。心既定了。就離開醫院。常常回家去看看。前幾天是有了心事。只是向着病人發愁。現在心裏舒適了。就把家裏存着的幾本鼓兒詞。一齊帶到醫院裏來看。這一日下午。家樹又來探病來了。恰好壽峯已是在床上睡着了。秀姑捧了一本小本子。斜坐在床面前椅子上看。似乎很有味的樣子。她猛抬頭。看見家樹進來。連忙把那小本向她父親枕頭底下亂塞。但是家樹已經看見那書面上的題名。乃是劉香女三個字。家樹道。關大叔睡得很香。不要驚醒他。說着。向她搖了一搖手。秀姑微笑着。便彎了彎腰。請家樹坐下。家樹笑道。大姑娘很認識字嗎。秀姑道。不認識多少字。不過家父稍微教我讀過兩本書。平常瞧一分兒小報。一半看。還一半猜呢。家樹道。大姑娘看的那個書。沒有多大意思。你大概是喜歡武俠的。我明天送一部很好的書給你看看罷。秀姑笑道。我先要謝謝你了。家樹道。這也值得謝。很小的事情。秀姑道。我常常聽到家父說。大恩不謝。樊先生幫我這樣一個大忙。真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說

到這裏。他似乎極端的不好意思。一手扶了椅子背。一手便去理那耳朵邊垂下來的鬢髮。家樹也就看到她這種難爲情的情形。不知道怎樣和人家說話才好。走到桌子邊。拿起藥水瓶子看了看。映着光看着瓶子裏的藥水去了半截。因問道。喝了一半了。這一瓶子是喝幾次的。其實這瓶子上貼着的紙標。已經標明了。乃是每日三次。每次二格。原用不着再問的了。他問過之後。回頭看看床上睡的關壽峯。依然有不斷的鼻息聲。因道。關大叔睡着了。我不驚動他。回去了。再見罷。他說這句再見時。當然臉上帶着一點笑容。秀姑又引爲奇怪了。說再見就再見罷。爲什麼還多此一笑呢。於是又想到樊家樹每回來探病。或者還含有其他的命意。也未可知。心裏就不住的暗想着。這個人用心良苦。但是他雖不表示出來。我是知道的了。正在她這樣推進一步去想的時候。恰好次日家樹來探病。帶了一部兒女英雄傳來了。當日秀姑接着這一部小說。還不覺得有什麼深刻的感想。經過三天三晚。把這部兒女英雄傳。看到安公子要娶十三妹的時候。心裏又佈下疑陣了。莫非他家裏原是

有個張金鳳。故意把這種書給我看嗎。這個人作事。好像是永不明說。只讓人家去猜似的。這一着棋。我大概猜得不很離經。但是這件事。是讓我很爲難的。現在不是安公子的時代。我那裏能去作十三妹呢。這樣一想。立刻將眉深鎖。就發起愁來。眉一皺。心裏也兀自不安起來。關壽峯睡在床上。見女兒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便道。孩子。我看你好像有些不安的樣子。你爲着什麼。秀姑笑道。我不爲什麼呀。壽峯道。這一向子。你伺候我的病。我看你也有些倦了。不如你回家去歇兩天。秀姑道。我這就回去。唉。你那裏就會猜着人的心事了。壽峯道。你有什麼心事。我倒閑着。猜着什麼。猜。秀姑笑道。猜什麼呢。我是看到書上這事。老替他發愁。壽峯道。嗒。傻孩子。你真是聽評書吊淚。替古人擔憂了。我們自己的事。都要人家替我們發愁。那裏有功夫替書上的人發愁呢。秀姑道。可不是難得樊先生幫了咱們這樣一個大忙。咱們要怎樣的謝人家哩。壽峯道。放着後來的日子長遠。咱們總有可以報答他的時候。咱們也不必老放在嘴上說。老說着又不能辦到。怪貧的。秀姑聽她父親如此說。也就默

然這日下午。家樹又來探病。秀姑想到父親怪貧的那一句話。就未曾和他說什麼。家樹看到關壽峯的病已經好了。用不着天天來看。就有三天不曾到醫院裏來。秀姑又疑惑起來。莫不是爲了我那天對他很冷淡的。他惱起我來了。人家對咱們是二十四分的厚情。咱們還對人家冷冷淡淡的。當然是不對也。怪不得人家懶來得了。及至三天以後。家樹來了。遂又恢復了以前的態度。便對家樹道。你送的那部小說。非常有趣。若是還有這樣的小說。請你還借兩本我看看。家樹道。很有趣嗎。別的不成。要看小說。那是很容易辦的事情。要幾大箱子都辦得到。但不知道要看那一種的。秀姑想了一想。笑道。像何玉鳳這樣的人就好。家樹笑道。當然的。姑娘們就喜歡看姑娘的事。我明天送一部來罷。你看了之後。準會說比劉香女強。那裏頭可沒落難公子中狀元。秀姑笑道。我也不一定要瞧落難公子中狀元。只要是有趣味的。就得了。家樹在客邊。就不曾預備有多少小說。身邊就只有一部紅樓夢。秀姑只說借書。並沒有說一定要什麼書。不如就把這個借給她得了。當日在醫院裏回來。

就把那部紅樓夢清理出來。到了次日親自送到醫院裏去。秀姑向來不曾看過這種長江大河的長篇小說。自從看了兒女英雄傳以後。覺得這個比那小本子劉香女孟姜女強得多。因此接過紅樓夢去。絲毫不曾加以考慮。就看起來。看了前幾回。還不過是覺得熱鬧有趣而已。看了兩本之後。心裏想着幸而父親還不曾問我書上是些什麼。因此只將看的一本紅樓夢。捲了放在身上。拿出來坐着離父親遠遠的看。其餘的却用報紙包了。放在包裹裏。棹子上依然擺着那部兒女英雄傳。英雄傳上面又覆了一本父親勸看的太上感應篇。關壽峯雖認得字。却耐不下性子看書。他以為秀姑看書。無非解悶。自己不要看。也不會去過問。秀姑看了兩天以後。覺一刻也捨不得放下。一直到第三日。家樹又來探病來了。因問秀姑那書好看。好看。翻到什麼地方了。秀姑還不曾答覆。臉先紅了。復又背對着床上。不讓病人看見。嘴裏支吾着一陣。隨便說道。我還沒有看幾本呢。復又笑道。不是沒有看幾本。不過看了幾回罷了。家樹見她說得前後顛倒。也就笑了一笑。因壽峯躺在床上。臉

着他。便轉過身去和壽峯說話。秀姑是一種什麼情形。却沒有理會。醫院裏本是不便久坐的。加上自己本又有事。談一會便走了。秀姑見他是這樣來去匆匆。心想他也是不好意思的了。既然不好意思。爲什麼又拿這種書我看哩。我看他問我話的時候。有些藏頭露尾。莫非他有什麼字跡放在書裏頭。想到這裏。好像這一猜很是對勁。等父親睡了。連忙將包袱打開。把那些未看的書。先拿在手裏抖擻了一番。隨後又將書頁亂翻了一陣。翻到最後一本。果然有一張半裁的紅色八行。心裏先卜通跳了一下。將那紙拿起來看時。上寫九月九日。溫紅樓夢至此。不忍卒讀矣。秀姑揣測了一番。竟是與自己無關的。這才放心把書重新包好。不過紅樓夢却是更看得有趣。晚上父親睡了。躺在床上。亮了電燈。只管一頁一頁的向下看去。後來直覺得眼皮有點澀。兩手一伸。打了一個呵欠。恰好屋外面的鐘。噹噹敲過三下。心想糟了。怎麼看到這個時候。明天怎樣起來得了呢。再也不敢看了。便息了電燈。閉着眼睛睡。不料一夜未睡。現在要睡起來。反是清醒白醒的。走廊下那掛鐘的擺聲。滴搭

滴搭。一下一下。聽得清清楚楚。同時紅樓夢上的事情。好像在目前一幕一幕。演了過去。由紅樓夢又想到了送書的樊家樹。便覺得這人只是心上用事。不肯說出來的。然而不肯說出來。我也猜個正着。我父親就很喜歡他。論門第。論學問。再談到情兒模樣兒。真不能讓咱們挑眼。這樣的人兒都不要。亮着燈籠。那兒找去。他是維新的人兒。他一定會帶着我。一路上公園去逛的。那個時候。我也只好將就罷了。可是遇見了熟人。我還是睬人不睬人呢。人家問起來。我又怎樣的對答呢。這裏也不知怎樣。自己便果然在公園裏。家樹伸過一隻手來。挽了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的走。公園裏人一對一對走着。也有對自己望了來的。但是心裏很得料。我關秀姑也有今日。正在得意。忽然有人喝道。你這不知廉恥的丫頭。怎麼人上公園來。抬頭一看。却是自己父親。急得無地自容。却哭了起來。壽峯又對罵道。你這人面獸心的人。我只說你和我交朋友。是一番好意。原來你是來騙我。閨女。我非和你打官司不可。說時。一把已揪住了家樹的衣領。秀姑急了。拉着父親。

連說去不得去不得。渾身汗如雨下。這一陣又急又哭。把自己鬧醒了。睜眼一看。病室的窗外。已經放進來了陽光。却是小小的一場夢。一摸額角。兀自出着汗珠兒。定了一定神。便穿衣起來。自己梳洗了一陣。壽峯方才醒來。一見秀姑。便道。孩子。我昨夜裏作了一個夢。秀姑一怔。嚇得不敢作聲。只低了頭。壽峯又道。我夢見病好了。可是和你媽在一處。不知道是吉是凶。秀姑笑道。你真也迷信。隨便一個夢算什麼。若是夢了就有吉有凶。愛作夢的。天天晚上作夢。還管不了許多呢。壽峯笑道。你現在倒也維新起來了。秀姑不敢接着說什麼。恰是看護婦進來。便將話牽扯過去了。但是在這一天。她心上總放不下這一段怪夢。心想天下事是說不定的。也許真有這樣一天。若是真有這樣一天。我父親他也會像夢裏一樣。跟他反對嗎。那可成了笑話了。她天天看小說。看得都非常有趣。今天看小說。便變了一種情形。將書拿在手上。看了幾頁。不期然而然的將書放下。只管出神。那看護婦見她右手將書捲了。左手撐住椅靠。托着腮。兩隻眼睛。望了一堵白粉牆。動也不動。先還不注意她。約摸有

十分鐘的工夫。見她眼珠也不曾轉上一轉。便走到她身後。輕輕悄悄兒的蹲下身去。將她手上拿的書抽了過來。翻着。一看。原來是紅樓夢。暗中咬着嘴唇。便點了點頭。這看護婦本也只二十歲附近。雪白的臉兒。因為有點近視。加上一副眼鏡。越見其媚。她已剪了髮。養着留海式的短髮。又烏又亮。和她身上那件白衣一襯。真是黑白分明。院長因為她當看護以來。惹了許多麻煩。現在撥她專看護老爺。老爺在壽峯這病室裏。就是她管理。終日週旋。和秀姑倒很投機。常笑問秀姑。老爺這病。姑說是父親的朋友。那看護笑着總不肯信。這時她看了紅樓夢。忽然省悟。情不自禁。將書拍了秀姑肩上一下。又嘆嘴一笑道。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的賈寶玉吧。這一嚷。連秀姑和壽峯都是一驚。秀姑還不會說話。壽峯便問誰的寶玉。女看護才知失口說錯了話。和秀姑都大窘之下。可是壽峯依然是追問着。非問出來不可。要知她們們怎樣答話。下回分解。

腹脹救星

延壽藥室發行之黃氏祕製健脾消積丸
爲治腹脹唯一靈藥如脾虛中滿食不消
化小兒疳積及胃呆足腫等症服之無不
應驗如神
售價每盒兩元五角試服小盒壹元郵寄
加一（小盒不寄）

代售處 上海舊校場金鼎齋

三馬路新聞報館
蕪湖陡門巷口紫陽觀

第五回 頰有殘脂風流嫌著跡 手加約指心事證無言

却說看護婦對秀姑說。那是你的賈寶玉吧。一句話把關壽峯驚醒。追問是誰的寶玉。秀姑正在着急。那看護婦就從容容的。笑道。是我檢到一塊假寶石。送給她玩。她丟了。剛才我看見桌子下一塊碎瓷片。以爲是假寶石呢。壽峯笑道。原來如此。你們很驚慌的說着。倒嚇了我一跳。秀姑見父親不注意。這才把心定下了。站起身來。就假裝收拾桌上東西。將書放下。以後當着父親的面。就不敢看小說了。不過自這天起。壽峯的病。慢慢兒見好。家樹來探望得更疏了。壽峯一想。這一場病。花得人家的錢很多。那好意思。再在醫院裏住着。就告訴醫生。自己決定住滿了這星期就走。醫生的意思。原還讓他再調理一些時。他就說所有的醫藥。都是朋友代出的。不便再擾及朋友。醫生也覺得不錯。就答應他了。恰好其間有幾天工夫。家樹不曾到醫院來。最後一天。秀姑到會計部算清了帳目。還找回一點零錢。於是雇了一輛馬車。父女二人就回家去了。待到家樹到醫院來探病時。關氏父女。已出院兩天了。家樹

正好碰着那近視眼女看護。她先笑道。樊先生。你怎麼有兩天不曾來。家樹因她的話問得突兀。心想莫非關氏父女因我不來。有點見怪了。其實我並不是禮貌不到。因為壽峯的病實在好了。用不着作虛僞人情來看他的。他這樣沉吟着。女看護便笑道。那位關女士他一定很諒解的。不過樊先生也應該到他家裏去探望探望才好。家樹雖然覺得女看護是誤會了。然而也無關緊要。就並不辦正。出了醫院。覺得時間還早。果然往後門到關家來。秀姑正在大門外買菜。猛然一抬頭。往後退了一步。笑道。樊先生。真對不住。我們沒有通知。就搬出醫院來了。家樹道。大叔太客氣了。我既然將他請到醫院裏去了。又何在乎最後幾天。這幾天我也實在太忙。沒有到醫院裏來看關大叔。我覺得太對不住。我是特意來道歉的。秀姑聽了怎話。臉先紅了。低着頭笑道。不是不是。你真是誤會了。我們是過意不去。只要在家裏能調養也。就不必再住醫院了。請家裏坐罷。說着。他就在前面引導。關壽峯在屋子裏聽到家樹的聲音。便先嚷道。呵。家樹先生嗎。不敢當。家樹走進房。見他靠了一疊高被。坐在

床頭人已爽健得多了。笑道：大叔果然好了。但不知道現在飲食怎麼樣了。壽峯點頭道：慢慢快復原了。難得老弟救了我一條老命。等我好了。我一定要……家樹笑道：大叔我們早已說了。不說什麼報恩謝恩。怎麼又提起來了。秀姑道：樊先生。你要知道我父親他是有什麼就要說什麼的。他心裏這樣想着。你不要他說出來。他悶在心裏。就更加難過了。家樹道：既然如此。大叔要說什麼。就說出什麼來罷。病體剛好的人。心裏悶着也不好。到不如讓大叔說出來爲是。壽峯凝了一會神。將手理着。日久未修刮的鬍子。微微一笑道：有倒是有兩句話。現在且不要說出來。候我下了地再說罷。秀姑一聽父親的話。藏頭露尾。好生奇怪。而且害病以來。父親今天第一次有笑。這裏面當另有絕妙文章。如此一想。羞潮上臉。不好意思在屋子裏着。就走出去了。家樹也覺得壽峯說的話。有點尷尬。接上秀姑聽了這話。又躲避開去。越發着痕跡了。和壽峯談了一會子話。又安慰了他幾句。便告辭出來。秀姑原站在院子裏。這時就借着關大門爲由。送着家樹出來。家樹不敢多謙遜。只一點頭就

一直走出來了。回得家來。想關壽峯今天怎麼說出那種話來。怪不得我表兄說我愛他的女兒。連他自己都有這種意思了。至於秀姑。却又不同。自從他一見我。好像就未免有情。而今我這樣援助他父親。自然更是要誤會的了。好在壽峯的病。現在總算全好了。我不去看他。也沒有什麼關係。自今以後。我還是疏遠他父女一點。爲是。不然我一番好意。倒成了別有所圖了。話又說回來了。秀姑眉宇之間。對我自有一種深情。他那裏知道我現在的境況呢。想到這裏。情不自禁的就把鳳喜送的那張相片。由書裏拿了出來。捧在手裏看。看着鳳喜那樣含睇微笑的樣子。覺得他那嬌憨可掬的模樣兒。決不是秀姑那樣老老實實的樣子可比。等他上學之後。再加上一點文明氣象。就越發的好了。我手裏若是這樣把他栽培出來。真也是識英雄於未遇。以後他有了知識。自然更會感激我。由此想去。自覺得躊躇滿志。在屋裏便坐不住了。對着鏡子。理了一理頭髮。就坐了車到水車胡同來訪鳳喜。鳳喜家裏現在已經收拾得很乾淨。鳳喜也換了一件白底藍鴛鴦格的瘦窄長衫。靠着門框。關

望着天上的白雲在出神。一低頭忽然看見家樹。便笑道：「你不是說今天不來嗎？搬到新房子裏去再來嗎？」家樹笑道：「我在家裏也是無事。想邀你出去玩玩。」鳳喜道：「我媽和我叔叔都到新房子那邊去拾掇屋子去了。我要在家裏看家。你到我這裏來受委屈。也不止一次。好在明天就搬了。受委屈也不過今天一天。你就在我這裏談談罷。別又老遠的跑到公園裏去。」家樹笑道：「你家裏一個人，你倒怕我受委屈嗎？」鳳喜笑着啐了一口。又抽出掖在脇下的長手絹。向着家樹擲去。家樹接住。道：「是實話。你的意思怎麼樣呢？」鳳喜道：「你又不是強盜。來搶我什麼？再說我就是怕人。也沒什麼可搶的。」青天白日。留你在這兒坐一會。要什麼緊？」家樹笑道：「你說只有一個人。可知有一種強盜專要搶人哩。你唱大鼓。沒唱過要搶壓寨夫人的故事嗎？」鳳喜將身子一扭道：「我不和你說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就跳到裏面屋子裏去了。家樹也說道：「你真怕我嗎？爲什麼跑了？」說着這話。也就跟着跑進來。屋子裏破桌子。早是換了新的了。今天又另加了一方白棹布。坑上的舊被。也是早已拋棄。而所有的

新被褥也都用一方大白布被單蓋上。家樹道：這是爲什麼？明天就要搬了，今天還忙着這樣煥然一新。鳳喜笑道：你到我們這兒來，老是說不衛生。我們洗的洗了，刷的刷了，換的換了，你還是不大樂意。昨天你對我媽說，醫院裏真衛生，什麼都是白的。我媽就信了你的話，今天就趕着買了白布來蓋上。那邊新屋子裏買的床和木器，我原是要紅色的，信了你的話，今天又去換白漆的了。家樹笑道：這未免隔靴搔癢。然而也用心良苦。鳳喜走上前，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道：哼，那不行，你抖着文罵人。說時，鼓了嘴，將身子扭了幾扭。家樹笑道：我並不是罵人，我是說你家人很能聽我的話。鳳喜道：那自然啦。現在我一家人都指望着你過日子，怎樣能不聽你的話。可是我得了你許多好處，我仔細一想，又爲難起來了。據你說，你老太爺是做過大官的，天津還開着銀行，你的門第是多麼高，像我們這樣唱大鼓的人，那配呀。說着，靠了椅子坐下，低了頭，回手撈過辮梢玩弄。家樹笑道：你這話，我不大明白，你所說的，是什麼配不配。鳳喜瞟了一眼，又低着頭道：別裝傻了，你是聰明人裏面挑出來

的。倒會不明白。家樹笑道。明是明白了。但是我父親早過世了。我叔叔不過在天津銀行裏當一個總理。也是幫家裏。誰管得了誰。我所以讓你讀書。固然是讓你學點東西。可也就是抬高你的身分。不過你把書念好了。身分抬高了。不要忘了我才好。鳳喜笑道。老實說罷。我們家裏。真把你當着神靈了。你瞧他們那一分鐘的工夫。真怕你有一點兒不高興。我是更不要說了。一輩子全指望着你。那裏會肯把你忘了。別說身分拾不高。就是拾得高。也全仗着你呀。人心都是肉作的。我現在免得拋頭露面。就和平常拾錢一樣。像這樣的恩人。亮着燈籠那兒找去。難道我真是個傻子。這一點兒事。都不肯做。鳳喜這一番話。說得非常懇切。家樹見他低了頭。望了兩雙交叉搖曳的腳尖。就站到 he 身邊。用手慢慢兒撫摩着他的頭髮。笑道。你這話倒是幾句知心話。我也狠相信的。只要你始終是這樣。花幾個錢。我是不在乎的。我給的那兩百塊錢。現在還有多少。鳳喜望着家樹笑道。你叔叔是開銀行的。多少錢作多少事。難道說你不明白。

添衣服。買東西。搬房子。你想還該剩多少錢了。家樹道。我想也是不夠的。明天到銀行裏去。我還給你找一點款子來。因見鳳喜仰着臉。臉上的粉香噴噴的。就用手撫摸着他的臉。鳳喜笑着。將嘴向房門口一努。家樹回頭看時。原來是新製的門簾子。

高高捲起呢。於是也不覺得笑了。過了一會子。鳳喜的叔叔回來了。他就高聲嚷嚷。壇彈三絃子的那人。他原名沈尙德。但是這一胡同的街坊。都叫他沈三。爲四個字叫得累贅。減稱沈三絃。叫得久了。人家又改叫了沈三。這意思說他吃飯。喝酒。抽大烟。三件大事。每語意謂其事無把握。而帶危險性也。天鄒得鬧飢荒。不過這半個月來。有了樊家樹這一個財神爺接濟。沈三却成了

房子裏收拾了半天。精神疲倦了。就向他嫂子沈大娘要拿點錢。是昨天給的一塊錢。今天不能再給。因此他又跑回來。打算和姪女來商量。一走到外邊屋子裏。見裏面屋子的門簾業已放下。就不便進去。先隔着門簾子咳嗽了兩聲。鳳喜道。叔叔回來了嗎。那邊屋子拾掇得怎麼樣了。樊先生

在這裏呢。沈三立隔着門簾叫了一聲樊先生。就不進來了。鳳喜打起門簾子。沈三立笑道。姑娘。我今天的黑飯又斷了糧了。你接濟接濟我罷。家樹便道。這大烟。我看你忘了罷。這年頭兒。吃飯都發生問題。那裏還經得住再添上一樣大烟。沈三立笑着頭。低低的道。您說的是。我早就打算忌的。家樹笑道。抽烟的人。都是這樣。你起忌烟。他就說早要忌的。但是說上一千回一萬回。背轉身去。還照樣抽。沈三立住家樹有不歡喜的樣子。鳳喜坐在坑沿上。左腿壓着右腿。兩手交叉着。家樹住了。只兩個小腮帮子。綳得鼓也似的緊。沈三立一看這種神情。是不容再說了。只得搭訕着和同院子的人講話。就走開了。家樹望着鳳喜低低的笑道。是討厭。先不後。他恰好是這個時候回來。鳳喜也笑道。別瞎說。他聽到了。還不知道咱們幹了什麼呢。家樹道。我看他那樣子。大概是要錢。你就……鳳喜道。別理他。我娘兒倆有什麼對他不住的。憑他那個能耐。還鬧上烟酒兩癮。早就過不下去了。現在他說我認識你。全是他的功勞。跟着就長脾氣。這一程子。每天一塊錢。還嫌不夠。以後日

子長遠着咧。你想那能還由着他的性兒。家樹笑道。以前我以為你不過聰明而已。如今看起來。你是很識大體。將來居家過日子。一定不錯。鳳喜瞟了他一眼道。你說着說着。又不正經起來了。家樹笑着把臉一偏。還沒有答話。鳳喜啣了一聲。在身上掏出手絹。走上前一步。按着家樹的胳膊道。你低一低頭。家樹正要把頭低着。鳳喜的母親沈大娘。一腳踏了進來。鳳喜向後一縮。家樹也有點不好意思。沈大娘道。那邊屋子全拾掇好了。明天就搬。樊先生明天到我們家來。就有地方坐了。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明天搬着家。恐怕還是亂七八糟的。到後天大概好了。要不。你後天一早去準樂意。家樹聽說。笑了一笑。然而心裏總不大自然。仍是無法可說。坐了一會兒。因道。你們應該收拾東西了。我不在這裏打攪你們了。說畢。他拿了帽子戴在頭上。起身就要走。鳳喜一見他要走。非常着急。連連將手向他招了幾招道。別忙啊。擦一擦臉再走。你瞧你瞧。哎喲。你瞧。家樹笑道。回家去。平白地要擦臉作什麼。說了這句。他已走出了外邊屋子。鳳喜將手連推了他母親幾下。笑道。媽。你說一聲。讓他擦一

把臉再走。沈大娘也笑道：「你這丫頭什麼事，拿樊先生開心。我大耳刮子。」
生你請便罷。別理他。家樹以爲鳳喜今天太快樂了，果然也不理會他的話，竟自回
家。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家樹坐在正面，陶伯和夫婦坐在兩邊。陶太太正吃着飯，忽
然撲嗤一笑，偏轉頭噴了滿地毯的飯粒。伯和道：「你想到什麼事情，突然好笑起來。」
陶太太笑道：「你到我這邊來，我告訴你。」伯和道：「你就這樣告訴我，還不行嗎？爲什麼
還要我走過來才告訴我？」陶太太笑道：「自然有原因。我要是騙你，回頭讓你隨便怎
樣罰我都成。」伯和聽他太太如此說了，果然放了碗筷，就走將過來。陶太太請他
樹臉上一努，笑道：「你看那是什麼？」伯和一看，原來家樹左腮上有一塊紅印，恰是
月牙形的印子，上一對印在一處，六塊紅印，恰是三對。伯和向太太道：「原來
如此。」家樹見他夫婦注意臉上，伸手在臉上摸了一摸，並沒有什麼。因笑道：「你們不
要打什麼啞謎，我臉上有什麼？老實對我說了罷。」陶太太笑道：「我們老實對你說嗎？
還是你老實對我們說了罷。」再說要對你老實講，我倒反覺得怪不好意思了。於是

走到屋子裏去。連忙拿出一面鏡子來。交給家樹道。你自己照一照罷。我知道你臉上有什麼呢。家樹果然拿着鏡子一照。不由得臉上通紅。一直紅到耳朵後邊去。陶太太笑道。是什麼印子呢。你說你說。頓了一頓。家樹已經有了辦法了。便笑道。我說是什麼事情。原來是這些紅墨水點。這有什麼奇怪。大概是我寫字的時候。沾染到臉上去了的。伯利道。墨水瓶子上的水。至多是染在手上。怎麼會染到臉上去。家樹道。既然可以沾染到手上。自然可以由手上染到臉上。伯利道。這道理也很通的。但不知你手上的紅墨水。還留着沒有。這一句話。把家樹提醒了。笑道。真是不巧。手上的紅印。我已經擦去了。現在只留着臉上的。伯利聽到。只管笑了起來。正有一句什麼話。待要說出。陶太太坐在對面。只管搖着頭。伯利明白他太太的意思。就不向下說了。家樹放下飯碗。趕忙就跑回自己屋子裏。將鏡子一照。這正是幾塊鮮紅的印。用手指一擦。沾得很緊。並磨擦不掉。劉福打了洗臉水來。家樹一隻手掩住了臉。却滿屋子去找肥皂。劉福道。表少爺找什麼。臉上破了皮。要找橡皮膏嗎。家樹笑了一

笑道。是的。你出去罷。兩個人在這裏。我心裏很亂。更不容易去找了。劉福放下水。只好走了。家樹找到肥皂。對了鏡子洗臉。正將那幾塊紅印擦着。陶太太一個親信的女僕王媽。却用手端着一個瓷器茶杯進來。他笑道。表少爺。我們太太叫我送了一杯醋來。他說。胭脂沾在肉上。若是洗不掉的話。用點醋擦擦。自然會掉了。家樹聽了這話。半響沒有個理會處。這王媽二十多歲的人。頭髮老是梳得光溜溜的。圓圓的臉兒。老是抹着粉。向來作上房事。見男子就不好意思。現在奉了太太的命。送這東西來。很是不尷尬。家樹又害臊不肯說什麼。她也就一扭頭走了。家樹好容易把胭脂擦掉了。倒不好意思再出去了。反正是天色不早。就睡覺了。到了次日吃早飯。兀自不好意思。所幸伯和夫婦對這事一字也不提。不過陶太太有點微笑而已。吃過了飯。便揣想到鳳喜家裏正在搬家。本想去看看。又怕引起伯和夫婦的疑心。只得拿了一本書。隨便在屋裏看。心裏有事。看書是看不下去的。又坐在書案邊。寫了幾封信。挨到下午。又想鳳喜的新房子。一定佈置完事了。最好是這個時候去看看。他

們如有佈置不妥當之處。可以立刻糾正過來。不過看表兄表嫂的意思。對於我幾乎是寸步留意。一出門。回來不免又是一番猜疑。自己又害臊。鎮定不住。還是不去罷。自己給自己這樣難題作。到黃昏將近的時候。屋角上放過來的一線太陽。斜照在東邊白粉牆上。紫藤花架的上半截。彷彿淡抹着一層金漆。至於花架下半截。又是陰沉沉的。羅列在地下的許多盆景。是剛剛由噴水壺噴過了水。顯着分外的幽媚。同時並發出一種清芬之氣。家樹就在走廊下。兩根硃紅柱子下面。不住的來往徘徊。劉福由外面走了進來。便問道。表少爺。今天爲什麼不出門了。家樹笑着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心裏立刻想起來。是啊。我是天天出門去一趟的。因爲昨天晚上。發現了臉上的脂印。今天就不出去。這痕跡越是分明了。索性照常的出去。毫不在乎。倒也讓他們看不出所以然來。因此又換了衣服。戴上帽子。向鳳喜新搬的地方而來。這是家樹看好的房子。乃是一所獨門獨院的小房子。正北兩明一暗。一間作了沈大娘的臥室。一間作了鳳喜的臥室。還空出正中的屋子作鳳喜的書房。外

面兩間東西廂房。一間住了沈三玄。一間作廚房。正是一點也不擠窄。院子裏有兩棵屋簷般大的槐樹。這個時候。正好新出的嫩綠葉子。鋪滿了全樹。映着地下都是綠色的。有幾杖上。露着一兩球新開的白花。還透着一股香氣。這胡同出去。就是一條大街。相距不遠。便有一個女子職業學校。鳳喜已經是在這裏報名納費了。現在家樹到了這裏。一看門外。一帶白牆。牆頭上冒出一叢綠樹葉子來。硃漆的兩扇小門。在白牆中間閉着。看去倒真有幾分意思。家樹一敲門。聽到門裏邊卜通卜通一陣腳步響。開開門來。鳳喜笑嘻嘻的站着。家樹道。你不知道我今天會來罷。鳳喜道。一打門。我就知道是你。所以自己來開門。昨天我叫你擦一把臉再走。爲什麼不理。家樹笑道。我不埋怨你。你還埋怨我嗎。你爲什麼嘴上擦着那許多胭脂呢。鳳喜不等他說完。抽身就向裏走。家樹也就跟着走了進去。沈大娘在北屋子裏迎了出來。笑道。你們什麼事兒這樣樂。在外面就樂了進來。家樹道。你們搬了房子。我該道喜呀。爲什麼不樂呢。說着話。走進北屋子裏來。果然佈置一新。沈大娘却毫不遲疑的。

將右邊的門簾子。一隻手高高舉起。意思是讓家樹進去。他也未嘗考慮就進去了。屋子裏裱糊得雪亮。正如鳳喜昨天所說。是一房白漆傢具。上面一張假鐵床。也是用白漆漆了。被褥也都是白布的。只是上面覆了一床小紅絨毯子。家樹笑道。既然都是白的。爲什麼這毯子又是紅的哩。沈大娘笑道。年輕兒的。那有不愛個紅兒綠兒的哩。這裏頭我還有點別的意思。你這樣一個聰明人。不應該不知道。家樹道。我這人太笨。非你告訴我。我是不懂的。你說。這裏頭還有什麼問題。沈大娘正待要說。鳳喜一路從外面屋子裏嚷了進來。說道。媽。你別說。沈大娘見他進來。就放下門簾子來走了。鳳喜道。你看看。這屋子乾淨不乾淨。家樹笑道。你太舒服了。你現在一個人住一間屋子。一個人睡一張床。比從前有天淵之隔了。你要怎樣的謝我呢。鳳喜低了頭。整理床上被單。笑着道。現在睡這樣的小木床。也沒有什麼特別。將來等你送了我的大銅床。我再來謝你罷。家樹道。那倒也容易。不過特別兩個字。我有點不懂。睡了銅床。又怎樣特別呢。鳳喜道。那有什麼不懂。不過是舒服罷了。你不許再

往下說。你再要往下說。我就惱了。昵着家樹又抿嘴一笑。家樹向壁上四週看了一看。笑道。裱糊得倒是乾淨。但是光突突的也不好。等我給你找點東西陳設陳設罷。鳳喜道。我只要一様。別的都由你去辦。家樹道。要一様什麼。要多少錢辦呢。鳳喜道。你這話說的真該打。難道我除了花錢的事。就不和你開口要的吗。家樹笑道。我誤會了。以爲你要買什麼值錢的古玩字畫。並不是說你要錢。鳳喜道。古玩字畫。那兒比得上。這東西只有你有。不知道。你肯賞光。不肯賞光。家樹道。只有我有的。這是什麼東西呢。我倒想不起來。等我猜猜。家樹兩手向着胸前一環抱。偏着頭。正待要思索。鳳喜笑道。不要瞎猜。我告訴你罷。我看見有幾個姐妹們。他們的屋子裏。都排着一架放大的相片。我想要你一張大相片。在這屋子裏掛着。成不成。家樹萬不料他鄭重的說出來。却是這樣一件事。笑道。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東西。原來是要我一張相片。有有有。鳳喜笑道。從前在水車胡同住着。我不敢和你要。那樣的髒屋子。掛着你的相片。連我心裏也不安。現在搬到這兒來。乾淨是乾淨多了。一半也可以。

說是你的家……鳳喜說到這裏。肩膀一聳。又將舌頭一伸道。這可是我說錯了。沈大娘在外面插嘴道。幹嗎說錯了呀。這兒裏裏外外。那樣不是樊先生花的錢。能說不是人家有一半兒分嗎。最好是全分都算樊先生的。孩子就怕你沒有那大的造化。說畢。接上哈哈一陣大笑。家樹聽了。不好怎樣答言。鳳喜却拉着他的衣襟一扯。只管擠眉弄眼。家樹笑嘻嘻的心裏自有一種不易說出的愉快。自這天起。沈家也就差不多把他當着家裏人一樣。隨便進出。家樹原是和沈大娘將條件商議好了。鳳喜從此讀書。不去賣藝。家樹除供給鳳喜的學費而外。每月又供給沈家五十塊錢的家用。沈三玄在家裏吃喝。他自己出去賣藝。却不管他。但是那些不敦品的朋友。可不許向家裏引。沈大娘又說。他原是懶不過的人。有了吃喝住。他那裏還會上天橋。去掙那三五十個銅子去。家樹覺得話很對。也就放寬心了。過了幾天。鳳喜又作了幾件學生式的衣裙。由家樹親自送到女子職業學校補習班去。另給她起了一個學名。叫做鳳兮。這學校是半日讀書。半日作女紅的。原是爲失學和謀職業的。

婦女而設。所以鳳喜在這學校裏。倒不算年長。自己本也認識幾個字。却也勉強可以聽課。不過上了幾天課之後。吵着要家樹辦幾樣東西。第一是手表。第二是兩截式的高跟皮鞋。第三是白紡綢圍巾。他說同學都有。他不能沒有。家樹也以爲他初上學。不讓他丟面子。掃了興頭。都買了。過了兩天。鳳喜又問他要兩樣東西。一樣是自來水筆。一樣是玳瑁邊眼鏡。家樹笑道。英文字母。你還沒有認全。要自來水筆作什麼。這還罷了。你又不近視。也不遠視。好好兒的。帶什麼眼鏡。鳳喜道。自來水筆。寫中國字。也是一樣使啊。眼鏡可以買平光的。不近視也可以戴。家樹笑道。不用提。又是同學都有。你不能不買了。只要你好好兒的讀書。我倒不在乎這個。我就給你買了罷。你同學有的。還有什麼你是沒有的。索性說出來。我好一塊兒辦。鳳喜笑道。有是有一樣。可是我怕你不大贊成。家樹道。贊成不贊成。是另一問題。你且先說出來。是什麼。鳳喜道。我瞧同學裏面。十個倒有七八個。帶了金戒指的。我想也帶一個。家樹對她臉上望了許久。然後笑道。你說。應該怎樣的帶法。帶錯了。是要鬧出笑話來。

的鳳喜道。這有什麼不明白說着話。將小指伸將出來。勾了一勾。笑道。帶在這個手指頭上。還有什麼錯的嗎。家樹道。那是什麼意思。你說了出來。鳳喜道。你要我說。我就說罷。那是守獨身主義。家樹道。什麼叫守獨身主義。鳳喜低了頭。一跑。跑出房門外去。然後說道。你不給我買東西也罷。老問什麼。問得人怪不好意思的。家樹笑着對沈大娘道。我這學費總算花得不冤。鳳喜念了幾天書。居然學得這些法門了。沈大娘也只說得一句改良的年頭兒嗎。就嘻嘻的笑了。次日恰恰是個星期日。家樹吃過午飯。便約鳳喜一同上街。買了自來水筆和平光眼鏡。又到金珠店裏。和他買了一個赤金戒指。眼鏡他已戴上了。自來水筆。也用筆插夾在大襟上。只有這個金戒指。他却收在身上。不曾帶上。家樹將他送回家。首先便問他這戒指。爲什麼不帶起來。鳳喜和家樹在屋子裏說話。沈大娘照例是避開的。這時鳳喜却拉着家樹的手道。你什麼都明白。難道這一點事還裝糊塗。說着。就把盛戒指的小盒遞給他。將左手直伸到他面前。笑道。給我帶上。家樹笑着答應了一聲。是。左手托着鳳喜的

手。右手兩個指頭。箝着戒指。舉着問鳳喜道。應該那個指頭。鳳喜笑着。就把無名指。擡起來。嘴一努道。這個。家樹道。你糊塗。昨兒剛說守獨身主義。守獨身主義。是帶在無名指上嗎。鳳喜道。我明白。你才糊塗。若帶在小指上。我要你給我帶上作什麼。家樹拿着他的無名指。將戒指輕輕的。向上面套。望着他笑道。『這帶上。你就姓樊了。明白嗎。』鳳喜使勁將指頭向上一伸。把戒指套住。然後抽身一跑。伏在窗前一張小桌上。格格的笑將起來。家樹笑道。別笑別笑。我有幾句話問你。你明日上學。同學看見你這戒指。他們要問起你的。那人是誰。你怎樣答應。鳳喜笑道。我以為是什麼要緊的事。你這樣很正經的問着。那有什麼要緊。我隨便答應就是了。家樹道。好。譬如就是你的同學罷。我就問。嘿。密斯沈大喜啊。手上今天添了一個東西了。那人是誰。鳳喜道。那人就是送戒指給我的人。家樹道。你們是怎樣認識的。這戀愛的經過。能告訴我們嗎。鳳喜道。他是我表兄。我表兄就是他。這樣說行不行。家樹笑道。行。是行。我怎麼又成了你的表哥了。鳳喜道。這樣一說。可不就省下許多麻煩。家樹道。你有

表兄沒有。鳳喜道：有哇。可是年紀太小。一百年還差三十歲哩。家樹道：今天你怎麼這樣樂。鳳喜道：我樂啊。你不樂嗎。老實對你說罷。我一向是提心吊膽。現在是十分放心了。我怎樣不樂呢。家樹見他真情流露。一派天真。也是樂不可支。睡在小木床上。兩隻腳直豎起來。架到床橫頭高欄上去。而且還儘管搖曳不定。沈大娘在隔壁屋子裏問道：你們一回來。直樂到現在。什麼可樂的。說給我聽聽。鳳喜道：今天先不告訴你。你到明天就知道了。沈大娘見鳳喜高興到這般樣子。料是家樹又給了不多的錢。便留家樹在這裏吃晚飯。親自到附近館子去叫了幾樣菜。只單獨的讓鳳喜一人陪着。家樹也覺得話越說越多。吃完晚飯以後。想走幾回。復又坐下。最後拿着帽子在手上。還是坐了三十分鐘才走。到了家裏。已經十二點多鐘了。走進房。一亮電燈。却見自己寫字檯上。放着一條小小方塊兒的花綢手絹。拿起一嗅。馥郁襲人。這自然是女子之物了。難道是表嫂到我屋子裏。遺落在這裏的。仔細拿起來一看。那巾角上。却另有紅綠線繡的三個英文字母（H. H. H.）。表嫂的姓名是陳蕙

芳。這三個字母。和那姓名的拼音。差得很遠。當然不是她了。既不是她。這屋有第二個用這花手絹的女子來呢。自己好生不解。這時劉福送茶水進來。笑道。少爺。你今天出門的功夫不小了。有一位生客來拜訪你哩。說着。就呈上一張小名片來。家樹接過一看。恍然大悟。原來那手絹是這位向不通來往的女賓留下來的。也就視爲意外之遇。要知這是一個什麼女子。下回交代。

獨鶴談話集出版預告

嚴獨鶴先生主編新聞報快活林十餘年、馳譽文壇、無待贅述、其平日所作談話、用意深遠、發語雋妙、社會人士、尤稱道弗衰、青年學子、至有剪訂成冊、手披口誦、視爲日常功課者、茲者獨鶴先生因應多數閱報者之要求、復經同人之敦促、已決定將歷年所作談話、加以整理、擇其菁華、彙爲一編、刊印單行本問世、想海內文藝界、及閱報諸君聞之、必認爲唯一好消息、一俟出版有期、當再在報端披露詳情、先此預告、請愛讀獨鶴先生作品者注意、

第六回 無意過香巢傷心致疾 多情證佛果俯首談經

却說家樹見一條繡了英文字的手帕。正疑惑着此物從何而來。及至劉福遞上張小名片。却恍然大悟。這是何麗娜的。便問他是什麼時候來的。劉福道。是七點來的。在這裏吃過晚飯。就和大爺少奶奶一塊兒跳舞去了。家樹道。他又到我屋子裏來作什麼。劉福道。他來的。表少爺怎樣知道了。他說表少爺不在家。就來看看表少爺的屋子。在屋裏坐了一會。又翻了一翻書。交給我一張名片。然後才走的。家樹道。翻了一翻書嗎。翻的什麼書。劉福道。這可沒有留意。大概就是桌上放的書吧。家樹這才注意到桌上的一本紅皮書。鳳喜的相片。正是夾在這裏面的。他要翻了這書。相片就會讓他看見的。於是將書一揭。果然相片挪了頁數了。原是夾在書中間的。現在夾在封面之下了。這樣看來。分明是有人將書頁翻動。又把相片拿着看了。好在這位何女士却和本人沒甚來往。這相片是誰。他當然也不知道。若是這相片讓表嫂看見。那就不免他要仔細盤問的了。而且鳳喜的相。又有點和何小姐的相。

彷彿他驚異之下。或者要追問起來的。那更是逼着我揭開秘密了。今天晚上。伯和夫婦跳舞回來。當然是很夜深的了。明天吃早飯的時候。若是表嫂知道的話。少不得相問。明日再看話答話罷。這樣想着。就不免擬了一番敷衍的話。預備答覆。可是到了次日。陶太太只說何小姐昨晚是特意來拜訪的。不能不回拜。却沒有提到別的什麼。家樹道。我和他們家裏並不認識。專去拜訪何小姐。不大好。等下個禮拜六。我到北京飯店跳舞廳上去會他罷。陶太太道。你這未免太看不起女子了。人家專誠來拜訪了你。你還不屑去回拜。非等到有順便的機會不可。家樹笑道。我並不是不屑於去回拜。一個青年男子。無端到人家家裏去拜訪人家小姐。仔細人家用棍子打了出來。陶太太道。你不要胡說。人家何小姐家裏。是很文明的。況且你也不是沒有到過人家家裏去拜訪小姐的呀。家樹道。那有這事。可是也就只能說出這四個字來分辨。不能更說別的了。伯和也對家樹說。應該去回拜人家一趟。何小姐家裏是很文明的。他有的是男朋友去拜訪。決不會嘗閉門羹的。家樹被他兩人說得

軟化了。就笑着答應去看何小姐一次。過了一天。天氣很好。本想這天上午去訪何小姐的。偏是這一天早上。却來了一封意外的信。信封上的字。寫的非常不整齊。下款只署着內詳。拆開來一看。信上寫道。

家樹仁弟大人台鑒。一別芝顏。條又旬日。敬惟文明進步。公事順隨。爲疇爲頌。卑人命途不佳。前者患恙。蒙得抬愛。賴已逢凶化吉。現已步履如巨。本當到寓叩謝。又多不便。奈何奈何。敬於月之十日正午。在舍下恭候台光。小酌爽叙。勿却是幸。套言不叙。台安

關壽峯頓首

這一封信。連別字帶欠通。共不過百十個字。却寫了三張八行。看那口氣。還是在尺牘大全上抄了許多下來的。像他那種人。生平也不會拿幾回筆桿。硬湊付了這樣一封信出來。看他是有麼誠意。就念着這一點。也不能不去赴約。因此又把去拜訪何小姐的原約打消。直向後門關壽峯家來。一進院子。就見屋子裏放了白爐子。煤球正籠着很旺的火。屋檐下放了一張小棹子。上面滿放着葷素菜餚。秀姑繫了

一條圍裙。站在棹子邊。光了兩隻溜圓雪白的胳膊。正在切菜。他看見家樹進來。笑道。爸爸。樊先生來了。說着話。菜刀也來不及放下。搶一步。給家樹打了簾子。壽峯聽說。也由屋子裏迎將出來。笑道。我怕你有事。或者來不了。我們姑娘說是只要有信去。你是一定來。真算他猜着了。說時。便伸手拉着家樹的手。笑道。我想在館子裏吃着。不恭敬。所以我就買了一點東西。讓小女自己作一點家常風味嘗嘗。你就別談口味。瞧我們表表這一點心罷。家樹道。究竟還是關大叔過於客氣。實在高興的時候。願意喝兩鍾。隨便那一天來。遇着就喝。何必還要費上許多事。壽峯笑道。人有三分口福。似乎都是命裏註定的。不瞞你說。這一場病。是害得我當盡賣光。我那裏還有錢買大魚大肉去。可巧前天由館子裏。買了一點。弟他現在在大學堂裏。當了一名拳術教師。混得比我強。看見我窮。就扔下一點零錢給我用。將來或者我也要找他去。說着話。秀姑已經進來。搶着拿了一條小褥子。鋪在木椅上。讓家樹坐下。接上就提開水壺進來。沏上一壺茶。茶壺裏臨時並沒有攔下茶葉。想是早已預備好了。

的了。沏完了茶。他又拿了兩枝衛生香進來。燃好了。插在棹上的舊銅爐裏。一回頭。看見茶杯子還空着。却走過來給他斟上一杯茶。笑道。這是我在胡同口上要來的自來水。你喝一點。她只說着這話。儘量低了頭。家對眼裏看見。心裏不免盤算。我對這位姑娘。沒有絲毫意思。她爲什麼一見了我。就是如此羞人答答神氣。這倒叫我理是不好。不理也是不好了。索興大大方方的。只當自己糊塗。沒有懂得她的意思就是了。因此一切不客氣。只管開懷和壽峯談話。壽峯笑道。我是個爽快人。老弟。你也是個爽快人。我有幾句話。回頭要借着酒蓋了臉。和你談談。他說到這裏。伸着手搔了一搔頭。又搓了一搓巴掌。正待接着向下說時。恰好秀姑走了進來。擦抹了棹子。將杯筷擺在棹上。家樹一看。只有兩副杯筷。便道。爲什麼少放一副杯筷。大姑娘不上棹嗎。秀姑聽了這話。剛待答言。只那臉上的紅印兒。先起了一個小酒暈兒。壽峯躊躇着道。不吧。他得拾掇東西。可是……那又現着見外了。也好。秀姑你把菜全弄得了。一塊兒坐着談談。你要有事。回頭再去也不遲。秀姑心想。我何嘗有事。便隨

便答應了一聲。自去作菜去了。壽峯笑道。老弟。你瞧我這孩子。真不像一個練把式人養的。我要不是他。我就不成家了。這也叫天無絕人之路。可是往將來說……外面秀姑炒着菜。正噲着一口油煙。連連咳嗽了幾聲。接上她隔着窗戶笑道。好在樊先生不算外人。要不然你這樣誇獎自己的閨女。給人笑話。壽峯一聽。哈哈大笑。兩手向上一舉。伸了一個懶腰。家樹見他兩隻黃皮膚的手臂。筋肉怒張。很有些勁。便問道。關大叔精神是復原了。但不知道力氣怎麼樣。壽峯笑道。老了。本來就沒有什麼力量。談不到什麼復原。但是真要動起手來。自保總還有餘吧。家樹道。大叔的力量。第一次會面。我就瞻仰過了。除此以外。一定還有別的絕技。可否再讓我瞻仰。壽峯笑道。老弟。台我對你是用不着謙遜的。有是有兩手玩藝。無奈傢伙都不在手邊。秀姑道。你就隨便來一點兒什麼罷。人家樊先生說了。咱們好駁回嗎。壽峯笑道。既然如此說。我就來找個小玩意罷。你瞧簾子破了。飛進來許多蠅子。我懶得取。取消罷。說着他將棹上的筷子取了一雙。倒拿在手裏。依然坐下了。等到蒼蠅飛過。

來。他隨隨便便的將筷子在空中一夾。然後送過來給家樹看道。你瞧。這是什麼。家樹看時。只見那筷子頭不偏不欹。正正當當。夾住一個小蒼蠅。不由得先贊了一聲好。然後問道。這雖是小玩藝。却是由大本領練了來的。但不知道大叔是由練那項本事練出來的。關壽峯將筷子一鬆。一個蒼蠅落了地。筷子一伸。接上一夾。又來了一個蒼蠅。他就是如此一伸一夾。不多久的工夫。家樹俯着身子看。只見家樹手裏。有一二十頭蒼蠅之多。一個個都折了翅膀。橫倒在地。上家樹鼓了鼓嘴。道。這不僅是看得快。夾得準而已。現在看這蠅子。一個個都死了。足見筷子頭上。一樣的力到勁到了。壽峯笑道。這不過常鬧這個玩意。玩得多了。自然熟能生巧。並不算什麼功夫。若是一個人夾一隻蒼蠅。都夾不死。那豈不成了笑話了嗎。家樹道。我不是奇怪蒼蠅夾死了。我只奇怪蒼蠅的身體依然完整。不是像平常一巴掌撲了。下去。打得血肉模糊的樣子。壽峯笑道。這一點子事情。你還能論出個道理來。足見你遇事肯留心了。家樹笑道。這種本領。擴而充之起來。似乎就可以伸手接人家放來的暗器。

我們常在小說上看到什麼接鑣接箭一類的武藝。大概也是這種手法。壽峯笑道。不要談這個罷。就真有那種本領。現在也沒用。誰能跑到陣頭上。伸着兩手接子彈去。秀姑見家樹不住的談到武藝。端了酒菜進來。只是抿嘴微笑。他給壽峯換了一雙筷子。自己也就拿了一副杯筷來。放在一邊。壽峯讓家樹上座。父女二人左右相陪。秀姑先拿了家樹面前的酒杯過來。將酒瓶子斟好了一杯酒。然後雙手捧着送了過去。家樹站起來道。這樣客氣。那會讓我吃不飽的。大姑娘。你隨便罷。嘴裏說着這話。他的視線。就不由得射到秀姑的那雙手上。見他的十指。雖不是湘鳳喜那般纖秀。但是一樣的細嫩雪白。那十個指頭。剪得光光的。露着紅玉似的指甲。縫心裏便想。他父女意思之間。常表示他這位姑娘能接家傳的。現在看他這般嫩手。未必能名副其實。他心裏如此想着。當然不免呆了一呆。秀姑連忙縮着手。坐下去了。家樹也猛然省悟。他或者會誤會的。因笑對壽峯道。大叔的本領。如此了不得。這大姑娘一定是很好的了。可是我仔細估量着。是很斯文的。一點看不出來。壽峯笑道。斯

文嗎。你是多誇獎了。這兩年大一點。不好意思鬧了。早幾年他真能在家裏飛簷走壁。家樹看了看秀姑的顏色。便笑道。小時候。誰也是淘氣的。說到飛簷走壁。小時候。看了北方的小說。總是說着這種事。心裏自然是奇怪。自從到了北方之後。我才明白了。原來北方的房屋。蓋得既是很低。而且屋瓦都是用泥灰嵌住了的。這要飛簷走壁。並不覺得怎樣難了。秀姑坐在一邊。還是抿了嘴微笑。家樹一面吃喝。一方和壽峯父女談話。不覺到了下午三四點鐘。壽峯道。老弟。今天談得很痛快。你若是沒什麼事。就坐到晚上再走罷。家樹因他父女殷勤款待。回去也是無事。就又坐下來。秀姑收了碗筷。擦抹了棹椅。重新沏了茶。燃了香。拿了他父親一件衣服。在桌邊一張椅子上坐了。縫補。閑聽着說話。却不答言。後來壽峯和家樹慢慢的談到家事。又由家事談到陶家。家樹說表嫂有兩個孩子。秀姑便像有點省悟的樣子。哦了一聲道。那位小姐。在什麼學堂裏念書。家樹道。小得很。還不會上學呢。秀姑道。是嗎。我從前住在那兒的時候。看見有位十六七歲的小姐。長得很清秀的。天天去上學。

那又是誰。家樹笑道。那是大姑娘弄錯了。我表哥今年只二十八歲。那裏有那大的女孩子。秀姑剛才好像是有一件什麼事明白了。聽到這裏。臉上又罩着了疑幕。看了看父親。又低頭縫衣了。壽峯見秀姑老不離開。便道。我還留樊先生坐一會兒呢。你再去上一壺自來水來。秀姑道。我早就預備好了。提了一大桶自來水在家裏放着呢。壽峯見秀姑坐着不願動。這也沒有法子。只得由他。家樹談了許久。也曾起身告辭兩次。壽峯總是將他留住。一直說到無甚可說了。壽峯才道。過兩天。我再約老弟一個地方喝茶去。天色已晚。我就不強留了。家樹笑着告辭。壽峯送到大門外。在這個當兒。秀姑一個人在屋子裏。連忙包了一個紙包。也跟着到大門口來。對壽峯道。樊先生走了嗎。他借給我的書。我還沒有送還他呢。壽峯道。他不是回家。雇車要到大喜胡同。還不會雇好呢。秀姑趕出門外。家樹還在走着。秀姑先笑道。樊先生請留步。家樹萬不料他又會追出來相送。只得站住了脚。問道。大姑娘。你又要客氣。秀姑笑道。不是客氣。你借給我的幾本書。請你帶了回去。說着。就把包好了的書。雙手

遞了過去。家樹道。原來是這個。這很不值什麼。你就留下也可以。我這時不回家。留在你這兒。下次我再來帶回去罷。秀姑手裏捧了書包。低了頭望着手笑道。你帶回去罷。我還作有一點活兒送給你呢。她說到最後這一句。幾乎都聽不出是說什麼話。只有一點微微的語音而已。家樹見他有十分難爲情的樣子。只得接了過去。笑道。那末我先謝謝了。秀姑見他已收下。說了一聲再會。馬上掉轉身子自回家去。壽峯道。人家並不是回家去。讓人家夾了一包書到處帶着。怪不方便的。秀姑道。你說他是到大喜胡同去。我信了。我在那地方。遇到他有兩三回。有一次。他還同着一個女學生走呢。那是他什麼人。壽峯道。你這是少見多怪了。這年頭兒。男女還要是什麼人。才能夠在一處走嗎。我今天倒是有意問問他家中底細。偏是你又在當面有許多話。我也不好問得。照說他在北京。是不會有親戚的。秀姑聽父親說到這裏。却避開了。可是他心裏未免有點懊悔。早知道父親今天留着他談話。是有意。的。早避開也好。他究竟是什麼意思。今晚便曉得了。也省得我老是惦記。今天這機會。

錯過。又不知道那一天可以能問到這話了。不過由今天的事看來。很可以證明父親是有意的。以前怕父親不贊成的話。却又不成問題了。只是自己親眼得見家樹同了一個女學生在大喜胡同走。那是他什麼人。不把這事解釋了。心裏總覺不安。前後想了兩天。這事情總不會放心得下。彷彿記得那附近有個女學堂。莫非就是那裏的學生。我倒要找個機會調查一下。在她如此想着。立刻就覺得要去看看才覺心裏安慰。因此對父親說。有點事要出去。自己却私自到大喜胡同前後來查訪。以爲或者又可以碰到他二人。當面一招呼。那個女子是誰。他就無可隱藏了。恰是事有湊巧。經過兩叢槐樹一扇小紅門之外。自己覺得這人家別有一種風趣。正呆了一呆。却聽得白粉低牆裏。有一個男子笑道。我晚上再來罷。趁着今天晚上好月亮。真是槐花香兒。你把那漢宮秋給我彈上一段。行不行。秀姑聽那男子的聲音。正是樊家樹。接上呀的一聲。那兩扇小紅門已經開了。待要躲閃。已經來不及。只見家樹在前。上次遇到的那個女學生在後。一路走將出來。家樹首先叫道。大姑娘。你

怎麼走到這裏來了。秀姑還未曾開言。家樹又道。我給你介紹。這是。將手向身邊的鳳喜一指。鳳喜就走向前。兩手握了秀姑一隻右。笑道。樊先生常說你來的。難得相會。請到家裏坐罷。秀姑聽了他的話。一時摸不着頭腦。心想她怎麼也是稱爲先生。進去看看也好。於是也笑道。好罷。我就到府上去看看。樊先生也慢點走。可以嗎。家樹道。當然奉陪。於是二人笑嘻嘻地把她引進來。沈大娘見是家樹讓進來的。也就上前招呼。笑着道。大姑娘。我們這兒也就像樊先生家裏一樣。你別客氣呀。秀姑又是一怔。這是什麼話。先原在外面屋子裏坐着的。後來沈大娘一定把他讓進鳳喜屋子裏。自己却好避到外面屋子裏去。沏茶裝糕菓碟。秀姑見這屋子裏。陳設得很雅潔。正面牆上。高高的掛了一副鏡框子。裏面按好了一張放大的半身男像。笑容可掬。藹然可親的向着人。那正是樊家樹。到了這時。心裏禁不住卜通卜通亂跳一陣。把事也猜有個七八成了。再看家樹也是毫無忌憚。在這屋子裏陪客。沈大娘將茶點送了進來。見秀姑連向像片看了幾下。笑道。

你瞧這相片真像呀。是樊先生今天送來的。才掛上呢。我說這兒像他家裏。那是不是假啊。咱們親戚朋友都不多。盼望您以後冲着樊先生的面子。常來啊。他每天都在這裏的。沈大娘這樣說上了一套。秀姑臉上。先是紅一陣。白一陣。很覺不安的樣子。家樹一想。她不要誤會了。便笑道。以前我還未曾對關大叔說過北京有親戚呢。大姑娘回去一說。關大叔大概也要奇怪了。家樹望了秀姑。秀姑向着窗外看看天色。隨意的答道。那有什麼奇怪呢。聲音答的細微極了。似乎還帶一點顫音。家樹也沉默了。無甚可說。還是沈氏母女問問他的家事。才不寂寞。又約摸坐談了十分鐘。秀姑牽了一牽衣襟。站起來說聲再會。便告辭要走。沈氏母女堅留。那裏留得住。她出得門來。只覺得渾身癱軟。兩腳站立不住。只是要沉下去。趕快雇了一輛人力車。一直回家。到了家裏。便向床上和衣倒下。扯了被將身子和頸蓋住。竟哭起來了。壽峯見女兒回來。臉色已經不對。忽忽的進了臥房。又不曾出來。便站在房門口。先叫了一聲。伸頭向裏一望。只見秀姑橫躺在床上。被直攤蓋着。上半截下面光着兩隻叉

脚褲子。只管是抖顛個不了。壽峯道。啊。孩子。你這是怎麼了。接連問了幾句。秀姑才在被裏緩緩的答應了三個字。是我……病……了。壽峯道。我剛剛好。你不要又病了。啊。說着話。走上前。俯着身子。便伸了一隻手。來撫摩他的額角。這一下伸在眼睛邊。却摸了一把眼淚。壽峯道。你頭上發着燒呢。摸我這一手的汗。你脫了衣服。好好的躺一會兒罷。秀姑道。好罷。你到外面去罷。我自己會脫衣服睡的。壽峯聽她說了。就走出房門去。秀姑急急忙忙就脫了長衣和鞋。蓋了被睡覺。壽峯站在房門外。連叫了幾聲。秀姑只哼着答應了一聲。意思是表明睡了。壽峯聽她的話。是果然睡了。也就不再追問。可是秀姑這一場大睡。睡到晚上點燈以後。還不曾起床。似乎是真病了。壽峯不覺又走進房來。輕輕的問道。孩子。你身體覺得怎麼樣。要不然。找一個大夫來瞧瞧罷。秀姑半晌不曾說話。然後才慢慢的說道。不要緊的。讓我好好的睡一晚。晌明日就會好的。壽峯道。你這病來得很奇怪。是在外面染了毒氣。還是走多了路。受了累。你在那兒來。好好的變成這個樣子。秀姑見父親問到了這話。要說出

是到沈家去了。未免顯着自己無聊。若說不是到沈家去的。自己又指不出別的地方來。事情更要弄糟。只得假裝睡着。沒有聽見。壽峯叫喚了幾聲。因他沒有答應。就走到外邊屋子裏去了。過了一晚。次日一清早。隔壁古廟樹上的老鴉。還在喳喳的叫。秀姑已經醒了。就在床上不斷的咳嗽。壽峯因爲他病了。一晚都不曾睡好。這邊一咳嗽。他便問道。孩子。你身子好些了嗎。秀姑本想不作聲。又怕父親望記。只得答應。現在好了。沒有多大的毛病。待一會我就好了。您睡罷。別管我的事。壽峯聽他說話的聲音。却也硬朗。不會是有病。也就放心睡了。不料一覺醒來。同院子的人。都已起來了。秀姑關了房門。還是不曾出來。往日這個時候。茶水都已預備妥當了。今天連煤爐子。都沒有籠上。一定是秀姑身體很疲弱。不能起來。因也不再言語。自起了床。燃着了爐子。去燒茶水。秀姑這時醒了。聽到父親在自燒茶水。心裏很過不去。只得扎掙起來。一手牽了蓋在被上的長衣。一手扶着頭。在床上伸下兩隻腳。正待去踏鞋子。只覺頭一沉。眼前的桌椅器具。都如風車一般。亂轉起來。哼了一聲。復又側

身倒在床上。過了許久。慢慢的起來。聽到父親拿了一隻麵鉢子。放在桌上一下響。便叫道。爸。你歇着罷。我起來了。你要吃什麼。讓我洗了臉給你作。壽峯道。你要是爬不起來。就睡一天罷。我也愛自作自吃。秀姑趕着將衣穿好。又對鏡子擺了一擺頭。髮對着鏡子裏自己的影子。仔細看了看。皺了眉。搖搖頭。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走出房門來。嘻嘻地笑道。我又沒病。不過是昨日跑到天橋去看看。有熟人沒有。就走累了。壽峯道。你這傻子。由後門到前門。整個的穿城而過。怎麼也不坐車。秀姑笑道。說出來。你要笑話了。我忘了帶錢。身上剩着幾個銅子。只回來搭了一截電車。壽峯道。你就不會雇洋車。雇到家再給嗎。秀姑一看屋子外沒人。便低聲道。自你病後。我什麼也沒練過了。我想先走走道。活動活動。不料走得太猛。可就受累了。這一聲話。壽峯倒也很相信。就不再問。秀姑洗了手臉。自接過麵鉢。和了麵。作了一大碗。擇麵給他父親吃。自己却只將碗盛了大半碗白麵湯。也不上桌。坐在一邊。一口一口的嚼着。壽峯道。你不吃嗎。秀姑微笑道。起來得晚。先餓一餓罷。壽峯也未加注意。吃過飯。

自出門散步去了。秀姑一人在家。今天覺得十分煩惱。先倒在床上睡了片刻。那裏睡得着。想到沒有梳頭。就起來對着鏡子梳。原想梳兩個髻。梳到中間。覺得費事。只改梳了一條辮子。梳完了頭。自己作了一點水泡茶喝。水開了。將茶泡了。只喝了半杯。又不喝了。無聊得很。還是找一點活計作罷。於是把活計盆拿出來。隨便翻了翻。又不知道作那樣是好。活計盆放在腿上。兩手倒撐起來托着下頰。發了一會子呆。環境都隨着沉寂起來。正在這時。就有一陣輕輕的沉檀香氣。透空而來。同時剝剝。又有一陣木魚之聲。也由牆那邊送過來。這是隔壁一個仁壽寺和尚念經之聲呢。這是一所窮苦的老廟。廟裏只有一個七十歲的老和尚。靜覺在裏面看守。壽峯閒着無事。也曾和他下圍棋散悶。這和尚常說。壽峯父女。臉上總還帶有一點剛強之氣。勸他們無事念經。壽峯父女都笑了。和尚因秀姑常送些素菜給他。曾對他說。大姑娘。你爲人太實心眼了。心田厚。智慧淺。是容易招煩惱的。將來有一天發生煩惱的時候。你就來對我實說罷。秀姑因爲這老和尚平常不多說一句話的。就

把他這話記在心裏。當壽峯生病的時候。秀姑以爲用得着老和尚。便去請教他。他說這是愁苦。不是煩惱。好好的伺候你令尊罷。秀姑也就算了。今天行坐不安。大概這可以說是煩惱了。這一陣檀香。和一陣木魚之聲。引起了。他記着和尚的話。就放下活計。到隔壁廟裏來尋老和尚。靜覺正側坐在佛案邊。敲着木魚。他一見秀姑。將木魚槌放下。笑道。姑娘別慌張。有話慢慢的說。秀姑並不覺得自己慌張。聽他如此說。就放緩了脚步。靜覺將秀姑讓到左邊一個高蒲團上坐了。然後笑道。你今天忽然到廟裏來。是爲了那姓樊的事情嗎。秀姑聽了。臉色不覺一變。靜覺笑道。我早告訴了你。心田厚。慧根淺。容易生煩惱啊。什麼事都是一個緣分。強求不得的。我看他是另有心中人呀。秀姑聽老和尚雖只說幾句話。都中了心病。彷彿是親知親見一般。不由得毛骨悚然。向靜覺跪了下去。垂着淚。低着聲道。老師傅您是活菩薩。我願出家了。靜覺伸手摸着他的頭笑道。大姑娘你起來。我慢慢和你說。秀姑拜了兩拜。起來又坐了。靜覺微笑道。你不要以爲我一口說破你的隱情。你就奇怪。你要知道。

天下事當局者迷。你由陪令尊上醫院到現在。常有個樊少爺來往街坊。誰不知道呢。我在廟外。碰到你送那姓樊的兩回。我就明白了。秀姑道。我以前是錯了。我願跟着老師傅出家。靜覺微笑道。出家兩個字。那裏是這樣輕輕便便出口的。爲了一點不如意的事出家。將來也就可以爲了一點得意的事還俗了。我這裏有本金剛經白話註解。你可以拿去看看。若有不懂的地方。再來問我。你若細心把這書看上幾遍。也許會減少些煩惱的。至於出家的話。年輕人快不要提。免得增加了口孽。你回去罷。這裏不是姑娘們來的地方。秀姑讓老和尚幾句話封閉住了。什麼話也不能再說。只得在和尙手裏拿了一本金剛經回去。到了家裏。有如得了什麼至寶一般。馬上展開書來看。其中有懂的。也有不懂的。不過自己認爲這書可以解釋煩惱。就不問懂不懂。只管按住頭向下看。第一天。壽峯還以爲他是看小說。第二天。他偶然將書蓋着。露出書面來。却是金剛經。便笑道。誰給你的。你怎麼看起這個來了。秀姑道。我和隔壁老師傅要來的。要解解煩惱哩。壽峯道。什麼。你要解解煩惱。但是秀姑

將書展了開來。兩隻手臂彎了向裏。伏在棹上。低着頭。口裏唧唧。問他的話。他却不曾聽見。壽峯以爲婦女們都不免迷信的。也就不多管。可是從這日起。他居然把經文看得有點懂了。把書看出味來。復又在靜覺那裏。要了兩本白話註解的經書來再看。這一天正午。壽峯不在家。他將靜覺送的一尊小銅佛。供在桌子中央。又把小銅香爐放在佛前。燃了一枝佛香。攤開淺註的妙法蓮華經。一頁一頁的。看着。同院子的人。已是上街作買賣去了。婦人們又睡了午覺。屋子裏沉寂極了。那瓦簷上的麻雀。下地來找散食吃。却不時的在院子裏叫一兩聲。秀姑一人在屋子裏讀經。正讀得心領神會。忽然有人在院子裏咳嗽了一聲。接上問道。大叔在家嗎。秀姑隔着舊竹簾子一看。正是樊家樹。便道。家父不在家。樊先生進來歇一會嗎。家樹聽說。便自打了簾子進來。秀姑起身相迎道。樊先生和家父有約會嗎。他可沒在家等。說着話。一看家樹穿了一身藍嗶嘰的窄小西服。翻領插了一朶紅色的鮮花。頭髮也改變了樣子。梳得溜光。配着那白淨的面皮。年少了許多。一看之下。

馬上就低了眼皮。家樹道：「沒有約會。我因到後門來，順便訪大叔談談的。」秀姑點了一點頭道：「哦，我去燒茶。」家樹道：「不用，不用。我隨便談一談就走的。」上次多謝大姑娘送我一副枕頭繡的竹葉梅花，很好。大概費功夫不少吧。」秀姑道：「小事情，還談他作什麼。」說着，家樹在靠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秀姑也就在原地方坐下，低了頭，將經書翻了兩頁。家樹笑道：「這是木版的書，是什麼小說？」秀姑低着頭搖了一搖道：「不是。小說是蓮華經。」家樹道：「佛經是深奧的呀。」幾天不見，大姑娘長進不少。秀姑道：「不算奇。這是有白話註解的。」家樹走過來，將書拿了去坐下來看。秀姑重燃了一枝佛香，還是俯首坐下，却在身邊活計盆裏找了一把小剪刀，慢慢的剪着指甲。剪了又看，看了又剪。家樹翻了一翻書，便笑道：「這佛經果然容易懂。大姑娘有些心得嗎？」秀姑道：「現在不敢說。將來也許能得些好處的。」家樹笑道：「姑娘們學佛的，我倒少見。太太老太太們，那就多了。秀姑微笑道：「他們都是修下半輩子的，或者修那輩子的，我可不是那樣。」家樹道：「凡是學一樣東西，或者好一樣東西，總有一個理由的。大姑娘不是。」

修下半輩子。不是修那輩子。爲什麼呢。秀姑搖着頭道。不爲什麼。也不修什麼。看經就是看經。學佛就是學佛。家樹將經書放在桌上。兩手一拍道。大姑娘你真長進得快。這不是書上容易看下來的是那個高僧高人點悟了你。我本來也不懂佛學。從前我們學校裏請過好和尚講過經。我聽過幾回。我知道你的話有來歷的。秀姑道。樊先生。你別誇獎我。這些話。是隔壁老師傅常告訴我的。他說佛家最戒一個貪字。修下半輩子。或者修那輩子。那就是貪。所以我不說修什麼。家樹道。大叔也常對我說。隔壁老廟裏。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和尚。不出外作佛事。不四處化緣。就是他了。我去見見行不行。秀姑道。不行。他不見生人的。家樹道。也是。大姑娘有什麼佛經。借兩部我看看。秀姑是始終低了頭。修指甲的。這才一抬頭。向家樹一笑道。我就只有這一個。看了還得交還老師傅呢。樊先生上進的人。幹嗎看這個。家樹道。這樣說。我是與佛無緣的人了。秀姑不覺又低了頭。將經書翻着道。經文上無非是個空字。看經若是不解透。不如不看。解透了。什麼事都成空的。那裏還能作事呢。所以我勸樊先生

不要看家樹道。這樣說。大姑娘是看透了。把什麼事都看空了的了。以前沒聽到大姑娘這樣說過呀。何以陡然看空了呢。有什麼緣故沒有。家樹這一句話。却問到了題目以外。秀姑當着他的面。却答不出來。反疑心他是有意來問的。只望着那佛香上的烟。捲着圈圈。慢慢向上升。發了呆。家樹見他不作聲。也覺問得唐突。正在懊悔之際。忽然秀姑笑着向外一指道。你聽。這就是緣故了。要知道她讓家樹聽些什麼。下回交代。

第七回 值得忘憂心頭天上曲 未免遺憾局外畫中人

却說家樹質問秀姑何以她突然學佛悟道起來。秀姑對於此點一時正也難答。正在躊躇之期。恰好隔壁古廟裏。又剝剝剝發出那木魚之聲。因指着牆外。你聽聽那隔壁的木魚響。還不夠引起人家學佛的念頭嗎。家樹覺得她這話。有些勉強。但是人家只是這樣說的。不能說她是假話。因笑道。果然如此。大姑娘是個有悟性的人了。說畢微微的笑了一笑。秀姑看他那神情。似乎有些不相像的樣子。因笑道。人的心事。那是很難說的。只說了這一句。她又低了頭去翻經書。樹半晌沒有說話。秀姑也就半晌沒有抬頭。家樹咳嗽了兩聲。又掏身上的手帕。一擦臉問道。大叔回來時候。是說不定的了。秀姑道。可不是。家樹望了一望。外的天色。又坐了一會。因道。大叔既是不知什麼時候能回來。我也不必在。等他回來的時候。請你說上一句。他若有功夫。請他打個電話給我。將來我們。個日子談一談。秀姑道。樊先生不多坐一會兒嗎。家樹沉吟了一下。見秀姑還。

低頭坐在那裏。便道：不坐了。等那天大叔在家的時候再來暢談罷。說畢起身自打簾子出來。秀姑只掀了簾子伸着半截身子出來。就不再送了。家樹也覺得十分的心灰意懶。她淡淡的招待。也就不能怪她。走出她的大門。到了胡同中間。再回頭一看。只見秀姑站在門邊。手扶了門框。正向這邊呆呆的望着。家樹回望時。她身子向後一縮。就不見了。家樹站在胡同裏也呆了一呆。回身一轉。走了幾步。又停住了。還是胡同口上。放着一輛人力車。問了一聲要車嗎。這才把家樹驚悟了。就坐了那輛車子。到大喜胡同來。鳳喜由屋裏迎到院子裏來。笑道：我早下課回來了。在家裏老等着你。我想出去玩玩。你怎麼這時候才來。說時。她便牽了家樹的手向屋裏拉。家樹道：不行。我今天心裏有點煩惱。懶得出去玩。鳳喜也不理會。把他拉到屋裏。將他引到窗前棹子邊。按了他對着鏡子坐下。拿了一把梳子來。就要向家樹頭上來梳。家樹在鏡子裏看得清楚。連忙用手向後一攔。笑道：別鬧了。別鬧了。再要梳光些。成了女人的頭了。鳳喜道：要是不梳。索興讓他蓬着倒沒有什麼關係。若是梳光了。又

亂着一縷頭髮。那就寒蠢。家樹笑道。若是那樣說。我明天還是讓他覺得是那樣子省事多了。說時。抬起左手在桌上撐着頭。鳳喜向鏡子裏笑。怎麼了。你瞧這個人。兩條眉毛。差不多皺到一塊兒去了。今天你有什麼事那樣不順心。能不能告訴我的。家樹道。心裏有點不痛快。倒是事實。可是這件事。又和我毫不相干。鳳喜道。你這是什麼話。既是不相干。你憑什麼要爲他不痛快。家樹道。說出來了。你也要奇怪的。上次到我們這裏來的那個關家大姑娘。現在她忽然念經學佛起來了。看那意思是要出家哩。一個很好的人。這樣一來。不就毀了嗎。鳳喜道。那她爲着什麼。家事麻煩嗎。怪不得上次她到我們家裏來。是滿面愁容了。可是這也碍不着你什麼事。你幹嗎聽評書吊淚。替古人擔憂。家樹笑道。我自己也是如此說呀。可是我爲着這事。總覺心裏不安似的。你說怪不怪。鳳喜道。那有什麼可怪。我瞧你們的感情。也怪不錯的啊。家樹道。我和她父親是朋友。和她有什麼怪不錯。鳳喜向鏡子裏一批嘴道。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一個大大的好人。家樹也就向着鏡子笑了。

鳳喜將家樹的頭髮梳光滑了。便笑道。我是想你帶我出去玩了的。既是你不高興。我就不說了。家樹道。不是我不高興。我總怕遇着了人。你再等個週年半載的。讓我。把這事通知了家裏。以後你愛上那裏。我就陪你到那裏。你不知道。這兩天我表哥。表嫂正在偵探我的行動呢。我也只當不知道。照常的出門。出門的時候。我不是到。什麼大學裏去找朋友。就是到他們常去的地方去。回家的時候。我又繞了道雇車。回去。讓聽差去給車錢。他們調查了我兩個禮拜了。還沒有把我的行蹤調查出來。大概他們也有些納悶了。鳳喜道。他們是親戚。你花你的錢。他們管得着嗎。家樹道。管是他們管不着。但是他們給我家裏去一封信。這總禁他不住。在我還沒有通知。家裏以前。家裏先知道了這事。那豈不是一個麻煩。至少也可以斷了我們的接濟。我到那裏再找錢花去。鳳喜還不曾答話。沈大娘在外面屋子裏就答起話來。因道。這話對了。這件事總得慢慢兒的商量。現在只要你把書念的好好兒的。讓大爺樂了。你的終身大事那就是銅釘鐵鑄的了。家樹笑道。你這話有點兒不大相信我呢。

要瞧你這話說。難道她不把書念得好好的。我就會變心嗎。沈大娘也沒答應什麼。就跟着進來。對家樹夾了一夾眼。又笑了一笑。鳳喜向家樹笑道。傻瓜。媽把話嚇我。怕我不用功呢。你再跟着她的話音一轉。你瞧我要怎麼樣害怕。家樹聽他如此說。架了兩隻腳坐着。在下面的一隻腳。却連連的拍着地作響。兩手環抱了胸前。頭只管望着自己的半身大像片微笑。鳳喜將手拍了他肩上一下。笑道。瞧你這樣。不準在生什麼小心眼兒呢。你瞧你望着你自己的像。家樹笑道。你猜猜。我理想什麼心事。鳳喜道。那我有什麼猜不出的。你的意思說。這個人長的不錯。要個好好兒的姑娘來配他才對。是不是。家樹笑道。你猜是猜着了。可是只猜着了我的意思。好好兒的姑娘是找着了。可不知道這好好兒的姑娘。能不能夠相信我。鳳喜將臉一沉道。你這是真話呢。還是鬧着玩兒的呢。難道說你一直到。你對於我還不大放心嗎。家樹微笑道。別急呀。有理慢慢講呀。鳳喜道。憑你。我非得把心挖出來給你看看不可。你想別說我。就是我媽。就是我叔叔。他們那一天。

不念你幾聲兒好。再要說他們有三心二意。除非叫他們供你的長生祿位牌子了。家樹見他臉上紅紅的。腮幫子微微的鼓着。眼皮下垂。越是顯出那黑而且長的睫毛。這一種含嬌微嗔的樣子。又是一種形容不出來的美。因握了她一隻手道。這是我一句笑話。你爲什麼認真呢。鳳喜却是垂頭不作聲。這個時候。沈大娘已是早走了。向來家樹一和鳳喜說笑。她就避開的。家樹見他還有生氣的樣子。將她的手放了。就要去放下門簾子。鳳喜笑着。一把拉住他的手道。幹嗎。門簾子掛着。碍你什麼事。家樹笑道。給你放下來。不好嗎。鳳喜索興將那一隻手也拉住了他的手。微瞪着眼道。好好兒的說着話。你又要作怪。家樹道。你還生氣。不生氣呢。鳳喜想了一想。笑道。我不生氣了。你也別鬧了。行不行。家樹笑道。行。那你要把月琴拿來。唱一段兒給我聽聽。鳳喜道。唱一段。倒可以。可是你要規規矩矩的。像上次那樣。在月亮底下彈琴。你一高興了。你就胡來。家樹笑道。那也不算胡來啊。既是你聲明在先。我就讓你好好的彈上一段。鳳喜聽說果然洗了一把手。將壁上掛的月琴取了下來。對着家

樹而坐。就彈了一段四季相思。家樹道：你幹嗎只彈不唱。鳳喜笑道：這詞兒文謔謔的。我不大懂。我不願意唱。家樹道：你既是不願唱。你幹嗎又彈這個呢。鳳喜道：我聽到你說這個調子好。簡直是天上。有地下無。所以我就巴巴的叫我叔叔教我。我叔叔說這是一個不時興的調子。好多年沒有彈過。他也忘了。他想了兩天。又去問了人才把詞兒也抄來了。我等你不在這兒的時候。我才跟我叔叔學。昨天才剛剛學會。你愛聽這個的。你聽聽我彈得怎樣。有你從前聽的那樣好嗎。家樹笑道：我從前聽的是唱。並不是彈。你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鳳喜笑道：乾脆你就是要我唱上一段罷了。那末你聽着。於是側着身子。將絃子調了一調。又回轉頭來向家樹微微一笑。這才彈唱起來。家樹向着她微笑。連鼻息的聲音。幾乎都沒有了。一直讓鳳喜彈唱完了。連連點頭道：你真聰明。不但唱得好。而且是體貼入微哩。鳳喜將月琴向牆上一掛。然後靠了牆。一伸懶腰。向着家樹微笑道：怎麼樣。家樹也是望了她微笑。半響作聲不得。鳳喜道：你爲什麼不說話了。家樹道：這個調子。我倒是欣

得來。那一天我帶了我枝洞簫來。你來唱。我來吹。看我們合得上合不上。剛才我一聽你唱。想起從前所唱的詞兒。未嘗不是和你一樣。可是就沒有你唱得這樣好聽。我想這緣故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就出了神了。鳳喜笑道。你這人……唉。真夠淘氣的。一會兒惹我生氣。一會兒又引着我要笑。我真佩服你的本事就是了。家樹見他舉止動作無一不動人憐愛。把剛才在關家所感到的煩悶。就完全取消了。這天在沈家。談到吃了晚飯回去。到家之後。見上房電燈通亮。料是伯和夫婦都在家裏。帽子也不會取下。就一直走到上房裏來。伯和手裏捧了一份晚報。啣着半截雪茄。躺在沙發上看。見家樹進門。將報向下一放。微笑了一笑。又兩手將報舉了起來。擋住了他的臉。家樹只看到一陣一陣的濃烟。由報紙裏直冒將出來。他手裏捧的報紙。也是不住的震動着。似乎笑得渾身顫動哩。家樹低頭一看身上。領孔裏正插着一朵鮮紅的花。連忙將花取了下來。握在手心裏。恰好這個時候。陶太太正一掀門簾子走出來。笑道。不要藏着。我已經看見了。家樹只得將花朵捧在痰盂裏。

笑道。我越是作賊心虛。越是會破案。這是什麼道理。陶太太笑道。也沒有那個多那
種閒事。要破你的案。我所不明白的。就是我們正正經經。給你介紹。你倒毫不在乎
的。愛理不理。可是背着我們。你兩人怎樣又好到這般田地。家樹笑道。表嫂這話。說
得我不很明白。你和我介紹誰了。陶太太笑道。咦。你還裝傻。我對於何小姐。是怎樣
的介紹給你。你總是落落難合。不屑和她作朋友。原來你私下却和她要好得厲害。
家樹這才明白。原來她說的是何麗娜。把心裏一塊石頭放下。因笑道。表嫂你說這
話。有什麼證據嗎。陶太太道。有有有。可是要拿出來了。你怎樣答覆。家樹笑道。拿出
來了。我陪個不是。伯和臉藏在報裏笑道。你又沒得罪我們。要陪什麼不是。家樹道。
那末。作個小東罷。陶太太道。這倒像話。可是你一人作東不行。你們是雙請。我們是
雙到。家樹笑道。無論什麼條件。我都接受。反正我自信你們拿不出我什麼證據。陶
太太也不作聲。却在懷裏輕輕一掏。掏出一張相片來。向家樹面前一伸。笑道。這是
誰啊。家樹看時。是鳳喜新照的一張相片。這照片是鳳喜剪髮的那天照的。說是作

爲一種紀念品。和何麗娜的相更相像了。因笑道。這不是何小姐。陶太太道。不是何小姐是誰。你說出來。難道我和她這樣好的朋友。她的相我都看不出來嗎。家樹只是笑着說。不是何小姐。可又說不出來。這人是誰。陶太太笑道。這樣一來。我們可冤枉了一個人了。我從前以爲你意中人是那關家姑娘。我想那倒不大大方便。大家同住在一所胡同裏。貧富當然是沒有什麼關係。只是那關老頭子。劉福也認得。說是在天橋練把式的。讓人家知道了。却不大好。後來他們搬走了。我們才將信將疑。直到於今。這疑團算是解決了。家樹道。我早也就和他們叫冤了。我就疑心他們搬得太奇怪哩。伯和將報放下。坐了起來笑道。你可不要疑心。我們是轟起他走的。不過我讓劉福到那大雜院裏去打聽過兩回。那老頭子倒一氣跑了。陶太太道。不說這一個了。我們還是討論這張相片吧。家樹。你實說不實說。家樹這真爲難起來了。要說是何小姐。那如何賴得上。要說是鳳喜的。這事說破。恐怕麻煩更大。沉吟了一會。笑道。你們有了真憑實據。我也賴不了。其實不是何小姐送我的。是我在照相館裏看

見出錢買了來的。這事做得不很大方的。請你二位千萬不要告訴何小姐。不然我可要得罪一位朋友了。伯和夫婦還沒有答應。劉福正好進來說。何小姐來了。家樹一聽這話。不免是一怔。就在這時。聽到石階上的咯的咯一陣皮鞋響聲。接上嬌滴滴有人笑着說一聲。趕晚飯的客來了。簾子一掀。何麗娜進來。她今天只穿了一件窄小的芽黃色綢旗衫。額髮束着一串珠壓髮。斜插了一枝西班牙硬殼扇面牌花。身上披了一件大大的西班牙的紅花披巾。四圍垂着很長的穗子。真是活潑潑地。她一進門。和大家一鞠躬。笑道。大家都在這裏。大概剛剛吃過晚飯吧。我算沒有趕上了。說着話。背立着挨了一張沙發。胸面前握着披巾角的手一鬆。那圍巾就在身後溜了下來。一齊堆在沙發上。這張沙發正和家樹鄰近。只覺一陣陣的脂粉香氣襲人鼻端。只在這時候。就不由得向何麗娜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當他的目光這樣一閃時。伯和的眼光也就跟着他一閃。何麗娜似乎也就感覺到一點。因向陶太太道。這件衣服不是新作的。有半年不曾穿了。你看很合身材嗎。何太太對着她渾

身上。又看了一看抿嘴笑了一笑。點點頭道。看不出是舊製的。這種衣服照相。非站在黑幕之前不可。你說是嗎。問着這話。又不由得看了家樹一眼。家樹通身發着熱。一直要向臉上烘托出來。隨手將伯和手上的晚報接了過來。也躺在沙發上捧着看。何麗娜道。除了團體而外。我有許多時候沒有照過相了。陶太太頓了一頓。然後笑道。何小姐。你到我屋子裏來。我給你一樣東西看。於是手拉着何小姐一同到屋子裏去。到了屋裏。手拉着手。一同擠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微微一笑道。你可別多心。我拿一樣東西給你瞧。於是頭偏着靠在何麗娜的肩上。將那張相片掏了出來。托在手掌給他看。因問道。你猜猜這張相片。我是從那裏得來的。她正心裏奇怪着。何以他們三人。對於我是這樣。莫非就爲的是這張相片。由此聯想到上次在家樹書夾裏看到的那張相。心裏就明白了一大半。因微笑道。我知道你是在那裏得來的。陶太太伸過一隻胳膊。抱住她的腰。更覺得親密了。因笑道。親愛的。能不能照着樣子送我一張呢。何麗娜將相片拿起來看了一看。笑道。你這張相片。從那裏來的。

我很知道。但是……陶太太道。這用不着像外交家加什麼但書的。你知道那就行了。不過他說。他是在照相館裏買來的。我認爲這事不對。他要是真話。私下買女朋友的相片。是何居心。他要是假話呢。你送了他寶貴的東西。他還不見情。更不好了。何麗娜笑道。我的太太。你雖然很會說話。但是我沒什麼可說。你也引不出來的。這張相片的事。我實在不大明白。你若是真要問個清清楚楚。最好你還是去問樊先生自己罷。他若肯說實話。你就知道關於我是怎樣不相干了。陶太太原猜何小姐或者不得已而承認。或者給一個硬不知道。現在她說知是知道。可是與她無關。那是一種淡淡的樣子。果然另有內幕。何小姐雖是極開通的人。不過事涉愛情。這其間誰也難免有不可告人之隱。便笑道。喲。一張相片也極其簡單的事啊。還另有週折嗎。那我就不說了。當時陶太太一笑了之。不肯將何小姐弄得太爲難了。何麗娜站起來。又向着陶太太微笑一下。就大着聲音說道。過幾天也許你就明白了。他說畢走出房來。只見家樹欠着身子勉強笑着。似乎有很難爲情的樣子。何麗娜道。密斯

脫樊也新改了西裝了。家樹明知道她是無話可說。信口找了一個問題來討論的。這就不答覆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自己不答覆也是感到無話可說。便笑道。屢次要去跳舞。不都是爲着沒有西裝沒有去嗎。我是特意作了西裝預備跳舞用的。何麗娜笑道。好極了。我正是來邀陶太太去跳舞的。那末密斯脫樊可以。我們一路去的了。家樹道。還是不行。我只有便服。諸位是非北京飯店不可的。我臨時做晚禮服。可有些來不及呀。何麗娜道。雖然那裏跳舞。要守些規矩。但是也不一定的。家樹搖了搖頭。笑道。明知道是不合規矩。何必一定要去犯規矩呢。何麗娜於是掉轉臉來對陶太太道。好久沒有到過三星飯店去過。我們今晚上改到三星飯店去。好嗎。陶太太聽說。望了伯和。伯和口裏啣着雪茄。兩手互抱着在懷裏。又望着家樹。家樹却偏過頭去。看着壁上的掛鐘道。還只九點鐘。現在還不到跳舞的時候吧。伯和於是對着夫人道。你對於何小姐的建議如何。到三星去也好。也可以給表第一種便利。家樹正待說下去。陶太太笑道。你再要說下去。不但對不起何小姐。

我們也對不起了。家樹一想。何小姐對自己非常客氣。自己老是不給人家一。子也不大好。便笑道。我雖不會跳舞。陪着去看看也好。於是大家又閑談了一會。坐着兩輛汽車。向三星飯店而來。出大門的時候。兩輛汽車。都停在石階下。伯和夫婦前面走上了自己的汽車。開着就走了。石階上剩了家樹和何麗娜。家樹說。說話時。何麗娜就先說了。密斯脫樊。我是一輛破車。委屈一點。就坐我的破車去罷。家樹因她已經說明白了。不能再有所推諉。就和她一同坐上車子。在。了身子靠在車角上。中間椅墊上。和何麗娜倒相距着尺來寬的空地。人先微笑了一笑。然後望了家樹一眼。才笑道。我有一句冒味的話。要問一問密斯脫樊。上次我到寶齋去。看見一張留髮女郎的相片。狠有些和我相像。今天陶太太又拿了一張剪髮女郎的相片給我看。更和我像得狠了。陶太太她不問青紅皂白。指定了那相片就是我。家樹笑道。這事真對何小姐不住。何麗娜道。爲什麼對我不住呢。難道我還不許貴友和我同樣嗎。家樹笑道。因……爲……何麗娜道。不要緊。

的。陶太太和我說的話。我只當是一幕趣劇。倒誤會的有味哩。但不知這兩個女孩兒。是不是姊妹一對呢。家樹道原是一個人。不過一張相是未剪髮時所照。一張是剪了髮照的。何麗娜道。現在在那個學校呢。比我年輕得多呢。家樹笑了一笑。何麗娜道。有這樣漂亮的女朋友。怎麼不給我們介紹呢。這樣漂亮的小姑娘。我沒有看見過呀。家樹笑道。本來有些像何小姐嗎。何麗娜將腳在車墊上連頓了兩頓。笑道。你瞧。我只管客氣。忘了人家和我是有些同樣的了。好在這只是當了密斯脫樊說。知道我是贊美貴友的。若是對了別人說。豈不是自誇自嗎。家樹待要再說什麼時。汽車已停在三星飯店門口了。於是二人將這話攔下。一同進舞廳去。伯和夫婦已是要了飲料。在一所很衝要的座位等候了。他們進來。伯和夫婦讓座。那眉宇之間。益發的有些喜氣洋洋了。何麗娜只當不知道一樣。還是照常的和家樹談話。家樹却是受了一層拘束。人家提一句。才答應一句。不多一會的工夫。音樂奏起來了。伯和便和何麗娜一同去跳舞。家樹是不會跳舞的。陶太太又沒有得着舞伴。兩人只

坐着喝檸檬水。陶太太眼望着正跳舞的何小姐，却對家樹道：「你瞧了看這舞場裏的女子，有比她再美的沒有？」家樹道：「何小姐果然是美，但是把她來比下一切，我却是不敢下這種斷語。」陶太太道：「情人眼裏出西施，你單就你說，你看她是不是比誰都美些呢？」家樹笑道：「情人這兩個字，我是不敢領受的。關於相片這一件事，過幾天你也許就明白了。」陶太太笑道：「好，你們在汽車上已經商量好了口供了，把我們瞞得死死的。將來若有用我們的地方，也能這樣嗎？我沒有別的法子報復你，將來我要辦什麼事，我對你也是瞞得死死的。那個時候，你要明白，我才不給你明白呢。」家樹只是喝着水，一言不發。伯和同何麗娜也就舞罷下來，一同歸座了。何麗娜見陶太太笑嘻嘻的樣子，便道：「關於那張相片的事，陶太太問明白了樊先生嗎？」家樹不料他當面纜對面鼓的，就問起這話來。將一手扶了額頭，微抿着下唇，只等他們宣佈此事的內容。陶太太道：「始終沒有明白。」他說過幾天我就明白了。何麗娜道：「我實說了罷。」這件事連我還只明白過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以前，我和陶太太一樣也

是不明白呢。家樹真急了。情不自禁的。就用右手輕輕的在桌子下面敲了一敲他的粉。腿伯和道。這話靠不住的。這是剛才二位同車的時候。商量好了的話呢。何麗娜笑道。實說就實說罷。是我新得的相片。送了一張給他。至於爲什麼……伯和夫人就笑着同說道。只要你這樣說那就行了。至於爲什麼不必說。我們都明白的。何小姐見他們越說越誤會。只好不說了。這時候樂隊又奏起樂來了。伯和因他夫人找不着舞伴。就和他夫人去舞。何麗娜笑着對家樹道。你爲什麼不讓我把實話說出來。家樹道。自然是有點原故的。但是我一定要讓密斯何明白。何麗娜笑道。你以爲我現在並不明白嗎。說着他將桌上花瓶子裏的花枝。折了一小朶。兩個手指頭。掄着長花蒂兒。向鼻子尖上。嗅了一嗅。眼睛皮低着。兩腮上和鳳喜一般。有兩個小酒渦兒閃動着。家樹却無故的撲嗤一笑。何麗娜更是笑得厲害。左手掏出花綢手絹來。握着臉伏在棹上。陶太太看到他兩人笑成那樣子。也不跳舞了。就和伯和一同回座。家樹道。你二位怎麼舞得半途而廢呢。陶太太道。我看你二人談得如此有

趣。我要來看看。你究竟有什麼事這樣好笑。何麗娜只向伯和夫婦微笑。不說話。以然來。家樹也是一樣。不答一辭。伯和夫婦心裏都默契了。也是彼此微笑了一笑。家樹因不會跳舞。坐久了究竟感到趣味。便對伯和道。怎麼辦。我又要先走了。伯和道。你要走。你就請便罷。陶太太道。時候不早了。難道你雇洋車回去嗎。何麗娜道。已經兩點鐘了。我也可以走了。我把車子送密斯脫樊回去罷。她說了這話。已是站起身來和伯和道着再見。家樹就不能再說不回去的話。大家到儲衣室裏取大衣。一戴帽。一路同出大門。同上汽車。這時大街上。舖戶一齊都已上門。直條條的大馬路。是淨蕩蕩的。一點聲息也沒有。汽車在街上飛馳着。只覺街旁的電燈。排班一列。一顆一顆。向車後飛躍而去。偶然對面也有一輛汽車老遠的射着燈光飛馳而來。喇叭鳴鳴幾聲過去了。此外街上什麼也不看見。汽車轉過了大街。走進小胡同。更不見有什麼蹤影和聲音了。家樹因對何麗娜道。我們這汽車走胡同裏經過。要驚破人家多少好夢。跳舞場上沉醉的人。也和抽大煙的人差不多。人家睡得正酣的時

候。他們正是興高采烈。又吃又喝。等到他們興盡回家。上床安歇。那就別人上學的應該上學。作事的應該作事了。何麗娜只是聽他的批評。一點也不回駁。汽車開到了陶家門首。家樹下車。不覺信口說了一句客氣話。明天見。何麗娜也就笑着點頭答應了一句。明天見。家樹從來沒有睡過如此晚的。因此一回屋裏就睡了。伯和夫婦却一直到早晨四點鐘才回家。次日上午。家樹醒來。已是快十二點了。又等了一個多鐘頭。伯和夫婦才起。吃過早飯。走到院子裏。只見那東邊白粉牆上。一片金黃色的日光。映着大半邊花影。可想日色偏西了。家樹本想就出去看鳳喜。因為昨天的馬脚。露得太明顯了。先且在屋子裏看了幾頁書。直等伯和上衙門去了。陶太太也上公園去了。料着他們不會猜自己會出門的。這才手上拿了帽了。背在身後。當是散步一般。慢慢的走了出門。走到胡同裏。抬頭一看天上。只見幾隻零落的飛鳥。正背着天上的殘霞。悠然一瞥的飛了過去。再看電燈桿上。已經是亮了燈了。於是雇了一輛人力車。一直就向大喜胡同來。見了鳳喜。先道。今天真來晚了。可是有幾

還算上午呢。鳳喜道：你睡得很晚，剛起來嗎？昨天幹嗎去了？

着我跳舞去了。我又不曾這個。在飯店裏白熬了一宿。鳳喜道：你不會跳舞，

便就可以摟着人家大姑娘跳舞的。當爺們的人，真佔便宜。你說你不會跳舞，

不相信呢。你看見人家都摟着一個女的，你就不饑嗎？家樹笑道：我這話說得你未

必相信。我覺男女間交際，要秘密一點，才有趣味的。跳舞場上，當着許多人，甚至於

當着人家的丈夫，那摟着女子，還能起什麼邪念。鳳喜道：你說得那樣大方，

帶我瞧瞧去。行不行？家樹道：去是可以去的。可是我總怕碰到熟人。鳳喜一聽說，向

一張籐椅子上，一坐。兩手十指交叉着，放在胸前，低了頭，撇着嘴。家樹笑着，將手去

摸她的臉。她一偏頭道：別哄我了。老是這樣作賊似的。那兒也去不得。什麼時候是

頭年。和人家小姐跳舞，倒不怕人。和我出去，倒要怕人。家樹被他這樣一逼，逼得

無話可說了。便笑道：這也值不得生這麼大氣。我就陪你去一回得了。那可是要

躲的。我心裏不安。連我一家子也心裏不安。因爲你不肯說出來。我也不讓我媽到處說。可是親戚朋友陡然看見。我們家變了一個樣了。還不定猜我幹了什麼壞事哩。家樹道。爲了這事。我也對你說過多次了。先等週年半載再說。各人有各人的困難。你總要原諒我才好。鳳喜索興一句話不說。倒到床上去睡了。家樹百般解釋。總是無效。他也急了。拿起一個茶杯子。拍的一聲。就向地下一砸。鳳喜真不料他如此。倒吃了一驚。便抓着他的手。連問怎麼了。幾乎要哭出來。要知家樹如何回答。下回交代。

